

第一章

一八二五年

艾敏斯特大主教坐在一张结实的高背橡木椅上，注视着五彩玻璃窗外的庭园。

庭园看起来十分荒芜，然而，在荒芜之中，却也透着迷人的景致。

草地上布满了金色的水仙花，尤其在那棵高大的橡树底下，更是显得金碧辉煌，就象铺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似的。

阳光照射在银色的湖水上闪闪生辉，在那儿，由于初期的西妥教派的僧侣曾经在河岸上建筑寺院，因而河床被拓宽了不少。

主教是位五官出色、仪表整洁的男人，现在正沉缅于韦恩汉家族的辉煌历史里。

当亨利八世主张废除僧院制度时，李察韦尼先生曾获得皇室丰厚的赐予，致使他的财富更加庞大无比。

可敬的主教梅尔韦尼回想从前韦恩汉家族不仅在宫廷受到重视，享有特权，而且在领地之内亦被尊崇为正直慷慨的领主。

想到这儿，他不禁叹了一口气，这时，忽然大厅传来说话的声响，他立刻转身注视着门口。

没多久，声音停在门外，门一下子被推开，他正在等候的人走了进来。

“艾瓦力！”

主教一面站起来，一面高兴地轻呼着。

“哈罗，梅尔叔叔，”来人兴奋地喊着：“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你看起来气色很好呀！”

“你回来真让我高兴，艾瓦力，我好几个礼拜以前就天天盼着你回来呢！”

年轻人笑了起来，房间内的沉郁气氛似乎驱散不少。

“你的信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寄到我手上，”他说：“实际上，最后还是由当地的信差跋涉了两百多哩才转到我那儿的。”

“我也猜想可能你还没有收到信，才会耽搁这么久，”主教说：“孩子，来，坐到我身边让我好好地看看你。”

他的侄子依言坐在另一张雕有精美图案的橡木椅上。

窗外透进来的阳光照在脏得早该清洗的窗子上，主教用一种研究的眼光打量他的侄子，然后满意的点点头。

三十二岁的艾瓦力，看起来不仅和以往一样英俊出色，浑身还散发着一股充沛的活力与健康的气息。

他的身材颀长匀称，似乎全身上下找不出一点儿瑕疵。他的双眼明亮，皮肤呈现健美的古铜色。

年轻人似乎在等候他的叔叔开口说话，终于，主教以一种抱歉的口吻说道：

“在你继承爵位之后，我只能请你尽快赶回来，其他的忙我也帮不上。”

“我已经尽快地赶回来了。”

“我知道，不过感觉上好象等了好长的时间，现在你回来了，我真希望能有较好的消息告诉你。”

艾瓦力，现在是第十一世男爵，扬了扬他那浓密的眉毛，然后，以一种出乎礼貌而非好奇的态度问道：

“我的堂哥究竟是怎么死的？”

“他是和你的伯父同时死的，实际上，他俩都死于马车失事。”

韦恩汉爵士一句话也不说，静静等候主教继续说下去。

“最好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你堂哥吉瓦西当时喝醉了酒，他一向都是喝得醉醺醺的，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他和你伯父决定深夜离开伦敦，驾车回到这里来。”

主教停了一下又说：

“我哥哥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田赋和房租了，我猜他突然赶回来，大概是看看有没有什么产业可资变卖。”

“变卖？”

“我刚才说过，艾瓦力，我希望能告诉你一些好消息，不过，我宁可告诉你实在的情形，而不愿律师提供你不正确的消息。”

“我猜想，在九年前我离开英国的时候，伯父就成天的赌博，把祖先的遗产都输光了。”

“不错，”主教说：“而且吉瓦西也不劝阻他，实际上，他比他父亲挥霍得更厉害。”

“也是赌博吗？”

“不但赌钱，他还喝酒、玩女人、这些都是极端浪费的事。”

“总而言之，你告诉我的就是我继承了一些毫无用处阶地产，一座摇摇欲坠的庄园，还有一些庞大的债务。”

“象山一般多的债务。”主教说。

韦恩汉爵士站起身来走到一扇活叶窗旁边，当他推开窗子的时候，注意到把手断了。

他把窗子开得大大的，然后注视着这个在他祖父时代一度美丽过的花园。园子的尽头有一处湖泊，那儿，他抓到过生平第一条鳟鱼，还有在后园的绿色草地上，他学会了骑马。

韦恩汉庄园对他而言，充满了甜蜜的回忆。他想起旅居国外的日子里，有多少个酷热难当的白昼，有多少个被野兽吼声吵醒的深夜，那时，他往往情不自禁地幻想自己若是能回到美丽宁静的庄园，该有多好。

他从来没有一刻想过自己竟有继承它的一天……

他的伯父——韦恩汉十世伯爵——有一个儿子，却花天酒地的不务正业。

自从艾瓦力的父亲在滑铁卢战役为国捐躯之后，母亲也在三年前去世了，他们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财产，在英国也没有任何令他留恋的事情，于是他决定到国外去闯一闯天下。

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远行感到难过，除了他的叔父梅尔韦尼。他带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动出发冒险，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系绊，完全随兴之所至地踏上了旅程。

当他叔父绉巴巴脏兮兮、经过数月旅行的信件寄达他手上的时候，那时他正在非洲的心脏地带，那封信象一颗炸弹投进了他平静的心湖。

展读信件的时候，他几乎不敢相信由于两个人的意外死亡，让他变成家族的实际领导人。

他的祖父有三个儿子：长子约翰·艾瓦力，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训练，以备他父亲逝世之后继承爵位。

次子就是艾瓦力的父亲，后来从军去了。三子梅尔韦尼进了教堂。

想象得到韦家数代以来的传统就是庞大的家产全由长子掌管的。

“我们在伦敦拥有的土地现在情况如何？”韦恩汉爵士问：“我记得在布鲁姆的韦恩汉街，还有其他的几条街都是属于我们的。”

“你伯父曾经打算收回吉瓦西和别人订的合约，不过，那些地早被卖掉了。”

“这样合法吗？”

“不合法，不过没有一个人打算去干涉，据我猜测，如果在那段非常时期他们没有获得一笔款项的话，他们其中之一早就被关起来了。”

“难道一点儿剩余的产业都没有了吗？”

韦恩汉爵士从窗边走回来，再度在他叔父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我担心你听了会受不了，”主教迟疑地说：“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有个叫李柏·穆尔的人？他的土地和我们庄园南边的土壤接界。”

“穆尔？”韦恩汉爵士沉思地说：“我好象记得这个名字，他是我们家的朋友吗？”

“当他刚刚买下附近一户人家的庄园时，你祖父就拒绝和他来往。”

“我想祖父八成认为他是个暴发户。”韦恩汉微笑地说。

“不错，”主教回答：“我父亲和新迁来的邻居不容易打成一片，很明显的，他一看见穆尔就讨厌他了。”

“后来呢？”

“他和你伯父成了朋友，那时他刚刚继承了一笔庞大的产业，我猜想在他们混熟之后，哥哥就开始向他借钱了。”

主教缄默了一会儿，他似乎觉得不该如此数说自己的兄长。

过了一会儿他才继续说：

“我不太清楚最初穆尔是不是因为某种隐秘的目的才如此慷慨，不过，数年之后，我们都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大方地把钱借给我哥哥，同时愿意收购他出售的任何东西。”

韦恩汉爵士现出惊讶的神情。

“那些画像！”他惊叫起来。

“现在它们全部属于李柏·穆尔了。”

韦恩汉爵士又站了起来。

“他妈的！请原谅我的粗话，梅尔叔叔，不过这实在太过份了！那些全都是家族的画像啊！它们属于家族中的一份子，何况其中大部份还是有纪念性的画像啊！”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穆尔把这些珍品收藏起来。”主教说，不过，这显然并非由衷之言。

“他还拥有我们的什么东西？”

“银制餐具。”

韦恩汉爵士紧紧地咬着嘴唇。

银制器皿在韦尼家族的历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一部份实际是属于西妥教派，其余则是由于对朝廷有功，由亨利八世和其他的国王颁赐的。

有一件银器，是罗德·韦尼将军在马勃罗麾下打胜仗时随身携带的护身符。另一件银盘则为乔治二世送给艾瓦力高祖父的结婚礼物。

记得在圣诞节或其它庆典节日，全家人聚集在餐桌上，这些银器便会发出耀眼的光芒，为餐桌生色不少。

在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深深地迷上那些装饰着韦尼家族传统标志的大烛台，还有漆上代表荣誉纹饰的杯盘和花瓶。在他小小的心目中，它们简直有如园外湖水上的阳光般耀眼。

韦恩汉爵士从屋子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似乎想藉此松弛自己的愤怒情绪；

“我想我不用再问你那些绣帷怎么样了，它们是庄园里最珍贵的装饰，我几乎不敢相信它们已经不挂在墙上了。”

“我相信它们一定被保管得好好的。”主教回答。

“可是，它们现在是属于穆尔家了，有没有可能把这些物品要回来呢？”

主教慢吞吞地说：

“没有一家法院会把它们归还给你的，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债务还清。”

“一共欠了多少债？”艾瓦力问。

主教迟疑了一会才回答说，

“差不多有五万多英镑！”

“怎么可能呢？”韦恩汉爵士惊叫起来。

他注视着主教的表情，知道叔父绝不象在开玩笑的样子。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一切都完了，”他说：“庄园完了，田庄没希望了，整个家族也没救了！”

他再度走到窗户旁边，似乎想要好好透一口气。

“你大概知道我有多少钱吧？我目前只有足够自己开销和支付旅行费用的钱，怎么能够维持这个地方一年的开支呀！”

他停了一会儿又说：

“当然，佃农那儿会有一些钱收进来。”

“农庄大部分都荒废了，”主教回答说：“你伯父从来不修整农舍，而且当佃农死了或离开之后，也不再找一户接替的人来。大部分的农舍都没有屋顶，除非有特别优异的农夫才能使这些田地回复生机。”

“可是我记得人家说过，这附近就属我们的田地土质最好。”

“在你祖父那个时代——的确如此。”

韦恩汉爵士从窗边转过身来。

“请你告诉我，梅尔叔叔，”他说：“我该怎么办呢？”

“过来，我们坐下来谈，艾瓦力，”主教说：“有一件事你帮得上忙，不过我很难出口。”

“为什么说难出口？”韦恩汉爵士追问。

“我想，现在我终于了解为什么他要毫无止境地借钱给你伯父，又让吉瓦西毫无节制地挥霍金钱。”

“听起来好象他若不是个善心的慈善家，就是一个傻子。”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只有一件事例外。”主教回答说。

“什么事？”

“李柏穆尔有一个女儿。”

主教说这话的口气虽然很轻，不过韦恩汉爵士却象挨了一枪般地震动

了一下。

“有个女儿？”他问道。

“吉瓦西生前就和她订了亲。”

“我懂了！”韦恩汉爵士缓缓地说：“原来穆尔想要他的女儿当韦恩汉庄园的女主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当然得付出重大的代价。”

“实际上他是鬼迷心窍，”主教说：“就象你的伯父被魔鬼迷得昏头转向一样。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野心，除非他达到目的，否则他永远也不会甘休的。”

韦恩汉爵士默不作声。他的眼光中充满了问号，不过并没有提出来。

“昨天我遇到穆尔，”主教静静地说：“他说你若愿意娶他的女儿，他可以把那些一度是庄园里的东西送你当结婚礼物，此外，他还愿意把房子、土地和农场退还给你。”

韦恩汉爵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据我所知，”主教继续说：“他的女儿嘉利塔，目前拥有三十万英镑的财产，而且在她父亲去世之后，她将继承他的全部遗产。”

“你的建议可当真？”韦恩汉爵士问道。

“我只是告诉你穆尔的打算，我相信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

“可是这个女孩——真的能一下子把对一个男人的感情：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那没有什么不同，”主教淡淡地说：“何况任何准备嫁给吉瓦西的女孩，一定会发现你是个非常合适的替换人——选。”

韦恩汉爵士一语不发地在房里走来走去。

木板上只有几块破旧的地毯铺着，因此他的脚步声听起。来单调又空洞。

“这样太过份了！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受不了的！”他嚷着：“我一直是自由自在的，梅尔叔叔，我从来不受任何人——的约束。老实说，我非常尊敬我们的先人，而且很了解其代表的意义，不过，我可不愿成为传统下的牺牲者。”

“我了解，”主教同情地说：“只是有一件事你要记住——责任。艾瓦力，不论你怎么想怎么感觉，现在你是韦恩汉爵士了，而且还是这个家族的领导人。”

“我们还有多少人？”

“和我们有密切血缘关系的有五十多个，”主教解释说：“至于姻亲方面，那就有好几百人了。”

“你认为，这个庄园对他们有任何意义吗？”

“那和对你、我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主教说，“它是他们生活的重心，不论他们在生活中遭遇到什么难题，他们永远对它忠心耿耿，视它为精神的堡垒。虽然韦恩汉家族中也有一些坏人、败类，就象你伯父一样，但是，你也知道有许许多多的族人，他们英勇豪侠的行为永不停止地被传颂着，就象盏盏灿烂的明灯，指引我们的子孙向前迈进。”

主教这一番话说得非常感人，他的侄子沉吟了片刻，平静地说道：

“我现在知道你要鼓励我做什么了。”

“从前法国西南部那瓦尔王国的亨利国王说过：‘一场弥撒远比巴黎来得重要，’”主教回答说：“我想你仔细考虑过之后，就会体会出庄园的存废是值得以婚姻来作冒险的。”

“这整件事情真令我不寒而栗！”韦恩汉爵士大声嚷。着：“这不仅是一件有预谋的婚姻，而且和好几世纪以来在上流家庭和东部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一样：一个女孩到了结婚。之后，才看到她新郎的庐山真面目。”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何况这个女孩，这个李柏穆尔的女儿，又和我的堂哥订了亲。”

“假如她自个儿愿意，你堂哥早就把这个魔鬼的女儿娶回来了。”主教讽刺地说。

韦恩汉爵士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就欣赏你这句话，梅尔叔叔，我最喜欢你这一点了。换成其他从事圣职的人，虽然心里有这种想法，却会用主教的口吻说出来！”

主教眨眨眼睛。

“现在我不是用主教的口气和你说话，艾瓦力，而是以韦尼家人的口气。我本来不想说我讨厌吉瓦西，假如不是基督教义限制的话，我就要说：“自从他离开之后，这个世界变得干净、美好多了。”

“他真是这么声名狼藉吗？”韦恩汉爵士扬了扬眉毛问道。

“有甚于此。”主教简洁地说：“有关你堂哥的行为，定还会有许多人告诉你，此刻我不必多说了。我要说的是，我只是很吃惊——甚至很纳闷——居然有父亲会把他的女儿嫁给吉瓦西！”

“让我们来谈谈李柏穆尔。”韦恩汉爵士说。

“好的。”

“我想你大概希望我去看看他？”

“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撒手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然后回到你原来的地方。无疑的，身处非洲的旷野，你就会忘掉庄园，然后它就会逐渐地衰败下去。”

主教说得很认真，他平静的声音也更加富有吸引力。

韦恩汉爵士再度站起身来，走到窗户旁边往外看。

他觉得庄园里的水仙花甚至比记忆中的还要鲜艳，他相信，在湖水两岸的立金花一定也是金黄一片。

他经常将这些花送给他的祖父，不过，通常在还没有拿进屋里之前，它们就枯萎了。

他还想，鳟鱼会不会仍然躲在柳树的荫影底下嬉戏呢？

记得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有一个园丁还教他怎么钓鱼，然后，当他在世界其他地方露营而想吃鱼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钓鱼的技巧大大地表现一番。

可是，没有一样鱼会比韦恩汉庄园池塘里的鳟鱼来得美味，就好象无论多么昂贵的水果，也比不上他从大花园里偷采的桃子来得香甜一样。

他猜想，此刻花园里一定长满了杂草，马厩可能连一匹健壮的马也没有了。自然，当他把一件黑色或是咖啡色的外套纽扣擦得亮闪闪时，也没有一个马夫会对他吹口哨了。

是的，如今的马厩一定非常安静，只有瘦弱的马儿从半开的门探出头来，饥渴地啃着胡萝卜或苹果吧！

此外，长长的画廊一定也是凄凉一片，从前，那儿不仅是捉迷藏的好地方，而且还可以在光滑如镜的地板上溜冰呢！

“快走开，艾力瓦少爷，”女仆常常对他这么喊着：“你脏兮兮的鞋子会

把地板踩脏了。”

不过，在厨房里总有一块姜汁蛋糕为他准备着，要不就是一杯香甜的葡萄酒。

当他长大之后，每当他外出打猎，厨子就会特别为他包好一份火腿，然后藏在马鞍里一处隐秘的地方。

他知道，这房子的每一部份，这花园的各个角落，没有一处不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回忆。

就在灌木丛那儿，他打中了生平第一只雉鸡，记得它临死前那种痛苦的挣扎曾经令他悸动不已！他还和同伴在公园里用白鼬狩猎，当他的白鼬掉到陷阱里去的时候，他曾懊丧了好一阵子。

庄园成为他童年生活的重心，虽然他父母在庄园的另边有栋房子，他却三天两头的往庄园这边跑，他的祖父祖母最喜欢他了，一看到他来就捧出大包小包的零食让他吃个痛快。

“您别宠他，艾瓦力这孩子太烦人了！”他听见母亲甜美的声音自身后响起。

“艾瓦力从来不烦人的，”他祖母回答：“他是咱们韦尼家的好汉，他祖父昨晚还说他是整个家族里最好的骑师，投有一个人赶上他咧！”

他曾经多么神气地在庄子里的小径上驰骋啊！不为别的，仅仅因为他是韦尼家的一份子。

好几次，他尝试和吉瓦西做朋友，但是他的堂哥老是对他摆出一副不欢迎的面孔。

“你总是骑最好的马，”有一次吉瓦西不服地咆哮着：“所以，你才能够跑第一！”

其实，真正的原因乃是吉瓦西的骑术较差，不过艾瓦力并不想和他争辩。

“跟着我，吉瓦西，”他说：“那么其他的人就落在我们后面了！”

吉瓦西自然而露不悦之色，他不愿意和他的堂弟分享任何东西。

韦恩汉爵士现在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父亲去世之后他要到国外游历的原因。

他实在不能坐视吉瓦西对待仆人、佃农的恶劣态度。那些人一生居住在农庄里，几乎就等于韦尼的家人一样。

至于伯父成天沉迷在赌台上，而且对庄园诸事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也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对他厌恶日深。

他开始注意到有许多物品破败不堪，赠给老家仆的退休金也不象从前那么丰厚了，还有房舍七零八落，也没有人想要加以整修。

对他来说，回家并不意味着他有权力可以干涉庄园的事，而且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他虽然身处国外，却不能忘怀家乡的一切，庄园更是成天在他脑海里打转。他知道，假如自己再离开这里，听任它自个儿毁灭下去，他的良心会一辈子不安的。

但是，他的内心又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反抗、怒吼，不愿意受到任何人的牵制。

他压根儿就没有结婚的打算，虽然生命中也曾经有过许多女人，不过要不了多久，她们就烟消云散了……

被一个女人束缚实在是无法忍受的。尤其她是一个处处心积虑、用尽所有手段才买下庄园的富人的女儿。

但是他一想到别人连续地把家里的财务搬走，把墙上的画像和绣帷取下，把厨房保险柜里的银质器皿拿走，还将瓷器、祖母卧房里精致的家具全部搬个精光的时候，他心里就感到椎心的痛苦。

自然，李柏穆尔有很好的理由从事这项交易，比较之下，他本身的自由就微不足道了。

“好吧，毕竟还有一点值得安慰的。”他大声地说，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和主教两人都没有开口说话了。

“哪一点？”主教问。

“这儿有足够的空间饲养我的动物。”

“你的动物？”主教吃惊地问。

“对，有两只印度豹、两只狮子，还有许多鹦鹉！”

“你把它们也一块儿带回来了？”

“我不能扔下它们不管啊！它们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这么多年来，它们都一直跟在我身边，假如现在把它们放回山里去，无疑的一定会被其它的动物咬死了。”

“你想它们能适应英国的环境吗？”

“梅尔叔叔，你知道，在英国豢养动物的消息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朱利尤斯凯撒就曾惊讶地发现，在古代的不列颠人居然以饲养动物来做为消遣！还有许多贵族远在几世纪以前就有收集动物的嗜好。书上曾经记载，有一位贵族居然还收到“征服者威廉”的儿子所赠送的一只熊呢！”

他微笑了一下继续说：

“小时候，我最喜欢听有关亨利三世时的伍德史脱克动物园的一只漂亮白熊后来被送到伦敦塔上的故事。”

“我忘记有这么一个故事了。”主教喃喃地说。

“市政官员很乐意提供口络、铁链和结实的绳子送给它，为了节省开销，每天都有人牵它到泰晤士河自己抓鱼解决晚餐呢！”“主教笑了起来。

“现在我想起来了！在纪元一千一百年的时候，伍德史脱克的确有许多狮子、豹、骆驼和山猫。”

“英国全是模仿意大利的，”韦恩汉爵士回答：“假如你记得的话，梅尔叔叔，佛罗伦斯的巡回动物园是他们市民最引以为荣的标志；而利奥十世大主教更是把他的野生动物豢养在梵帝冈呢！”

“我记得读过这段报导，”主教说：“而雷欧纳多达文西也是酷爱动物的人！”

“我希望能带更多的动物回来，”韦恩汉爵士强调：“我本来想把一只驼鸟也带回来，可是那个可怜的小东西会晕船。”

“你的狮子和印度豹就适合旅行了？”

“它们看起来都很好，只是当我离开的时候它们会有点紧张罢了。它们是用运货马车运来的，这得多花好几天才能运到。我则是坐驿马车赶回来的，因为我知道你在等我。”

“我收到你的信，说你已经抵达南安普敦了，”主教说：“可是我想不通你为什么没有马上来看我。”

“我必须看着我的‘家人’下车啊！”韦恩汉爵士回答：“梅尔叔叔，我

迫不及待地要把它们介绍给你，我相信那些鸚鵡一看见你，就会觉得你长得很象圣芳济！”

主教笑了起来。

“艾瓦力，你小时候就常常做些令我惊讶的事，现在你又吓了我一大跳。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把野生动物当宠物。是了，当你父亲在世的时候，你就经常出外打猎。”

“也许是和佛教徒一起生活的关系，我不再有杀生的念头，”韦恩汉爵士若有所思地说：“有时候，因为我的‘家人’要吃东西，便不得不允许它们自己去猎食动物。不过，为了填饱肚子而杀生和为了娱乐消遣而打猎是不同的。”

“我只能再说一遍，你真使我感到惊奇！艾瓦力。”

“其实你才更令我感到惊讶呢，”韦恩汉爵士回答说，“现在，梅尔叔叔，我们一块儿去喝点东西好吗？经过长途旅行之后，我觉得口渴。”

“亲爱的孩子，我是多么疏忽啊！”主教轻嚷了起来：“我早该想到这一点。只是，一见到你，我就迫不及待地想把一切情形告诉你，却忘了请你喝水了。”

他说着立刻站起身来。

“我倒是带了一些酒放在餐厅里，并且吩咐佣人准备了便餐，我想你大概饿了。”

“我真的饿了！”韦恩汉爵士说：“我好感激你，梅尔叔叔。”

他们从屋里走出来，经过空荡荡没有任何家具和画像时走廊来到宽阔的大厅。

韦恩汉记得在餐厅的狭长桌子上，曾经有五十个僧侣和他们的副主教在这儿用过餐。

巨大的壁炉上装饰着漂亮的大理石炉架，那还是十七世纪工匠的手艺。

韦尼家族历代代表荣誉的纹章，还有族人结婚时穿戴的饰物，如今都放在好几个彩色的长形玻璃柜里。

不过，这时候主教和韦恩汉爵士最开心的是长形餐桌上的饮食，还有静静躺在一个银质冰桶里的两瓶酒。

“梅尔叔叔，虽然你是个单身汉，倒是比一个结过婚的男人还懂得享受。”

“亲爱的孩子，我虽然没有得到全部的享受，至少部分享受是有的，”主教点点头说，“我们吃喝过后，就会感到舒适一点儿。今天早上，我们实在都受够了。”

“非常谢谢你亲自告诉我这些消息，”韦恩汉爵士说，“正如你所猜测的，我不喜欢从外人那儿听到这些事情。”

“我也是这么猜想。”主教说。

他习惯性的在桌首坐下，低头祷告了亦会儿，接着拿起一把银色小刀切割银盘里的鲑鱼。

“你必须原谅我，艾瓦力，今天礼拜五我不能多吃鱼。”

“刚好我最喜欢吃鲑鱼。”韦恩汉爵士说。

“这个时候的鲑鱼味道最好了。”主教回答，并且替他侄子先挟了一块鱼。

“要不要我开一瓶酒？”韦恩汉爵士问。

“请，”主教说：“我们自己来比较自在，假如牧师或佣人在旁边，我们谈话就不方便了。”

“正有同感，”韦恩汉爵士说：“而且我一向很会照顾自己，不论在任何地方扎营旅行，我都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他微笑了一下然后加了一句：

“这种生活多半很辛苦。”

“你似乎因此茁壮了不少。”

“我一向过得很清苦，并不觉得特别愉快，不过这种生活是种很好的磨练。”

“我真想听听你所有的经历，但是你也应该对这个国家多做一番了解。”

“是的。目前，我最想知道的是有关国王陛下挥霍无度浪费金钱的详细情形。”

“陛下一生都在浪费中度过，”主教说道：“情形是这样的，一旦他在年轻的时候债台高筑，那么往后他想摆脱几乎是不可能的。”

“假如伯父在世的话，我希望他也能说出同样的藉口。”艾瓦力说。

“他们浪费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主教激动地说：“国王主要浪费在建筑宫殿和不停地购买画像和雕塑上。艾瓦力，他曾经花了不少金钱兴建卡尔登宫殿，另外又在布莱顿建造一座美轮美奂的皇家花园；这种事很难说，也许后代的人会认为它们是一种不朽的史迹呢！”

“可是伯父却把金钱浪费在铺着绿色毛毡的桌子上，”韦恩汉爵士苦恼地说：“没有一点儿成就表现出来，却留下一大笔债务等着我替他偿还。”

“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主教举起酒杯说：“来，艾瓦力，我敬你一杯，我觉得你如此做决定，在我的心目中不仅是一个绅士，更是我们韦恩汉。”

韦恩汉爵士知道这是叔叔对他最高的推崇，便朝他眨眨眼睛：

“谢谢你，梅尔叔叔，不过，假使要娶李柏穆尔女儿的人是你不是我，那时你对前途就不会这么乐观了。”

“不错，”主教点点头表示同意：“不过你大概还没有想到，艾瓦力，也许她长得比你想象中的要可爱得多。”

“我根本没想过她长得何等模样，”韦恩汉爵士回答：“不过，还是由你来描述一下吧！”

“我好象没见过她。”

“那么，我娶回来的不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吗？”韦恩汉爵士说：“也许她是个斜眼或麻脸什么的，假如她真长得如此，我一定把她送到教堂里面，让他们好好照顾她的。”

“艾瓦力，”主教平静地说：“你实在想得太多了，说正经的，虽然李柏穆尔人缘不好，不过却长得很不错。”

他注视着他侄子的表情，然后补充说：

“说来让人惊奇，他不但是个绅士，而且出身良好，我花了好大的工夫才调查出来的。”

“这么说比较保险了。”韦恩汉爵士的语气虽然充满了嘲讽，但主教觉得他已经不象刚才那么生气了。

“还有呢，”主教继续说——他似乎下定决心要说些有趣的事情——“李柏穆尔对吃似乎蛮有研究，昨天我应邀去他住处拜访，虽然他的排场过份奢侈，不过每一样菜都很开胃。”

“他可能约你去看他的女儿？”韦恩汉爵士一面说一面又往主教和自己的杯子倒酒。

“其实我本来以为李柏穆尔会提出来的，可是他并没有。假如我提出想看他的女儿，他们还以为我想觊觎他们的财产呢！”

“我就是希望你帮我去看她一下。”

“傻孩子，我愿意帮你做许多事，可是你追求的对象可不能由别人代劳啊！”

“追求！”韦恩汉爵士嚷叫起来：“我只要在证书上签个字就行了。至于我要求的那些东西，我想他们会乖乖地还给我——只是不知道我有没有接受的资格。”

“胡说！”主教大声地说：“你是很了不起的，艾瓦力，你是别人心目中的偶像。

你看你的身体多么健壮啊！”

韦恩汉爵士把头往后一仰，哈哈地大笑起来。

“梅尔叔叔，我很欣赏你这句话，我完全同意你的论点。一个贵族假如像我这么健壮实在很糟糕！我应该是整晚喝酒喝得脸色苍白、眼神空洞，而且由于一天到晚盯着扑克牌看得两眼昏花看不清东西。我应该是生活放荡变得瘦骨嶙峋，身体贫血而显得萎靡不振。”

他再度纵声大笑，然后说：

“我实在不适合跻身上议院，这点你也知道。”

“我想你的优点正是那些贵族所欠缺的，”主教反驳道：“我认为议院正需要注入一些朝气，那里实在缺乏象你这种见闻广博的人。”

“据我所知，将来它也不会有多大进展的，”韦恩汉爵士说：“未来的五年我将会待在这儿，我想事先说明一件事——往后我动用未来岳丈的金钱设置产业时，我不希望他插手过问。这一切应该由我一个人全权作主！”

“这种事牵涉到遗嘱问题，”主教沉思地说：“不过我觉得李柏穆尔一心要为他的女儿争取名衔，如此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一定不会过问你支配金钱的事情。”

“希望你的推断正确，”韦恩汉爵士说：“我不能忍受任何人对我的干涉，当然更不容许我妻子干涉我的事，不论她，多么有钱！”

第二章

“我已经把绣帷补好了，银器也修复清洗干净了，”李柏穆尔说：“那些金匠、银匠看到这些器皿时说，他们一生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贵重的宝贝没有人管理。”

韦恩汉爵士不作声。

虽然他十分清楚穆尔先生希望他说些感谢的话，他发现自己却说不出口。

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他知道自己和祖父一样，一见到李柏穆尔就对他有一股莫名的厌恶。

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事情实在不可思议。

诚如主教所说，李柏穆尔是个身材高大、十分英俊、不挤不扣的绅士，不过，在韦恩汉爵士浪迹国外后，他习惯以自己的直觉评估一个人的性格。

当他在非洲蛮荒地带远离人烟的地方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他往往以东方人常说的“直觉”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

在人类文明的社会里，人们变得太世故了，以致连用人还得索取品格保证书，不但大家不能彼此遵守商场上的信用，甚至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也不太信任。

因此他觉得很骄傲，经过多年与土著的相处，他不但以自己的财产甚至更以他的生命去换取他们的信任，而且还很少差错呢。

当他和李柏穆尔一握过手，他就知道这是个不受自己喜欢和信任的人。

依着他的个性，他会和他祖父以前一样，立刻离开克莱瑞，永远不和它的主人有任何接触。

不幸的是，这并非他个人的成见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庄园的存废问题，因此根本也谈不到他个人的喜恶了。

穆尔先生倒是各方面都表现得和蔼可亲。

他领着韦恩汉爵士参观各个房间，就象主教说过的，房间布置得庄丽而堂皇。

韦恩汉爵士惊讶地发现，其中有些竟然是世界名画。

他同时意识到那些家具全是适合宫廷的摆设，拥有这些珍贵财产的主人，一定具有相当高的鉴赏力。

在一般情况下，他一定会很高兴有位邻居和自己有相同的癖好。

他的祖父曾经教他如何鉴赏一幅画，他的祖母也告诉过他挂在庄园墙壁上各种绣帷的历史，这些都是韦尼家历代的族人添上去的。

有些绣帷上的风景是描述家族的历史，有些则是特别为庄园的某些主人而编织的。

还有些是韦尼家在内战的时候从别处掠夺而来的战利品。

总而言之，韦尼家族收藏的宝贝是全英格兰境内最珍贵、最有价值的艺术品之一。

当韦恩汉爵士走在克莱瑞宽阔的客厅里，他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看到韦尼家的珍贵绣帷。

“我想你大概到过非洲？”当他们在镶有大理石边的安乐椅坐下时，李柏穆尔问道。

穿着制服的仆役在一旁彬彬有礼地为二人斟酒。

酒的风味绝佳，韦恩汉爵士赞赏地喝了一口才回答说：

“是的，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游历世界，当我听到伯父的死讯时，我正在一般人称呼的非洲心脏地带。”

“真是不幸！”穆尔先生感叹地说：“其实可说是双重的不幸，因为你堂哥也是在同一个人时候去世的。”

韦恩汉爵士微低着头，不过他没法勉强自己同意吉瓦西的死是个悲剧。

“你叔父可能已经告诉你了，”李柏穆尔继续说：“你堂哥吉瓦西和我的女儿订了亲。”

“是的。”

“这件事我们并没有公开宣布，不过我们曾经讨论过婚约的条件，我敢说你们堂哥很满意就是了。”

韦恩汉爵士一言不发。他发现自己就象个动物一般，这个陌生人说话的态度刺激得他的寒毛都竖立了起来。

“爵士，坦白地说，”李柏穆尔接着说：“庄园在我看来是不列颠最佳的建筑物，不过它的气氛却使我不能忍受。”

他停顿了一下，由于韦恩汉爵士没有反应，这才又继续说：

“因此我才帮助你的伯父，我尽量借钱给他，如此他才能继续他嗜之如命的赌博职业。”

“一种非常浪费的职业！”韦恩汉爵士冷淡地回答。

“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我不说你也知道，无论我怎么劝说，饱总是认为他的牌运不会一直坏下去，假如我不买下他出售的东西，还会有许多其他的买主啊！”

这些话一点儿也不错，韦恩汉爵士努力压抑下自己对他的偏见，因为他居然认为自己对韦家有天大的恩惠呢！

“实际上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赌博，”李柏穆尔又说：“你伯父的运气实在不佳，他很少赢牌的。”

他叹了一口气：

“当然我了解，失去了他你们一定很难过。”

“听主教说，你买下了我伯父卖掉的所有东西。”

“不错，”李柏穆尔回答：“而且我还出了非常高的价钱帮你伯父买回他卖掉的其他东西。”

屋子里一片沉寂，韦恩汉爵士再一次地想要向他吐露谢意，可是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

“你将发现庄园里所有的财宝都很安全地贮藏在这里，”李柏穆尔的声调蕴含着得意：“它们都是经过专家特别的保养，有的破损已经修好了，有的更是绝世珍品。假如它们回到原来的大厦，一定使整个建筑物增色不少。”

“我现在代表整个家族向你致最深的谢意。”韦恩汉爵士勉强地说。

李柏穆尔的嘴角露出笑意，韦恩汉爵士这时才了解自己为什么如此不喜欢这个人。

他一向认为嘴唇是最能泄露一个人内心情感的地方，虽然穆尔先生的外表十分英俊，无疑的他的嘴唇操纵了他的面容与表情。

他那薄薄的嘴唇有一股残忍的味道，当它们紧紧闭起来的时候，韦恩汉爵士知道池是个非常自负、不容许任何人骑到他头上的家伙。

“他实在是个阴险的人哪！”他心想，旋即又认为自己这个念头实在荒谬可笑。

“你要不要看看我贮藏这些宝物的地方？”李柏穆尔问道。

韦恩汉爵士摇摇头。

“我想我还是等到他们回到合法的屋子里时再看。”他慢慢地说。

他对面的男人眼中明显地闪过一道光辉。

“你叔父告诉你我的条件了？”

“这么说我要娶你的女儿了？”

“不错！”

“穆尔先生，你根本不容许我有拒绝的机会，”韦恩汉爵士说：“我知道我的远房叔叔和堂兄弟欠了你五万英镑的债务。”

“不错，”穆尔先生承认：“不过，这只是结婚合同的一部分。此外，我愿意把庄园也奉还给你们，同时使农庄和田地恢复生机。”

“我只能说你太慷慨了。”

李柏穆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背靠着壁炉而站。

“你叔父并没有问我，不过我猜你一定很好奇，爵士，我的财富是怎么得来的。”

“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有兴趣的。”韦恩汉爵士低声地说。

“不瞒你们，那是我花了好大的工夫才赚来的，”李柏穆尔说：“我父亲是约克郡一个小乡村的地主，他留给我几千镑的金钱和几十英亩的荒地，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不过我知道这些并不能满足我的需要。”

他以一种兴奋的表情环视屋内的每一个人，然后接着说，

“我买股票，爵士，我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和里兹等地方都买有股票——因为我知道这些城市早晚会繁荣的，我还买棉花田，同时在航运公司也有投资。”

他顿了一下又说：

“有好几年都很赚钱呢！”

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不过，韦恩汉爵士却清楚地知道他投资的航运公司是从事奴隶买卖的。

在上一世纪的末期，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买卖，直到后来东窗事发，舆论才开始对这种惨无人道的交易行为大事挞伐。

“这个男人简直残忍得连禽兽都不如。”韦恩汉爵士心想。

不过他可不敢把他的想法表现出来，只好继续倾听李柏穆尔的故事。

“和你伯父不同的是，我的运气非常好，似乎每一样被我触摸的东西转眼就变成了金子。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资本少得可怜，如今我却拥有四百万左右的资产！”

韦恩汉爵士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人会拥有如此多的财富，相形之下，他伯父欠的债务也就不值一提了。

“说起来你很幸运，”李柏穆尔说：“我把最大的心力都放在我唯一的女儿嘉莉塔身上，我要让她过世界上最好的生活。”

“你以为我堂哥吉瓦西养得活她吗？”

“你堂哥有一天会成为韦恩汉爵士和庄园的主人，这一点才是我最关心的，”穆尔先生回答：“而且，我很乐观，我想一旦他和嘉莉塔结婚，多多少少他会有点好的转变的。”

韦恩汉爵士轻轻地抚摸着脸颊。

“不管你对我的堂哥下过多少工夫，穆尔先生，”他说：“我想我该说明一点：我不愿意破坏目前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虽然我很感激你对我家宅产业的厚助，我也只能说一声抱歉。”

穆尔的脑上掠过一丝迷惘的神色。

“我并不糊涂，爵士，我非常清楚你和你堂哥完全不同。见到你之后，加上听你叔父对你的描述，我相信只要将来庄园和农庄上了轨道，你一定可以有一番作为的。”

“谢谢。”

两人沉寂了片刻，然后穆尔先生走到一张放着几卷羊皮纸的小桌旁。

“我有一个提议，”他说：“我们过些时候再一块儿研究这些条文，不过我想你最好有空时先看一下。假如你有任何异议或者是有需要修改订正的地方，明天我会派我的律师和你洽商。”

“谢谢，”韦恩汉爵士说道：“我们先别谈这些，现在我想见见你的女儿，可以吗？”

他发现穆尔先生的脸上闪过惊异的神色，不过他一言不发地拿起小茶几上的一个小金铃摇了一下。

大厅的门立刻应声而开。

“请嘉莉塔小姐立刻到这儿来！”他命令说。

“是的，先生。”

当大门关上时，穆尔先生说，

“嘉莉塔年纪还小，她一点儿也不清楚你叔父和我之间的协定。”

“她也不反对嫁给我的堂哥吗？”韦恩汉爵士问。

“嘉莉塔什么都听我的，”穆尔先生回答：“她和他只见过一次面，我曾跟她谈起过他们两人不久将会有有一个正式的订婚仪式。但她听到他的死讯时，并没有太为他感到悲伤。”

“她和他只见过一次面？”韦恩汉爵士问：“我希望在我们结婚之前我能有机会多多认识穆尔小姐。”

“我想这不需要！”

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客气，韦恩汉爵士不觉惊讶地注视着他的主人。

“也许我看起来不通情理，”穆尔先生说：“不过我认为长期的婚约以及一般人所谓年轻人之间的‘追求’，实在没有必要也不保险，此外，我要提醒你的就是：你愈快结婚，庄园重振往日光辉的机会也愈早。”

这番话说得很诚恳，不过韦恩汉爵士意识到在它的背后有一股威胁的味道。

他知道，除非嘉莉塔穆尔变成韦恩汉夫人，否则他没有一丝力量能够让庄园恢复昔日景观。

在主人的笑脸背后，似乎隐含着钢铁一般不容他人辩驳的意志与自负。

此刻，韦恩汉爵士恨不得把穆尔先生骂个狗血淋头，然后拔脚就走。

他心想，这种男人实在不值得信赖，他这一生从没有受过如此大的侮辱。

但是，他对此却又毫无办法，由于他自小就学会了自制的工夫，因此他努力以一种平静的语调问道：

“穆尔先生，你刚才提议说我们要立刻结婚？”

“是呀！”

“这种事好象有点儿荒谬，简直是不可思议！”

“你别忘了你好久没回英国了，而且庄园和农场也因为长久没有人管理而日益荒芜。”

“我知道。”

“我建议你们过几天结婚，”穆尔先生继续说：“然后你们去度蜜月，我会派一些工人在你们回来之前把房子重新装修好。”

“我不同意，”韦恩汉爵士回答：“假如你坚持立刻结婚，我就立刻离开英国。”

他看见李柏穆尔吓了一跳，同时低头思索了一下。

“我一直没有离开英国的原因之一，主要就是舍不得我的动物们。”

老年人扬起了眉毛。

“和我的叔父一样，也许你会吓一跳，”韦恩汉爵士说，“不过我带回了

足够组织一个动物园的动物，我不放心别人照顾它们，因为它们刚刚抵达这个陌生的国家，还不能十分适应这儿的气候。”

“你打算在你们韦家的庄园里养动物？”

“不错！”韦恩汉爵士肯定地回答：“打从孩提开始，我就有这种野心了。在离开英国之前，我常常到桑比特附近的公园参观坎伯兰公面的私人动物园。”

“我听说过那儿曾经举行过动物竞技会，”穆尔先生喃喃地说：“记得有一次公爵大人还要一只老虎和公鹿打斗呢！”

“残忍又恶心的表演！”韦恩汉爵士厌恶地说：“与其把那些动物关在坎伯兰的园子里，还不如把它们关在屋子里要好得多。”

“最近我还陪一位北方来的朋友到那儿看一只白老虎，”穆尔先生说：“虽然我对野生动物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不过我却相当着迷呢！”

“和我一样。”

“不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嗜好，”穆尔先生说：“自然我了解同时佩服你打算留在庄园里的苦心，我相信待在庄园的头几年你一定很苦。”

“在过去几年我克服了许多困难。”韦恩汉爵士微笑地说。

穆尔先生还想开口说话，一个女孩一声不响地走了进来。

这时候韦恩汉爵士正巧起身把空杯子放到茶几上。

因此，当女孩走进来的时候他正背对着门口，仅仅在李柏穆尔喊了一声：“嘉莉塔！”的时候，他才回头注视着他未来的妻子。

他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苗条有一头红色秀发的女孩。

她的衣着打扮相当时髦，不过她把头弯得低低的，因此他看不到她的面孔。

“爵士，这是我的女儿嘉莉塔，”穆尔先生没有必要地解释着。然后他转身对女儿说：

“嘉莉塔，他就是你未来的丈夫！”

韦恩汉爵士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嘉莉塔则仅仅朝客厅跨。进一步，然后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他等着她抬起头来注视他一眼，但她虽然站直了身子，头部却仍然低垂着，他只能瞥到她那白皙的皮肤和椭圆形的额头。

“嘉莉塔，你可以退下去了！”

穆尔先生的声音非常严厉，当韦恩汉爵士惊讶地抬头注视他时，门已经被轻轻地带上，嘉莉塔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两个男人的眼光遇个正着。

“我想和你的女儿谈谈。”

“没有这个必要，”穆尔先生回答说：“爵士，正如你熟悉东非的情形一样，那儿的婚姻完全由新娘和新郎的父母安排，有时候还是由占星家决定的。”

“我们现在是在英国。”

“我刚才告诉过你了，嘉莉塔没有必要和她未来的丈夫会面。”

“假如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呢？”

“除非她变成了你的妻子，否则她完全听我的，爵士。”

一点儿都没错，在轻松的语调后面隐藏着钢铁般的自负。

韦恩汉爵士本想争辩，旋即又告诉自己还是保持静默为佳。

假如他必须和这个女孩结婚，那么他是否认得她又有什么关系？是否喜欢她又有什么要紧？

如同主教说过的，庄园值得以婚姻一试。

假如他现在就开始和未来的岳丈争论，那实在是没有必要，因为他决不会因为些微的外在因素而改变自己的决定的。不管愿意与否，两人即将以可笑的惊人速度结婚了。

“假如事已成定局，”韦恩汉爵士对自己说：“倒是愈快愈好，免得麻烦。”他觉得自己发问的声音连自己听起来都感到刺耳。

“你认为婚礼哪一天举行比较好？”

“让我想想看……”穆尔先生回答说：“今天是礼拜六。我看等契约签好礼拜四就举行婚礼。”

韦恩汉爵士吓了一跳，不过他决意不表现出来。

“我想你们一定有很多事情需要准备，”他的声调里蕴含着嘲讽。

“刚好相反，”穆尔先生回答说：“每一样事情都准备好了，每一样都计划得好好的，除了实际的日期之外。因此，请听我说，我将在下午两点钟在本地教堂等你，你此刻带走的契约文件届时将会获得你我律师的同意。”

韦恩汉爵士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

他心想，在自己的一生当中，再也没有象讨厌这位未来岳丈一般地讨厌任何人了。

站在豪华宽敞的书房里，嘉莉塔的两腿仍然不住地颤抖着。

她是没命地跑上楼的，就象身后有野兽追赶似的，她砰地一声带上房门，因此把坐在壁炉边缝制衣裳的女教师吓了一跳。

“怎么啦？亲爱的，”她柔声地问：“她父亲找你有什么事？”

嘉莉塔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她才用颤抖的声音说：

“韦恩汉爵……爵士来了……就是我要嫁、嫁的那个男……男人！”

达森小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终于回来了。我猜昨天主教去看他的时候，他一定迫不及待，今天就赶来了。”

“他长得又高……高又大，”嘉莉塔说：“一个大猩猩似的男人。”

“嘉莉塔，别吓成这副样子，我相信他一定很容易相处。一般人对他的评论不错，他还蛮有人缘的。”

嘉莉塔一言不发地走到窗边，然后伏在窗台上凝视着花园的景色。

她回想着韦恩汉爵士看起来是多么高大可怕呀！她晓得自己怕他就象从前怕吉瓦西韦尼一样，父亲对她说过，自己得嫁给那个人。

“我办不到……我办不到！”她喃喃地说。

“你说什么？亲爱的。”达森小姐问。

嘉莉塔不再作声。打从她听到吉瓦西死了，而他的堂弟要从世界另一端的陌生海外赶回来之后，她的心中就酝酿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她父亲并没有告诉她这一类的消息，实际上，他从来不告诉她任何消息。他只会对她下命令，而她对父亲的话则唯命是从，因为她知道假如自己不听话，会有什么后果。

不过，由于家里仆人七嘴八舌，她早就由他们的口中获悉一些消息。因为大部分的仆人打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待在家里，他们的谈话从不忌讳她的在场。

许多有关吉瓦西韦尼的传言，便是从管家和达森小姐聊天中听来的，此外，女仆们的聊天也可听到许多秘闻，尤其爱玛更告诉她不少宝贵的资料。

爱玛是她的贴身女侍。她是个非常年轻，有一个苹果脸的可爱女孩。她出身于克莱瑞的一个小乡村。

爱玛是因为达森小姐的推荐，才由女佣升上来专门侍候、嘉莉塔的。

嘉莉塔知道她的家庭教师非常疼爱她和关心她。达森小姐认为，一个女孩若是在她成长的过程中缺少了玩伴，实在是违反自然的。

“我跟你父亲建议，你应该和邻近的女孩一块儿分享求知的乐趣，”她不止一次的对嘉莉塔说：“我希望你在此地有谈得来的朋友，那么到了冬天你可以参加舞会，夏天更可以在草地上玩游戏。”

“爸爸不会让我参加任何活动的，他一心想把我训练成一个淑女，希望有一天我会成为爵士夫人。”嘉莉塔回答。

“我知道，亲爱的，”达森小姐叹了一口气：‘虽然我要求他待你和善一点，不要那么严厉，他却置之不理。’

嘉莉塔常常想，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假如不是达森小姐陪伴她的话，自己怎么活下去呀！

她深深地爱着她的美丽慈祥；亲切温柔的母亲，从小她就和母亲特别亲近。

穆尔太太的健康一直不太好。

韦恩汉爵士后来才知道她出身于北方的一个贵族家庭，一共有五个姐妹，虽然她父亲对李柏穆尔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不过他还是同意把女儿嫁给他，因为他相当有钱。

当嘉莉塔很小的时候，她母亲就很怕她父亲了。

但他似乎永远对母亲都是一副彬彬有礼、殷勤体贴的模样。

嘉莉塔小时候就比同年龄的女孩敏感得多，她也知道自己的父母彼此感情不睦。

她父亲常常不在家，不是因为事业到南方旅行，就是上城里探视他的产业。不过在她看来，似乎只要父亲一不在家，整个屋子的气氛就不一样了，不但显得轻松又愉快，好象连阳光看来也特别耀眼呢。

她母亲也和父亲在家时判若二人，整天笑口常开的。

然而，有一天她母亲却突然抛下她走了。对嘉莉塔而言，就好象阳光一下子从她生活中消失了。

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她父亲似乎变得十分热衷她的教育，几乎每一分钟都在为她的教育问题动脑筋。

不仅达森小姐经常在后院进出，另外还有各种科目的老师也坐着快马拉的马车从郡内各处赶了来。

对嘉莉塔来说，似乎她该学习和精通的科目永远都没有止境。

她开始意识到父亲对一切的事物都要求十全十美，同时也要求他唯一的女儿做到十全十美。

“假如你是个男孩，”他有一次对嘉莉塔说：“我要帮助你在商业上求发展，教你一些商场上的克敌致胜之道。不过由于你是个女孩，你必须在另一方面出人头地。”

“哪一方面？爸爸。”嘉莉塔天真地问。

“你必须在社交方面出人头地，”她父亲严厉地说：“你必须嫁给本地最

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你必须有一个人人尊敬的头衔。”

“这怎么可能呢？”嘉莉塔困惑地问。

她父亲微微一笑才回答，他的声音很低，几乎等于喃喃自语：

“你将获得一大笔财富，亲爱的，很少男人能够受得了这种诱惑。”

事后，当嘉莉塔仔细思量之后，她才确切了解这些话的：涵意。

她将象一件货品似的被卖掉，卖给一个需要她金钱的男人。

她不难猜想到她父亲要她嫁的男人就住在隔壁。

自从她懂事以后，她就听过她父亲谈及艾比庄园的辉煌历史和高贵传统。她还在历史课本上看过韦尼家一位祖先的照片呢。

“你的父亲野心很大！亲爱的，”她母亲有一次对她说；“他经常企望一些不可能的事情，老是想要拥有达不到的东西。”

不过艾比庄园实际上并非遥不可及，因为爱玛就给她带来了一个消息。

“今天，爵士又到我们这儿来了。”爱玛一面帮嘉莉塔梳头发一面说。

“韦恩汉爵士？”

“是的。从伦敦回来的。昨天晚上我哥哥告诉我的，他在庄园里逛了一会儿之后，今早第一件事就是赶到我们这儿来。”

爱玛一面回头张望，一面压低声音说道：

“管事他们在后面大厅里赌博，嘉莉塔小姐，他们还提到阿拉丁洞穴要添进不少名画呢。”

仆人们把通往大贮藏室的路径称为阿拉丁隧道，贮藏室里收藏的全是韦恩汉家人的宝物。

有一两次，当她父亲离家的时候，嘉莉塔就会央求管家把门打开，让她到里面瞧瞧。

当嘉莉塔蹒跚学步的时候，他就在他们家管事了。她常常摇着摇摆的步伐跟在他身后转，那时候，她对他的笔挺制服上亮晶晶的扣子特别着迷。

“你只能看一眼，嘉莉塔小姐，”他说：“你会给我惹麻烦的，真的。”

“你知道我绝不告诉爸爸的，”嘉莉塔回答：“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藏品？管家伯伯。”

管家伯伯是她对他的昵称，他因此还感到特别骄傲。

“一些银器，嘉莉塔小姐，以及一些小爱神和精灵们的画片。非常漂亮呢——不过清理之后将会更擦亮。”

“噢，让我看！让我看！”嘉莉塔要求着。

由于他根本拒绝不了她的要求，管家就会带她参观画像、银器，有时候遇上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就让她把玩镶着钻石上了瓷釉的金质鼻烟盒。

有时候他会打开壁橱，里面题有德勒斯登出品的精美陶瓷，她最喜欢把玩这种陶瓷了。

当她获悉自己必须嫁给吉瓦西韦尼之后，嘉莉塔再也提不起兴趣去阿拉丁洞穴探险了，同时她了解了自己真正应该害怕的东西是什么了。

她一向就怕她的父亲，可是这一回不同。

爱玛曾告诉她，吉瓦西和村于里的女孩有过不名誉的行为，起初，嘉莉塔还不懂她指的是哪一类的行为呢。

“小姐，昨天晚上贝茵离家出走自杀了，她是我亲戚。”爱玛说，她的眼睛哭得红红的。

“她为什么做如此可怕的事情？”嘉莉塔问。

爱玛有好一段时间回答不出话来。

“快点告诉我……快点告诉我！”嘉莉塔要求着。

“就是吉瓦西韦尼先生——他真是个魔鬼！他老是缠着贝茵不放。”

“为什么他老缠着她呢？”

“他在追求她，嘉莉塔小姐，我们全都警告她要当心，可是后来她却被他迷得晕头转向。”

嘉莉塔发现自己仍然搞不懂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从来没有看过吉瓦西韦尼，不过从父亲那儿她知道韦尼家相当有地位，她很纳闷他会找一个乡下姑娘做朋友。

“当他住在这里的时候，他每晚都约她在公园里见面。”爱玛继续说，同时眼泪不住流下棉颊：“虽然她母亲和父亲想要阻止她和他碰面，但他们住的是爵士的房子，而且害怕他们会把他们赶出去。”

“你是说，贝茵和吉瓦西先生谈恋爱？”嘉莉塔问。

“小姐，你说他们是恋爱？这不叫恋爱。他是个大坏蛋。贝茵还没满十七岁，看起来还有点儿傻呼呼的，不过，她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女孩就是了。现在她却自杀永远离开我们了。”

“她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呢？”

“她投到急流里死的，小姐，今天早上他们把她的尸体从漩涡里捞起来。”漩涡！

嘉莉塔知道那个地方。在河里有处地方，僧侣曾把它加以拓宽扩大成一个池塘，在池路的上方有一个小瀑布，在瀑布的下流有一处漩涡。

村子里的人大都警告小孩不要靠近漩涡，大家都知道，一旦你掉了进去，就永远也爬不出来了。

“她为什么要自杀？”嘉莉塔继续问。

爱玛回头望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在偷听，然后才附在她耳边说：

“她怀孕了，嘉莉塔小姐。她坏的是吉瓦西先生的孩子！听说他死不认帐，而且一点儿也不肯帮贝茵解决问题！”

她听了许多吉瓦西韦尼这一类的行为，难怪她父亲告诉她必须嫁给他的时候，她要誓死反抗了。

“不！不！爸爸，吉瓦西韦尼不行！我不能嫁给他！他。是个无恶不做的坏蛋！”

“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这种问题相当厉害，嘉莉塔立刻意识到她必须保护爱玛，否则她会被解雇。

“我到村子里的时候听人家谈起他的，爸爸。”她回答说。

“你到村子里干什么？”

“我到店去买东西。”

“我不相信在小小的克莱瑞你有什么东西好买的，”穆尔先生冷冷地说：“将来，你可以到大城里买你喜欢的东西。”

“爸爸，我在哪儿买东西并不重要，不过我就是不想嫁给吉瓦西韦尼。”

“我要你嫁给谁就嫁给谁！”她父亲回答：“当他父亲逝世之后，他就会成为韦恩汉爵士，那时候，你将住在艾比庄园里，而我也会脸上有光！你听到了没有？嘉莉塔，我的女儿将成为英国境内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的女主人，我会多有‘光彩呀！’”

嘉莉塔心想，一个屋子不论有多华丽，假如嫁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丈夫，那会有什么幸福可言啊？不过，当她努力思索该以什么话辩驳的时候，只听她父亲简单明了地说：

“我不想听你说无聊话，你绝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思挑选丈夫。我要你嫁给谁你就得嫁给谁，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嘉莉塔的心中涌上一千个不愿意，不过她不敢表现出来，相反的，她以平时柔顺的口气答：

“是的……爸爸。”

之后，她立刻跑上楼去找爱玛，然后以恐怖的口吻告诉她刚才发生的事。

“我要嫁给……嫁给吉瓦西韦尼先生了！爸爸强迫我一定要嫁。噢……爱玛……爱玛……我该怎么办？”

爱玛知道这一切都是她多嘴多舌引起的，由于她的多嘴使得她敬爱的女主人如此慌张失措。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忽略了嘉莉塔小姐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小姐，已经可以出嫁了！当然啦，她怎么能嫁给一个全克莱瑞村里人人唾弃、人人憎恨的坏蛋哪！

“我相信他一定会好好待你的，小姐，”她努力地安慰她：“毕竟，你是个淑女呀！”

也许，他对我们这种人才嬉皮笑脸的不动真感情。”

“可是……贝茜……”嘉莉塔吃力地说：“还有小……玛丽……”

她最后一句话几乎说不出口，虽然她们两人都知道彼此心中在想些什么，却都没有勇气说出来。

当爱玛获悉吉瓦西韦尼的死讯时，她几乎毫不掩饰她的喜悦。

“我有一个最好的消息要告诉你，小姐。”她一面嚷一面跑进嘉莉塔的卧室。

“什么事？”嘉莉塔睡意蒙眬地问。

“吉瓦西韦尼先生，小姐，他死了！”

“死了？”嘉莉塔惊呼一声；从床上坐起来：“他怎么死的？”

“在一次意外中死掉的，小姐，爵士当时正坐在他身边。当然啦，现在你不用嫁给他了。”

“噢……爱玛……这是真的吗……这难道是真的吗？”

“楼下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小姐，他们都已经通知老爷去了。”

当父亲来唤她的时候，她已经准备好了。

“嘉莉塔，我很抱歉，”他说：“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的未婚夫——吉瓦西韦尼，已经因为车祸而丧生了。”

“他们家真不幸，爸爸。”嘉莉塔以一种泰然自若的声音说着。

“他的父亲也死了。”

嘉莉塔有一种感觉，虽然她不知道这种感觉正不正确，那就是父亲也没有因爵士父子的死亡而真正难过痛心。

沉默了片刻，嘉莉塔迟疑不决地问：

“现在……谁……住在庄园里……爸爸？”

“我也不太清楚，”她父亲回答：“不过我打算去查个清楚。”

和往常一样，他很神秘地不再跟她多提这事。

数个月之后，爱玛听说新任的韦恩汉爵士现正在非洲的某个地方，而且韦家的人还写信通知他回来继承爵位。

“你看他会不会已经结婚了？”嘉莉塔问过爱玛。

“没有人知道，小姐。自从艾瓦力先生到国外去之后，人们好多年都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他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

“他的父亲死在滑铁卢，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但我听说艾瓦力先生从来不和吉瓦西先生打交道。在他们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彼此就时常打架呢。

嘉莉塔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她觉得新承爵位的韦恩汉爵士开始占据了她的心灵，而且自己也不再觉得象吉瓦西韦尼死掉之后那么轻松自在了。

她意识到父亲正迫不及待地等候他回来。

人们仍然不断地在阿拉丁贮藏室进进出出，她知道，在豪华的办公室里，他父亲正在进行一项新计划。

一天，当她有事到办公室拿东西的时候，无意中瞥见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张蓝图，蓝图上还有一行字：“韦恩汉艾比庄园”。

从那时开始，她觉得自己正步向一个不可知的可怕的末”来。

她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压力正朝她扑来，她无处也无法躲：避。

而今，她坐在书房的窗户旁边，她知道这股压迫感就翠—在她身上。

她就是闭上眼睛也仿佛看到身材高大、有着一副宽阔兼膀的韦恩汉爵士，正伸长臂膀把一个酒杯放回架子里。

他比她父亲还高，看起来又人又壮又黑，象个凶神恶煞似的。

她看到的他只是惊鸿一瞥；

但这已经够了，她心想，假如这又是韦尼家的人，她是宁死也不愿嫁给他的。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达森小姐问：“来，把你的想法说给我听听。你知道，事情有个人可以商量总是好的。”

自从达森小姐专门照顾她之后，她们两人是无话不谈的，不过这件事嘉莉塔没有把握告诉她，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位她最敬爱的人。

她心中正盘算着一个秘密，一个在任何情况下别人也无法猜得透的秘密。

她费了一番工夫才从窗边站起来朝她的家庭教师走去。

“你知道我不想结婚，”她说：“大部分的原因是我舍不得离开你，达森。自从妈妈死了之后，你对我一直这么好。”

她跪在达森小姐的椅边，把头埋在她胸上。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亲爱的。”达森小姐一面放下针线一面搂住嘉莉塔。

“也许一两年之后我可以再回到你身边。”

“你怎么可能回来呢？”嘉莉塔低声问道。

“当你有了宝宝，亲爱的，你会希望他们接受教育，并且变得和你一样聪明。那时候，我就可以象教你一样地教导他们了。”

嘉莉塔朝她身边挪近了一点儿。

同时，在她内心也响起了一个声音：

“和那个男人生小孩？绝不可能！绝不可能！绝不可能！”

第三章

天还没亮，嘉莉塔就在卧室里轻轻地走来走去。

她一直睡不着，只是静静地躺着倾听一室的静寂。但是，即使是静寂无声，也会令她感到有如恶运来临的震栗不安。

她知道，此刻达森小姐一定在走道另一边的房间内沉沉熟睡着，而且女仆们也还没有起来做早餐，甚至连马儿也还在马厩里睡大觉呢。

整个晚上，她都在盘算该如何骑马离家出走。当然，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把马匹从马厩牵出来而不惊动任何一个马夫，因为他们就睡在马厩上的阁楼里。

因此她决定步行离家。虽然她自己也不清楚该到什么地方去，不过她相信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山村或小镇什么的，在那儿她可以定居下来，而且不会有人认得出她。

这一切只是她心中模模糊糊的想法，因为从小至大，嘉莉塔都是在别人的服侍与纵容之下长大的，她实在不晓得该如何去养活自己。

首先，她最需要的就是钱，这是她面临的重大难题，以往她去买东西的时候，都是达森小姐付账的。

嘉莉塔看了看钱包，发现自己只有十几先令，其余都在她参加地方教会的时候，扔到奉献箱里去了。

她知道这点儿钱用不了多久，不过她还有一笔为数可观的珠宝。

她的宝贝多半是形状很可爱的手镯和胸针，全是纯金镶珍珠或是镶宝石。此外，她的珠宝箱里还有两副胸针和一对手镯是母亲留给她的。

穆尔太太的珠宝有些是绝世珍品，全都保藏在餐具室的保险箱里，因此，就嘉莉塔所知，没有一个人可以轻易得到它的。

她相信她母亲的胸针一定值不少钱。

她父亲很少买礼物送给他的妻子，只有偶尔送她一些名贵的宝石。

她手上戴的手镯便是母亲送给她的，它看起来名贵异常，在阳光下闪闪生辉。

她把所有的珠宝都包在手帕里，然后把手帕放在一条准备包东西的白色围巾里面。

她晓得自己没有能力携带笨重的物品作长途的跋涉，因此，除了珠宝之外她仅仅带了一件睡袍，一套换洗的内衣裤、一把牙刷、梳子和一把刷子。

即使只这几样东西，她想，假如真要走远路的话，自己也很可能走不动呢。

因此，她从衣橱的睡衣当中挑了一件黑色的薄绸睡袍。

现在是春末夏初时分，所以她所有冬季的服饰都由爱玛拿去清洗、熨烫，收藏在另一个衣柜里去了，这批衣服要到九月末才再拿出来亮相。

嘉莉塔挑了一件深蓝色的丝质长裙穿上，在微带凉意的清晨，这件衣服正巧合适。

当她扣衣服后颈的扣子时，感到有点儿不习惯，因为她一向是别人服侍惯了的。随即她又拣了一件斗篷好在下雨天时穿用。

她有一件搭配长裙的斗篷，在她平时穿斗篷的时候，戴的是一顶边缘插着几根鸵鸟毛的软帽，现在她觉得，一个年轻的女孩若是戴着它长途旅行，实在有点儿过份招摇了。

因此她只在头上系了一条柔软的纱衣，希望如此不会引人注意。

当她装扮妥当，天还是暗朦朦地没亮。从窗户往外面望去，她仅仅看见花园那头灌木丛边的雕像与石柱的轮廓。

现在正是时候了，嘉莉塔心想，正是她必须离家出走的好时机。她拿起她的包袱朝她的卧室行了最后一瞥，觉得仿佛就要和童年以及对母亲的甜蜜回忆告别了。

但是她一想到，在几天之内自己就得和客厅里的那个又高壮又黝黑的男人结婚时，她立刻把门拉开，跟着掂着脚尖轻轻地走下楼去。

三个钟头之后，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嘉莉塔脱下斗篷放在手臂上。

她觉得自从离开克莱瑞的家里，自己似乎已经走了好长的一段路，不过实际上她并没有走多远。

她推断家人发现她失踪之后，父亲一定会马上骑着他的库里克找她。这么一来，他一定会朝大路出发。

所以，假如她想隐藏自己的行踪，就只有走田间的小径才最安全。

她很快地把住家附近的草地抛到身后了，现在她为了怕别人发现，正迂回地朝乡镇掩近。她穿过一片草地，然后来到一片广大的稻田。

由于她一直担心被别人发现，因此她拼命地迈开脚步跨大步伐，却发现自己实在力不从心。

在衣柜里她找不到冬天穿的鞋子，于是只好套了一双柔软的夏天穿的小羊皮便鞋。

好几次，石块、木片，还有坚硬的泥巴路刺得她脚丫子发痛，她必须坐下来休息一两回，好把鞋子里的泥沙、石块倒出来。

此外，她也开始觉得肚子饿了，她心想，自己真疏忽，没有准备一点儿吃的在身边，要不然，在经过厨房的时候也可以先吃点儿东西。

昨天晚上，她的心情实在太激动了，所以晚餐时几乎没有碰一点儿吃的东西，而今经过一番长途奔波之后，她开始觉得饥肠辘辘了。

她心想，不知是否能在村子里的小店买到一些圆面包或其他吃的东西，她记得好象听别人说过，旅客是可以在酒馆里买到面包和乳酪的。

她又告诉自己，现在仍然距离克莱瑞太近，虽然她穿得很朴素，但只要走在村镇上仍然会成为乡下人好奇的目标，等到她父亲或家人间起时，她的行踪岂不就暴露无遗了？

因此，她决定暂时不去想食物的事，并且还加快了脚步，如此一来，她觉得手上的包袱有如千斤重，手臂的斗篷也变得烫手起来。

她解开头上的纱巾，因为这个时候的太阳不太强，她不致于会中暑。以往达森小姐老是叮咛她别让太阳晒着了。

她穿过一个小森林，森林里非常荫凉。由于两三天前曾经下了一场雨，因此曲折的小径上显得泥泞又潮湿，嘉莉塔发现她的鞋子都打湿了。

接着，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大片草原，她望见了教堂的尖顶，以及环绕在教堂附近的屋顶。

她认得那一个村庄，而且知道自己正朝着北边的方向前进无误。

为了怕被别人看见，她还是绕道走小路。

偶尔，她看见有些人在远处的田里工作，她就加快脚步免得被他们发现。

幸运的是她没有碰到任何一个和她搭讪的人。

她坚毅地继续往前走。现在，太阳似乎愈来愈大了，她不仅感到饥饿，同时口也干渴得不得了。

“早晚我得停下来休息一下啊！”她想。

她横过大马路，然后爬上几级土阶来到一大片草地上；草地的一旁，有一群绵羊正默默地吃着青草。

嘉莉塔穿过草地中央，走到一处可以望见树林的地方。

“等我走到树荫下，”她对自己说：“我要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会儿，然后我再继续赶路找东西吃。”

当她正穿越草地的一半时，猛一回头，她看见一辆马车正沿着大马路驶过来。

她的心恐惧地跳了一下，心想可能是父亲追来了，不过幸好马车开了过去未曾停下来。片刻，当她又回头望了一眼时，只看见一个男人骑在一匹马上，似乎正朝着她的方向望过来。

她告诉自己，这只是她的幻觉罢了。实际上，当她又回头张望时，那个人已经勒转马头朝原路回去了。

现在距离树林的安全处不远了，嘉莉塔鼓起勇气飞也似的奔跑起来。

就在快跑到树林子的时候，她听见身后响起了一阵杂沓的马蹄声，不禁回过头去望了一眼。

没错，马儿正朝着她赶过来，她一害怕便把斗篷掉到地上，然后疯狂地往树林里奔去。

她跑了不到几码路远，就听到马匹正停在她身后，接着，一记马鞭“呼”的一声抽在她的肩膀上。

她恐惧地叫了一声，就跌倒在草地上。

当她抬头注视着高高在上的父亲时，他脸上的表情告诉她，他正愤怒到了极点。

她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

“爬起来！”

这句话严厉得象一颗发射的子弹，嘉莉塔觉得双腿好象都不是自己的。她颤抖着站起身子，连小包袱都忘了拾起来。

“那个给我！”

她父亲指着地上的包袱命令地说，嘉莉塔顺从地拣起来送给她的父亲。

他接过包袱，打开看看里面放了一些什么东西。

他把钱和包着珠宝的手帕放进他外套的口袋里，然后鄙视地把包有睡衣和其他衣物的包袱摔在地上。

“走！”他命令说。

她抬起头来茫然地注视了他好一会儿。

就在她迟疑的当儿，他的马鞭又毫不留情地抽了她一下。她恐惧得象掉在陷阱中的野兽般尖叫起来。

之后，她迷迷糊糊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她父亲强迫她走在他面前，好几次，当她站不住脚或跌倒的时候，他就用马鞭抽她。

后来，她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力气再走路了，她楚楚可怜地哀求说：

“我走不动了！爸爸！我真的走不动了！”

“你走到这儿来你就得给我走回去！”他声色疾厉地说，然后再鞭打她直

到她站起身来。

当他们最后来到通往克莱瑞的大路上时，她疲倦得几乎脚都抬不起来，因此她父亲的马儿好象都静止不动了。

朦胧中，嘉莉塔望见远处的房子看起来模糊不清，好似海市蜃楼一般。

藉着一种超人的毅力，她终于走到了前门的台阶处。

当她爬上楼梯的时候，她求救地朝管家伯伯伸出手来，他就站在客厅的里边。不过，当他望了主人一眼，他知道自己没有帮助她的胆量。

李柏穆尔从马上跳下来，紧跟在嘉莉塔后面走进了大厅。

“到我的书房去！”

她几乎想不起来书房在哪一个方向。

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模模糊糊的，她觉得自己好似走在浓雾之中，不再有思考的能力，只是觉得抽在身上的鞭痕隐隐作痛。

一个仆人打开书房的大门，她步履踉跄地走了进去。

她走到屋子中央，然后伸出颤抖的手把额前的头发拂到脑后，因为她累得头发都披散下来。

她心想，自己该上楼去整理梳洗一番的，当她听到书房的门砰然一声关上时，不禁慢慢转过身去。

她的父亲正慢慢地朝她走来。

她望着那盛怒的脸孔，然后当她看到他手中握着细细长长的鞭子朝她落下时，不禁尖声叫了起来……

韦恩汉爵士一睁开眼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好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即将发生似的。

随即，他想起问题的症结在于他的婚姻。

他睡得很香很沉，因为他实在太疲倦了。

剩下的四天，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以致他几乎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

在他拜访李柏穆尔的第二天，他的律师一大早就带了结婚协议书和一大堆重建庄园的计划前来征求他的同意。

当他知道这些文件早就准备好的时候，不禁气得咬牙切齿。

条文列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似乎李柏穆尔是他家唯一的救命恩人。

想到自己必须倚靠一个陌生人来恢复祖先的产业，修复先人的房舍和肥沃先人的土地，他实在感到无法忍受。

现在，除了大方地接受既成的事实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总不能让律师和代书看出他心里的不悦呀！

提到装修庄园等建议，他知道这都是门面话。实际上，李柏穆尔仅仅把它恢复成第九代的韦恩汉爵士时候的模样。韦恩汉爵士九世是艾瓦力的祖父。

无疑的，穆尔先生早把庄园的里里外外调查得很清楚。

他所建议的每一房间的窗帘样式，几乎就是原来窗帘型式的翻版。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新的窗帘质地较好，价钱昂贵罢了。

每一件事情都是预先计划好的。

当韦恩汉爵士翻看一个接一个计划时，设计人就站在旁边一一地解说着，好几次他都几乎忍不住想要将它们撕个粉碎，然后大声抗议说他宁可住在旧屋子里，也不愿接受这种人的恩惠。

不过，由于平时的自制训练，他硕是把满腔的怒火压了下去。

相反的，他完全同意这些计划而没有作丝毫改动，然后他谦恭有礼地把律师和代书送到大门口。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动工？”在大门口他问他们。

“穆尔先生吩咐只要爵士您同意，礼拜四下午两点钟有六十个木匠、水泥匠、油漆工将到庄园里面来。”

韦恩汉爵士不禁紧张起来，因为这时候正是他在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的时候。

“他们会在草地上扎营或者就住在阁楼里！”一位设计师解释道：“他们会卖力地从早上做到晚上直到全部完工时为止。”

“谢了。”

他费力地挤出这么两个字来。

当他们的马车走远之后，韦恩汉爵士走回屋里凝视着空荡荡的大厅。墙壁上是雨水浸湿的痕迹，长长的落地窗上尽是破玻璃，从前挂人像和绣帷的地方，如今则是空空的一片。

于是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想把这一切都忘掉。不过他想到他得好好做个准备，因为不久他的动物就要运来了。一想到此，他的情绪才转好一点儿。

他打算将庄园的南边厢房留待最后才整理，因为那儿是艾比庄园主人的卧室。

那曾是他的祖父使用过的房间，它的对面是另外一间房子，同样的宽敞、豪华，是他祖母使用的。

数张宽阔有罩盖的床是非卖品，好几个世纪以来，它们就一直放在原来设计的地方。

家具剩下的为数不多，因为所有值钱的桌子、橱柜和椅子，长久以来就被他的伯父卖给李柏穆尔了。

不过由于从其他房间收集了许多剩余的家具，因此这两间卧室看起来还不会显得太空旷。韦恩汉爵士相信，即使他未来的妻子看了也不会认为它太寒酸的。

他不禁苦笑地想，让她吃点儿苦对她或许也有好处。

然后他又想到，假如她和他一样不得不在沙漠的帐篷里，或是偏僻乡村的草寮，甚至就在丛林的大树底下待上几夜时，她不知将何以自处。

他知道自己一直担心嘉莉塔可能会象她父亲一样，以致他一看到她就不太喜欢，如同对穆尔先生的感觉一样。

话又说回来，仅仅看到她那低垂的脑袋、白皙的前额、苗条的身材，又怎能判断她的好坏。

他告诉自己，假如她和她父亲一样想要控制他，或者用暴君的姿态把他压得扁扁的，那么，一开始他就要给她点颜色看，让她晓得谁是庄园的主人。

他接着又想，由于自己用了这个女人的钱，或许她便会成天唠叨个没停地尽找他麻烦，想到此，他就浑身不自在，有一股抑郁之情充塞于心中。

看来，只有劳动劳动身体，他才能强迫自己忘掉那些即将横亘于眼前的困难，或者集中精神来准备动物们的吃食。他们马上就要运到他身边了，动物才是他最大的安慰。

他走到村庄里，果不出他所料，许多他祖父时代就在庄园里工作的老

家人，不是被解雇就是离开了，因为他伯父付不出工资。

他们全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庄园工作，由于他十分希望旧人能回到他身边，韦恩汉爵士甚至连那些已经没有多大工作能力的老人也请了回去。

不过，他们之中的园丁管家却是老当益壮。而且手下更有好几个能干的年轻园丁。

那些年纪比较轻的人，其实在他孩提时代就待在庄园里了，他们也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庄园里来。

有一大堆人愿意回来帮他建围墙关狮子，另外还要建一个栅栏关印度豹。

他一一说明需要的材料，于是有些人被派到木料场买木头、有些人去买钉子，就在礼拜一的中午，大伙儿就开始动工了。

“艾瓦力先生，你为什么把这些野兽带回来呢？”一个名叫李蒙的老人问道，他过去曾任林务官。

“据我所知，他们不是野兽，”韦恩汉爵士回答：“那些狮子从小就跟在我身边，它们就和猫儿一样温顺；至于印度豹也被我训练得能够帮我打猎呢！”

“打猎？艾瓦力先生，这怎么可能呢？”

韦恩汉爵士微微一笑。

“在亚洲，好几百年以来，豹子就被当家禽给饲养着哪！”

老人很感兴趣地继续追问着。

“它们比世界上任何动物都跑得快，实际上，有人估计一只豹子比骏马跑得还要快两倍！”

每一个倾听的人全都露出惊讶的表情，韦恩汉爵士又耐着性子解释：

“大约一百年前，英国的贵族还使用印度豹和野豹来帮忙打猎，有许多图片上画的就有豹子跟在马儿后面狩猎的情形呢。”

韦恩汉爵士微笑了一下补充说：

“历史课本上告诉我们，远在忽必烈汗时代就有这种事发生。不过，我想我们现在若想让一头印度豹来帮忙马儿打猎，还得要好好训练一番才行。”

“话是不错！”李蒙说：“可是这些野兽到这儿来要猎什么呢？”

“野兔是最普通的猎物。当然，在它们的故乡，任何一种驯鹿或山羊都是最佳的果腹之物。”

在他说话的当儿，韦恩汉爵士一眼望见公园处有几只花鹿，他记得从前那儿有一大堆野动物的。

不少的母红鹿刚刚生了小鹿，小鹿们正踢着细长的小腿，努力地想站起来。

“希望你们不要让印度豹跳出来才好。”他说，“千万别忘了。它们能够爬上树梢和高高的围培，我们一定要盖得它们跳不出来才行。”

他一面教他们如何建栅栏，一面监督村子里的木匠为狮子建造平顶房子。

“它们习惯坐在房子顶上观赏外界的景象，”他对他们说：“任何野兽都喜欢观赏它周围的大地。”

他知道工人们一定都非常奇怪他如此关心和注意动物们的安全与需要。

那些栅栏全都非常宽敞，因此它们不会感到拘束。当韦恩汉爵士脱掉

外套和那些埋地桩的工人一块儿工作时，他们全都瞪着他。

只有年龄较老的，好比李蒙等人，却呵呵地笑了起来。

“爵士，您一点也没变啊！”他们之中一人说道：“您还是和小孩子时候一样。您总是乐意帮助别人，一点儿也不怕把手弄脏。”

“我希望自己也能尽点力。”韦恩汉爵士微笑地说。

后来，他在一间有百年历史的酒店招待大家喝啤酒和饮料时，他们全都为他欢呼起来。

不过，今天却没有许多他可以工作的机会，他沮丧地想，这么一来时间就过得太慢了，他只好无聊地等待进教堂的那一天了。

他以为婚礼决定得如此仓促一定不会有铺张的场面，谁知到了最后两天，他看到了别人送来的通知，才知道那里每一个有地位的人都被邀请来了。

通知上明显地写着欢迎他回来的句子，不过，他们却一点儿也不惊讶他要娶李柏的女儿。

韦恩汉爵士有一种感觉，他被别人操纵了，他身不由己地被迫往别人安排好的路上走去，计策设计得巧妙又霸道，令他没有一点儿挣脱的余地。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如此吃鳖过！”他恨恨地喃喃自语。

他父亲的仆人，现在仍然住在村子里，也回来服侍他了，何登更为他设计了结婚礼服，至于棉布领带则是托人火速从圣阿巴思郡买回来的。

韦恩汉爵士冷漠地注视着这些行头，耸耸肩，他又穿上旧衣服走下楼吃早餐。

小小的餐所里，只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和一个大餐具架，他决定在巴洛尼大厅整修的时候，就在这儿用餐。

椅子的颜色一点儿也不调和，有一张椅背还弄坏了，他心想，伯父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而没有把它卖给李柏穆尔吧！

餐桌上的桌布十分清洁，但却有好几处地方都有缝补过的痕迹，餐具也是东拼西凑的，自然也没有银盘装火腿蛋了。

侍候他的何登抱歉地说：

“爵士，很抱歉，每天都只是这几样菜，不过下午马匹就会运来了，马夫明天就会去选购我们需要的东西。”

韦恩爵士没有回答。

早先他来的岳父就告诉过他，克莱瑞马厩里的一群马将运到庄园里来供他使用，直到他有能力自个儿买马为止。

虽然他可以先向别人借贷，不过自尊心却不容许他开口。

“这正是我喜欢吃的，谢谢你，何登。”他礼貌地说。

“爵士，我有一个感觉，你等候中的动物随时都会运到呢。”

韦恩汉爵士诧异地坐直身子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比尔，他是一个樵夫的儿子，几分钟前曾到厨房来对我说，村子里有三部大货车正在询问往庄园的路该怎么走。”

“它们来了，何登，真是太好了！”韦恩汉爵士高兴地大叫。

他把自己盘中最后一片火腿吃完，然后从桌边站起来飞快地朝屋前走去。

从屋前他可以望见湖泊尽头的石桥，石桥的另一端是老橡树夹道的大马路，马路旁则是碧绿如茵的草原。

他等候了几秒钟，终于瞧见了四匹运货马儿拖着一辆敞篷马车，在一个大铁笼中，他瞥见了心爱的动物。

“它们来了，何登！”他掩不住心中的兴奋嚷道。

当韦恩汉爵士坐在克莱瑞餐厅新娘子的身边时，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冷漠。

在教堂仪式举行之后，一大群贺客在他眼中看来，似乎尽是陌生的脸孔和好奇的眼光，不过当他再一搜寻，他发现实际上其中有许多是他的老朋友，只不过在国外多年几乎都快忘了。

他一看到他们，就把自己的痛苦全抛到脑后。他们亲切地谈到他父亲、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真高兴你回到艾比来，”几乎每一个向他致贺的人都这么说，韦恩汉爵士则以热情的握手回报他们。

吃结婚早点时，自然早点准备得相当丰盛，韦恩汉爵士意识到自己仍然没有机会和他的新娘子说一句话。

在教堂里，当她的父亲挽着她走上通道时，她的头上不仅罩着面纱，同时一如他初次见到她时一样，把头垂得低低的。

当他握住她的手套上戒指时，虽然外面天气暖和阳光普照，她的手却冷得和冰一样，他的心中不免微微一动。

他自己则觉得热不可当，因为整个早上他都忙着把动物们赶进笼子里，然后才匆匆忙忙地换了衣服准时赶到教堂里来。

很幸运的，他想，在忙乱中何登居然没忘记帮他把领结系上，他希望自己看起来不会失去贵族的气派。

同时，他意识到自己这几天都在努力作工，他的指甲裂开了，手背上的皮肤也变得粗糙起来，大部分的贵族都会引以为耻呢。

不过，他最感安慰的就是，在这次的长程旅行当中，他的印度豹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仍然是活泼异常，甚至连他的母狮贝拉，虽然最近生了只小狮子，也没有受到特别的骚扰。

它们一看到他，全都高兴得手舞足蹈，鹦鹉也从小笼里放了出来。他在小笼子里放了灌木和羊齿植物，让它看起来有家的气氛。

养动物的乐趣已经使他忘了横亘于眼前的难题。

只有当他在婚礼仪式中复述神圣的誓言时，韦恩汉爵士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叛逆之意，因为他是被迫的。

他的叔父，艾敏斯特教堂的主教梅尔，为他们证婚，他似乎知道自己侄子的感受，当他们抵达克莱瑞庄园主持结婚宴时，他悄悄地跟他说：

“我非常以你为荣，艾瓦力，我敢说，假如你父亲在世的话，他一定也会以你为荣的。”

艾瓦力听了，忍不住微笑起来，不过，当李柏穆尔站起来提议为新郎新娘干杯时，他的笑容就冻结了。他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只是词中充满自夸，令韦恩汉爵士听了浑身不自在。

这些还只是次要的问题。当众人望着他转头和自己妻子说话的时候，她却以单音回答他，甚至，连眼皮也没有抬起过一次。

他心想，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哪？他怎能受得了她加给他的窝囊气啊？

不过，他又自我安慰地想，也许她太年轻太害羞了，也许，当他们单独在一块时，事情就好办了。

自然，他们没有任何交谈的机会。

仪式结束之后，他们花了两个钟头招呼宾客，当然免不了许多赞文缛节和俗套的致辞。

最后，当新郎新娘准备离开克莱瑞田庄返回艾比庄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钟光景了。

两家相距虽只有二里远，但是他们必须经过一些村镇，韦恩汉爵士惊讶地发现欢迎的仪式简直盛况空前，完全出乎他的想象之外。

不仅村道两旁竖立了欢迎的彩牌，一路上更是旗帜招展，同时克莱瑞整个居民都在村道旁列队向他们致意。在他们出现的一刹那，绿色的原野上响起了劈劈拍拍的鞭炮声。

韦恩汉爵士心想，不知他们是否得了他岳父的好处？

他觉得这种问题还是不问为妙，他停下马车，站起身来代表妻子向群众致意感谢。

群众给予他们热烈的欢呼和恳切的祝福。

在群众纷纷向他们抛掷花瓣和小米之后，他们再度登上等候的马车朝艾比庄园的大门驶去。

他们驶在夹道的林荫下，韦恩汉爵士望见远处的大厦灯火通明。

打从他回家的那一天开始，每当太阳落山之后，他看到的庄园尽是冷冷清清漆黑一片。而今，似乎每一扇窗户都洋溢着欢迎的光彩。

他先是吓了一跳，继而才想到，当他替嘉莉塔戴上戒指，使她成为他妻子的同一刹那，工人们也搬进庄园整修房舍了。

“不知道里面会不会很吵，”他说：“你父亲已经开始他修复的计划，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睡觉的南厢房装好了隔音设备。”

她没有回答，只是抬起头来朝庄园的方向望了一眼。

她仍然穿着结婚礼服，虽然头上的面纱已经掀到戴着钻石头饰的发后，不过脸颊两旁仍然有面纱落下来。

“我不晓得你以前有没有来过这儿？”韦恩汉爵士继续说：“我们家很古老，将来有空我会告诉你一些我的祖先们的历史故事。”

她似乎震动一下，虽然他希望能听到她的回答，不过直到马匹在庄园的大门口停住时，她仍然没有开口。

现在，不仅何登出来迎接他们，还有一群穿着韦家制服的仆人在门口恭候着。韦恩汉爵士心想，这一定又是他的伯父卖给李柏穆尔的杰作。

单是衣服上的盾形纽扣就很有价值，因为其中大部分是乔治一世时代的产品，不过他已经忘了戴着假发穿着制服的仆人看起来有多英挺多神气了。当然，管家的制服就更特出了。

一个仆从打开了马车的门，韦恩汉爵士跨了出来。

他伸手牵着嘉莉塔，他惊讶地感到她的手指在他手中冰冷地颤抖着。

第一次，他为她感到难过。因为这对她也是相当大的考验哪！

“欢迎您回来，爵士和夫人！”管家逢迎地说：“他们要我代表祝福爵士和夫人幸福愉快，百年合好。”

“谢谢各位。”韦恩汉爵士回答，一面私心希望他们不要再打扰他。

当他跨进大厅的时候，一大群仆人排成一行向他们握手道贺，他发现其中大部分是他自己雇用的人员，不禁稍稍松了一口气。

他曾经惊恐地想到，他的岳父不知是否会独断独行令他雇用的人没有

立脚的余地呢。

在他认识的男女当中，他们不但向他道贺，同时还唤起他对父亲母亲的记忆与怀念，他们同时向他数说他孩提时代的顽皮趣事。

当最后一个帮工的男孩握过手后，他们全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一位在他父亲时代就在他家工作的仆人领班说道，

“餐厅里有香槟，爵士，大厨子将为您和夫人准备丰富的餐点。”

“我们刚刚吃过饭，”韦恩汉爵士说：“不过来一杯香槟或许会很开胃的。”

其实在李柏穆尔家的结婚宴上，他不但吃饱也喝足了。因为穆尔家不但酒是陈年佳酿，食物更是山珍海味。只不过他觉得，假如自己拒绝了所有的点心，他的仆人一定会很失望的，因此他挽着嘉莉塔的手臂步向小小的餐厅。

当他碰到她的时候，他意识到她颤抖了一下，然后迅速地往旁边挪开了一步。

他楞了一下，不过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他们走进餐厅的时候，他心想，不知她是否注意到室内的餐具缺少摆设。

还好，桌上有两座明亮的烛台，他认得这是他们韦家珍藏的古董。

每一座烛台上熊熊地燃烧着六根蜡烛，他喜悦地注视着，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再看到它们。

他机械地举起仆人倒给他的香槟酒，朝站在身边的嘉莉塔扬了扬：

“欢迎加入艾比庄园！”他轻轻地说：“希望你在这里过得愉快。”

“谢……谢你。”

她声音细小得几乎听不见，然后浅浅地抿了一口香槟就把杯子放在桌上了。

韦恩汉爵士纳闷地想，在她放酒杯的时候，身子似乎晃动了一下。

“我想你可能疲倦了，”他怜悯地说：“现在休息似乎早了点儿，不过你一定乐于休息。今天我们两人都够累了。”

他本来打算待会儿告诉她一些动物的趣事；不过他刚一开口，她马上就朝门口走去。

管家为她打开房门，当她穿过大厅的时候，韦恩汉爵士问着：

“谁带夫人到她的卧室去？”

“威廉太太在楼上，爵士。”

“她会很称职的。”韦恩汉爵士说。

威廉太太曾经服侍过他的母亲，前些日子当他发现她仍然住在村子的时候，真是高兴异常，她告诉他六十岁就退休，实在很无聊。

“爵士，请让我回去，”她要求着：“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艾比庄园了，我从十二岁开始就到那儿工作了。”

“我最关心的就是，威廉太太，”韦恩汉爵士回答：“希望能把每一个人都请回庄园里来，假如可能的话，只要他和庄园的田地沾上一点儿关连，我都会把他们全请回来的。”

“这没问题，爵士，虽然大部分的老手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不过我会很快再训练起一批年轻的女孩，不知爵士您愿不愿意？”

“我非常乐意，威廉太太。”韦恩汉爵士回答说。

此刻，他想到威廉太太正是照顾他妻子的最佳人选，也许她可以帮助

嘉莉塔不再如此害羞。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李柏穆尔的女儿居然如此文静、如此柔弱。

室内只有他一个人，他信步走到窗边眺望窗外的景色，心中暗庆幸一天终于过去了，不过他隐约地感觉到新的问题也许即将开始。

公园远处，树林后面的落日异常绚丽，他决定到外面去看看他心爱的动物，不知它们在新的环境能不能适应呢。

他转身想朝门口走去，不过，当他瞥见地板上有一样东西闪闪发光时，不禁停了脚步。

他弯身将它拾起来，却发现原来是一颗非常名贵的钻石。

它一定是从嘉莉塔的头饰上掉下来的，他心想，要不然就是从她手腕或者胸前掉到地上。

他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它们，不过他想到，每当她移动的时候全身就闪闪发光，由此可见她相当富有呢。

在她换衣服的时候，可能会发现钻石不见而焦急万分，于是他决定先把它送到她手上让她安心，再去看他的宠物。

他穿过大厅爬上楼梯，然后走在长长、空旷的走廊上走廊从庄园的中央直通南面的厢房。

这段路相当长，韦恩汉爵士心想，假如屋子里装上了图画和家具，脏西席的地板上铺上了地毯，那么景现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南厢有一扇门完全和外界隔绝，他打开了门发现有一个小小的走廊，走廊上有两扇门，一扇通到他自己卧室，另一扇通往嘉莉塔的房间。

他敲敲后面一间房门，房门立刻应声而开，威廉太太出现在门口。

“爵士！”她一面微笑一面鞠躬说。

“晚安，威廉太太，我拣到夫人掉在地上的头饰，我想她一定很着急。”

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掌，威廉太太看到一颗大钻石在他手中闪耀着。

“爵士，一颗钻石哪！”

“不错！”韦恩汉爵士回答。

“等夫人回来上楼时我再还给她。”威廉太太一面说一面接过钻石：“我以为她和您在一块儿哪！”

“和我？”韦恩汉爵士惊讶地说。

“刚才你不是在楼梯口遇到她的吗？”

“是的，爵士。我领她到这个房间来，夫人就把头饰和面纱脱下来交给我。然后，她一句话也不说就离开了房间，我以为她又到楼下了！我以为……爵士……”

威廉太太停住了口。

“你以为如何？”韦恩汉爵士问道。

“当然也许我看错了，不过，刚才我望了；窗户外面一眼，我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穿过草地朝湖边走去。我还以为您带着夫人在散步呢。”

韦恩汉爵士静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

“我去找夫人，威廉太太，你先睡吧。不必等我们了。”

“您找得到她吗？爵士。”

“没有问题的，威廉太太！”

韦恩汉爵士转身穿过走廊，然后一把带上身后的门。

他匆匆走下长长的甬道，当他抵达楼梯口的地方，就开始奔跑起来。

第四章

韦恩汉爵士跑到湖边根本没看到嘉莉塔的影子。

即使天色漆黑他也很容易看到她的白色长袍，他心想，也许威廉太太看错了，可能她还待在屋子里某一个地方。

随即他在湖水远远的一端，也就是在湖泊的中央，看到了一个白白的东西。

他迅速跑过长满杂草的小径，于是他看到了一条小船；塔莉塔蜷曲在其中，双手抱着面颊。

他立刻明白了她在做什么。

小船正在漂流，而且缓缓地摇摇摆摆，无情地朝湖泊尽头的小瀑布地方漂过去，瀑布的下方正有一个可怕的漩涡。

他立刻脱下婚礼时穿的华丽紧身上装，飞快地跃入湖中，然后奋不顾身地朝着小船游过去。

他抓住了接近急流正在打转的小船，当他伸手抓住船板时，惊醒了船中的嘉莉塔。

她站直身子愤怒地瞪视着他。

他刚刚准备开口警告她，她尖叫了一声从船的另一边纵身跳入水中。

韦恩汉爵士花了几秒钟就游到船的另一边。他发现她的手脚在水中乱动，这才知道她根本不会游泳。

当他接近她的时候，她胡乱地朝他身上乱抓，他感觉得到瀑布顶上水流的强烈拉力，此刻他们两人都处于千钧一发之际。

他在万般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把嘉莉塔的头按入水中直到她不再挣扎为止，然后才奋力地朝岸上游去。

他游起来相当吃力，因为他必须一面紧紧拉住嘉莉塔，一面抗拒瀑布的强大吸力，因此简直费尽了他所有吃奶的力量。

有一刻他想自己恐怕不行了，两个人都会被急流冲到漩涡里头。

然后，凭籍一种超人的毅力，他终于游到了岸边，他左手划水，右手则拖着一动也不动的嘉莉塔。

最后，他气喘吁吁地把她拉出湖水拖到草地上。

他把她脸朝下平放在草地上，一等到他喘过气来之后，他开始有节奏地拉动她的四肢。

这方法是从前他从一位船长那儿学来的，那一次，他们的船在合恩角遇上暴风雨，两个人落海失踪，第三个人从海里救起来之后就是用这种法子救活的。

工作了一会儿，她开始发出呓语和呻吟，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继续为她施行了一会儿人工呼吸，然后才坐直身子把额前的湿发拂到脑后，把湿透的领结解下来。

当他跃入湖中的时候，把两只鞋子都弄丢了，不过他一点儿也不在意，他关心的是他那平躺在地上、浑身湿透的妻子。

她仍然脸朝下地躺在地上，现在他站起身来把两手放在她的臂膀下，然后把她的两手往脚跟的方向拉。

“只要你换上乾的衣服就会好一点儿。”他一边做一边说道。

当他说话的当儿，她转过头来似乎象在注视着他，然后发出了一声一半似呻吟、一半似哭泣的声音。

他意识到她又昏迷了，于是他将她抱在臂弯里朝庄园走去。

他一面往家里走去一面望见原本灯火通明的窗户一个一个地慢慢熄掉了，仆人们都已经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准备休息了。

幸好如此，他心想。

四周没有碰到任何人，他不必多费唇舌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十分清楚韦思汉夫人在新婚之进企图自杀的消息假如传了出去，那就象野火燎原一般，不到片刻工夫就会传遍整个乡村和整个郡内。

他心想，当他告诉威廉夫人不用等他们回来时似乎就预感到会发生某些事情，此刻抱着嘉莉塔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久迟钝啊。

他早就该想到原先她的害羞实际上是恐惧呢。

他应该比别人更清楚，因为他常常和野兽待在一起，应该比较容易懂得恐惧的征象。

她那冰凉的小手，她那在他手中颤抖的手指，当他碰到她时她的躲闪，以及他对他的畏缩，即使一个缺乏经验的男人也会懂得她的感受的。

嘉莉塔很轻巧，要不了多久时间他就走到家门口了。

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他怀中，他想，这对她倒是件好事。

他记得有一个房间的锁是损坏的，因此他把嘉莉塔放在草地上，一探手拉开了推窗。

他跳进房中，然后走到隔壁的大厅打开了一扇落地窗户。

他知道在夜晚这个时候，唯一可能遇到的只有值夜的仆人或是在大厅工作的工人。

走上楼梯之后，他安全地来到南厢。

他抱着嘉莉塔，费力地打开外面的一扇门，然后再拧开她卧室的门。

威廉太太在床边留着一盏点燃的蜡烛，于是整个房间都沉浸在柔和的金色光辉中，自然也遮蔽了简陋的家具和磨损的窗帘。

韦恩汉爵士把嘉莉塔放在壁炉前的地毯上，然后拿了两条柔软的毛巾走到她跟前。

籍着蜡烛柔和的光辉他仔细地打量着她。

她的脸色和她身上的礼服一般的苍白，她的头发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长，直直地湿湿地披在肩旁。

原本华丽昂贵的长裙，如今就象一堆压皱的破布，衣服上沾满了湖水中的杂草和草地上的草屑。

她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他不晓得她是仍然在昏迷中，还是因为不愿再度面对现实而自愿昏睡不醒？

不管怎样，他对自己说，他必须把她的湿衣裳换掉，否则她会得肺炎的。

于是他用毛巾温柔地磨擦她的头发，然而他自己衬衣上的水滴却把她的衣服打得更湿。

他烦躁地把上衣脱了，然后光着上身把嘉莉塔的脸和头发擦干，接着

再把她翻转过来脱掉她的礼服。

他一面解纽扣一面微笑地心想，从前自个儿曾经为许多女人脱过衣服，不过从来没有一个是浑身湿透昏迷不醒的。

纽扣一下子就解开了，当他将衣服退下她的肩膀时，他因为惊恐过度而楞住了。

起先他以为是自己的眼睛看花了，当他贴近看个清楚，她的背上竟是一条又一条的鞭痕，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人如此残酷地被鞭打过。

鞭痕一条又一条地交错着，有些因为和衣服摩擦如今都渗出血来了。有些地方则结了疤，由此他判断她在前几天就受到了毒打。

他发现从她的肩膀到她的膝盖尽是伤痕，他知道即使用毛巾轻轻地擦拭也会令伤痛加剧。

于是他把两块干毛毯铺在床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抱到毛毯上，再在她身上盖上毛毯、被子。

当他忙完了这一切，就站在床边低头凝视着她，他发现自己仍然不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景象竟然会是真的。

嘉莉塔恐惧地低喊了一声，一个声音轻柔地在她耳畔响起：

“不要紧了，你现在安全了。”

她睁开了眼睛，藉着烛光望见一个男人坐在床边望着她，她不禁发出一声模糊的呼喊。

同时，她费力地往后挪动身子，鞭挞的伤痕令她痛苦地尖叫起来。

“你不用害怕，”韦恩汉爵士说：“你最好先把这杯酒喝了。”

他一手托住她后脑，一手把杯子递到她唇边。

他才一碰到她，就令她颤抖不已，因此她的牙齿碰得杯子格格地响，不过他轻轻地把杯子举高一点儿，于是她只好身不由己地把酒吞入口中。

白兰地的热力似乎贯穿了她全身，虽然她不喜欢它的味道，不过她觉得自己的脑袋似乎不再那么昏昏沉沉了。现在她不仅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同时知道谁待在她身边。

“把酒全都喝掉。”韦恩汉爵士说，由于嘉莉塔一向习惯服从命令，因此她依言把酒都喝光了。

当她把酒喝光之后，他才将她的头放回枕头上。

然后他坐在床垫上注视着她，而她则瞪着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这么大声他一定都听到了。

凝视着她，韦恩汉爵士心想，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人的眼睛流露如此生动的恐惧。

实际上，她的眼睛在她那白皙的小脸上显得特别突出。

她看起来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此刻她的头发已经干了，温暖的烛光更平添了它的美丽色泽，她那长长的漆黑睫毛在白皙的脸蛋上显得分外迷人。

此刻，虽然他并不关心他妻子的外表，然而她的美是如此惊人，简直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

她仍然颤抖着，他看得出来她并非由于怕冷而发抖。

他已经把壁炉里的火点了起来，室内相当暖和，然而当嘉莉塔的手在毛毯下移到胸前时，觉得仍然万分冰冷。

当她碰到自己的身体她才知道自己是赤裸的。

她的眼睛似乎睁得更大了，然后她用一种蚊子般的声音问道：

“你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的？”

“我把你从漩涡的边缘救了回来，”韦恩汉爵士平静地说：“也许你不清楚，不过就在湖泊的尽头处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漩涡，那儿淹死过好几个人。”

他特别加重语气向她强调漩涡的危险，不过从她那眨动的眼睛他看得出来，其实她根本不了解漩涡是危险的。

“你现在这么年轻不能死，”他说：“此外，现在你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他特别强调“现在”，希望她能了解他的意思，过了一会儿他才问道：

“为什么你父亲会打你？”

他以为她不会回答他。然后她才细声细气地说：

“假如我告诉你……你会生气的。”

韦恩汉爵士望着她微笑。

“我向你保证现在或任何时候我都不会跟你生气。”

“你一定会……生气……当你知道我的立场之后。”

他很惊讶，她居然能洞悉他的心意。

然后他告诉自己她是非常敏感的，他想自己没有必要在她面前提起她父亲。

“假如说，今天下午我在生气，我告诉你我不是和你生气。不管你现在告诉我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她把眼光调往别处，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我……我不想……嫁给你。”

“这一点我了解，”韦恩汉爵士说：“我向你保证，嘉莉塔，在我们结婚之前没有机会互相认识并不是我的错。”

“爸爸……不准……是吗？”

他点点头。

“他不准。”

“那你怎么……不让我……死呢。”

“因为你还年轻，生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在未来的岁月当中，你将发现许多新奇有趣的冒险，错过了不是很可惜吗？”

“我……我是……你的妻子。”

“这件事如此可怕吗？”

他望见她脸上出现了一种表情，他只能将它解释为恐惧。

“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你所听到的有关我的评语如何？”他问道。

她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是不是把我和吉瓦西看成同一类的人了？”

他知道这正是最好的解释，而嘉莉塔脸上的表情告诉他。自己的推测没有错。

“我的堂哥，”他谨慎地说，“我一向不喜欢他，同时他的行为我也不表赞同；也许我有许多缺点，嘉莉塔，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的，不过实际上我和吉瓦西的个性完全不一样。”

他试图扭转她的现念，不过恐惧和害怕的表情仍然停留在她脸上，过了一会儿他以一种近乎严厉的声音问道：

“吉瓦西对你做了些什么事？”

“不是……对我，”她喃喃地说：“而是对贝茜……和小玛丽。”

她知道他并不认识她们，过了一会从她仍然以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密说道：

“贝茜投到……漩涡里自杀了。”

“那么小玛丽呢？”

虽然他无意探究吉瓦西的隐私，韦恩汉爵士知道他必须找出使嘉莉塔心生恐惧的原因。

“玛丽只有……十一岁……她后来发疯了！”

她话一出口就胆怯地叫了一声。

“你……生气了……我就知道你会……生气的！”

“我不是和你生气；”韦恩汉爵士迅速地说：“我是和我那坏事做尽的堂哥生气，自然你听到他的流言心理就会受到影响了。”

“爸爸……不晓得我……我听说过这种事情，”嘉莉塔解释说：“可……可是我知道自己绝不能嫁给他……然而……一个人要自杀也……也很困难呢。”

“这就是你父亲鞭打你的原因？”

“不不……我……离家出走了，”她解释说：“我想跑到别的地方藏起来……可是……他骑着马从后面追来……他总是独断独行……他一心……想要我成为书思汉夫人。”

“现在你已经是了，你一点儿也不用怕我！”

她的眼光停留在他脸上；他看得出来她已不象先前那么。害怕了。

只是她的眼光仍然是小心翼翼的，就好象她是他极欲捕捉的野兽，他那过分的友善似乎是个陷阱似的。

“我们今天都累了，”书思汉爵士说：“今天早上我有事忙了一上午，明天我再带你去看它们。你今天一定也累了。”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

“假如晚上你一个人睡，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不再逃跑，明天我再来看你？”

“你……你打算……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

韦恩汉爵士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她担心他的答案，然后她还是勉强地问了。

“我就睡在隔壁；”他回答说：“在我们两个房间当中有一扇门。假如晚上你觉得害怕，或者觉得不好服，你只要叫一声我就会马上赶过来！此外，我想我们两个人都需要清静一下。”

她似乎考虑了一下然后说：

“你难道……不愿意……娶我？”

“我不想和任何人结婚，”韦恩汉爵士坦白地说：“尤其是一个在婚前不准和她说话，直到套上结婚戒指才能交谈的人。”

“爸爸……强迫你……和我结婚？”

“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原因吗？”韦恩汉爵士问道。

嘉莉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是不是因为……你想要把阿拉丁洞穴的东西要回去？”

她看见他的脸上闪过惊异的神色，于是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说，所有曾经属于……艾比庄园的东西爸爸把它们保藏在

家里的贮藏室中。我想……虽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伯父把它们卖给我爸爸了。”

“我伯父不仅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掉了，”韦恩汉爵士回答说：“他还向你父亲借了一大笔钱，我堂哥吉瓦西也是如此。”

“这么说，你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你还是韦恩汉爵士哪？”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经纬。”

“现在我有点儿……懂了，”她说：“我曾经考虑了好久，我猜也许这就是原因，可是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要……嫁给你。”

她的脸上飞上一片红晕，然后很快地加了一句：

“当然，我知道爸爸……对我的期望。”

“我想我们两个人最好把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忘掉，我们能不能尝试成为好夫妻呢？”

“可……可是你……不喜欢……我成为你的妻子。”

“你一定也不喜欢我成为你的丈夫。”

“不……这倒是真的……”

“我不会投到漩涡里自尽，也不会从庄园的塔顶跳下来，”韦恩汉爵士说：“我对未来还有许多美好的计划。此外，即使你不想念我，贝拉和艾佳斯、史库比和米娜也会想念我的。”

“他们……是谁？”

他又笑了起来。

“有商位是非常迷人的女士，”他回答说，“不过你不用担心她们会和你竞争。米娜是一只印度豹，贝拉是一只母狮子。”

嘉莉塔惊异地睁大了眼睛。

“你是说……它们就在这儿……就在庄园里？”

“它们就在公园里，我今天早上所以这么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在我进教堂之前几个钟头才运来。我从非洲回来的时候，把它们一块儿运了回来。”

“它们不……危险吗？”

“一点儿也不！我从小一手把它们带大。明天我介绍它们和你认识；你将了解我是如何把它们视为家庭的一份子，它们对我又是如何的重要。”

“我有一次在伦敦塔看过狮子和老虎，”嘉莉塔说：“它们被关在小笼子里，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快乐的样子。”

“我的狮子被关在公园里的大铁笼里，”韦恩汉爵士说，“自然这和从丛林里的舒适环境大不相同，不过我想它们定很愉快，因为它们和我在一块儿呀！”

“真奇怪……你把狮子和印度豹当成宠物……”

“在我之前就有许多人把它们当成宠物了，”韦恩汉爵士微笑说：“明天我再详细告诉你，嘉莉塔，我要你现在去睡觉，你要答应我明天早晨你仍然待在这儿。”

“好……，我答应。”

她很快地回答，他知道她是真心的。

“我不是告诉过你有许多有趣、刺激的事情等待我们去发掘吗？同时，我们可以利用机会彼此了解。”

韦恩汉爵士注视着她的眼睛说，

“嘉莉塔，虽然我们的结合诚如别人所说是‘错误的开始’，我却真心的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你是指……朋友？我从来没有一个……朋友……”

“我是诚心诚意的，”他回答说：“你说，对于壁炉前的湿地毯和湿透的结婚礼服，我们可有什么好的借口？”

嘉莉塔从枕头上稍稍抬起身来注视着它，同时皱了一下眉头。韦恩汉爵士知道这是由于她背痛的关系。

他想自己还是不要再提为妙，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们……能不能说晚上我看不清掉到湖泊里面……”而你把我救了起来？”

“我想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而且威廉太太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她看见你在花园里。”

“我可以说你到公园里看狮子而我到那边找你……”

“这么说更合理了，”韦恩汉爵士同意，“假如你把事情解释得合情合理，就不会有闲言闲语发生，我们两人都不喜欢谣言的，是吗？”

“我忘了我的所作所为会引起……你的不便，”嘉莉塔说：“我……我很抱歉。”

“还好我们没有被别人发现，”韦恩汉爵士回答说：“现在我要处理我的湿衣物了。我真担心我的、外套礼服报销了。”

她本想再道歉的，不过看看他的眼睛正一眨一眨的，满脸堆满了微笑因而作罢。

“没关系的，”他补充说：“因为我不想再结婚。一次就足够了！”

嘉莉塔柔弱地勉强一笑。

他从床边站起身来，静悄悄地移动免得吓了她。

“晚安，嘉莉塔，”他低沉的声音说道：“别忘了，假如你需要任何东西只要叫我一声就行了。”

他走到壁炉边把木头加入炉火中，他知道她一直望着自己。然后他转过身把他们两个房间之间的暗门打开。

“好好睡。”他说完之后就离开了。

嘉莉塔静静躺了好一会儿，倾听他在邻室内走动的声音。最后他一定吹熄了蜡烛，因为他的房间内一片漆黑，于是她也转身把床边的蜡烛吹熄了。

当她坐起身来，每一转身背就痛得不得了，同时意识到自己是赤裸的。

当她想到是谁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之后，不禁又脸红起来！她几乎不敢相信居然是一个男人把她的衣服脱光看见了她背上的鞭痕。

她想到自己的身子被别人看到，觉得真是羞得无地自容，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自己藏起来永远不要再看到韦恩汉爵士。

然后她敏感地告诉自己，他绝不会把她看成女人的。

他居然和自己一样有不愿意结婚的念头。

当初她怀着恐惧的心情遵照父亲的命令嫁给他，她从来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直到刚才她才对他有了新的看法。

由于听到吉瓦西的传言，使得她以为所有贵族子弟都一样，只要看到他自己中意的女人，不管对方的家世如何，就盲目地爱上了。

嘉莉塔非常纯洁，直到现在关于男人的嗜好、感情，她还是从爱玛那儿听来的。

不过，从书本上她知道男人和女人在一块儿会生小孩，她认为这种事非常亲密，十分隐秘，假如要她和吉瓦西韦尼做这种事，那是多么可怕呀！

不过韦恩汉爵士不一样，很不一样，他不是说过他希望他们成为朋友吗？

“我就是希望他这个样子。”她心想。

虽然她已经吹熄了蜡烛，不过室内仍然有壁炉的火光，因而不会显得太黑暗。

“我不用再害怕了，”她告诉自己：“假如害怕，我只要叫一声他就会过来了。”

她沉思了好一会儿，最后她认为自己实在没有必要再怕他。

实在说，他长得相当高大，不过她研究过他的脸庞，她知道从他的言行举止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我是他的妻子……我已经……结婚了。”她悄悄地自言自语着。

和往日他父亲提到“结婚”的字眼时候一样，而今想起，她又不禁微微颤抖起来。

不过此刻，在一室火光的室内，并没有象她预期中的那么可怕呢。

“明天他会带我去看他的狮子。”她心想，直到睡着之后她还梦见它们哩。

“只要静静地站在我身边，”韦恩汉爵士说：“不要显出惊慌的样子，它们就会慢慢习惯你了。”

他把通往狮子园的大门打开了，虽然嘉莉塔的心中七上八下，她还是勇敢地走了进去，免得让韦恩汉爵士看出她心里害怕。

他们一出现，艾佳斯就远从笼子的另一端扑了过来。

“它不会伤害你的。”韦恩汉爵士说，显然，艾佳斯除了对他的主人之外，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

它用后脚站起来，然后把前爪搁在韦恩汉爵士的肩膀上，他热情地拍打它，用手抚摸它的鬃毛，然后说：

“坐下，艾佳斯！”

狮子顺从地依言坐下。然后他对嘉莉塔说：

“把你的手伸出来。”

虽然她心中仍然不免有点儿害怕，她还是听从了他。

“艾佳斯，她是你的朋友，”韦恩汉爵士说：“而且是我们很重要的朋友。”

就象听懂他的话似的，狮子注视着嘉莉塔，然后舔舔她的手。它的舌头在她柔软的手中显得异常粗糙。

“现在你们认得了，”韦恩汉爵士说：“你可以拍拍它就象拍一条狗似的。”

“我从来没有养过狗。”

韦恩汉爵士扬起眉毛。

“为什么不养一只？”

“爸爸认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用功了，功课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她长长的睫毛眨了一下羞怯地望着他。

“我受过高深的教育，他们想训练我成为一个……有名……望的女人。”

“现在你不是得到了一个头衔？”

“我发现我对狮子的常识少得可怜，真该打。”她突然冒出一句俏皮话来，

令他惊讶不已。

“这种情形可以补救。我想你现在还不能和贝拉见面，因为它刚刚生了小狮子，它们是在旅途中出生的，它甚至连我都不准看它的小家伙。”

他眼睛凝视着远处栅栏那头的灌木丛，仿佛那只美丽的母狮就要从树丛中冒出来似的。

“你不出来和我说话吗，贝拉？”韦恩汉爵士问道。

母狮子慢慢地朝他走去，然后用身子亲热地摩擦他的腿。

嘉塔有点紧张地注视着艾佳斯，由于她不愿被人看出她的胆怯，就勉强地伸出手抚摸它的鬃毛。

它静静地接受她的抚摸，过了一会儿才朝着主人纵身一跃。

满身斑纹、弯曲尾巴的印度豹更是精灵无比。在韦恩汉爵士的指挥下，它们爬上一棵大树，然后以优雅的姿态跳上它们的平顶房屋。

米娜撒娇地缠在他身边，两只印度豹友善地接纳了嘉莉塔，因此她的恐惧心也随之大大地减少了。

她注视着它们的“家”四周筑有高高的围墙。

“当它们比较适应新环境之后，”韦恩汉爵士解释说，我们就把它们带到客厅里。

不过我又考虑到它们可能会吓着工人，真为难呢。”

“我敢说工人一向会害怕，”嘉莉塔说道：“你常常把它们放开来吗？”

“在非洲，它们一向跟着我到处跑，”韦恩汉爵士回答：“不过在这儿，假如把它们放齐来它们就会攻击鹿群的。攻击是它们的本性。它们从小到大一向如此，我猜它们一定觉得无趣——吃的食物竟然不劳而获。”

“它们很漂亮！”嘉莉塔衷心地赞美。

“对于古代的埃及人来说，它们象征勇气，”韦恩汉爵士解释说：“狮子象征王室与权威，古书上只有二则记载，说印度豹后来成为皇家的宠物。”

“谁有如此高的雅兴？”嘉莉塔问道。

“成吉思汗和查理曼大帝。”

“你倒是见多识广！”她微笑地说。

印度豹仰身躺在地上，因此嘉莉塔和韦恩汉爵士爱怜地为它们抓痒。

在他们为印度豹抓痒的时候，它们的整个身躯都颤动起来，并且大声地呼吸着，韦恩汉爵士解释说，这就是有名的豹子吼。

最后，米娜轻轻咬着他的耳朵，他对嘉莉塔说明这是一种极度友好的表示。

当它们和动物们说再见的时候，嘉莉塔瞥见印度豹眼中流露出抱怨的神色，因为它们又得被锁在笼子里不能陪伴它们敬爱的主人了。

橘子园里另有一座鹦鹉房，嘉莉塔看见五颜六色的美丽羽毛不禁兴奋地轻颤起来。

他们刚刚走进园中坐定，一只金刚鹦鹉就冷不防地飞到韦恩汉爵士的肩膀上。

“它长得真漂亮！”嘉莉塔注视着它那蓝红相间的羽毛说。

“你是个傻瓜！”鹦鹉粗鲁地说了一句，嘉莉塔忍不住笑了起来。

“它会说话呢！”

“它们和我在一块儿的时候，大部分都会说话，”韦恩汉爵士回答：“这个老家伙，它名叫何拉提，假如看到任何一个他顺眼的人它会乱讲话，它实

在很没有礼貌呢！”

他把何拉提从橘子园抱回大厅，将它放在大厅的栖柏木上。

“在这里它会更愉快，它喜欢人多的地方，更喜欢对仆人们发号施令。它会模仿我，或者管家的声音叫人，常常搅得那些年轻人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谁在发命令！”

“我现在就想听听它的声音。”嘉莉塔兴奋地说。

“那你要等到它把英文熟练了再说，”韦恩汉爵士说：“它在非洲叫的仆人是些黑人男孩，他们全都对它火得不得了！”

韦恩汉爵士注意到，当他们走进餐厅的时棱，嘉莉塔看起来比她从前所看到的都要活泼、愉快些。

在他们结婚的那一天，他把她留在床上，而且睡了一个安稳的觉，他知道自己决定是聪明的。

威廉太太和其他的人都相信她是为了寻找和狮子在一块儿的丈夫，因而不小心在黑暗中掉入湖泊中。

“我实在太笨了。”嘉莉塔说。

“您一定吓了一跳，夫人，”威廉太太回答说：“尤其是在新婚的晚上。”

虽然嘉莉塔还想参观许多事，然而第二天她却觉得两腿无力，同时她的背也痛得不得了。

她知道，自从自己获悉结婚的消息之后，整个心灵就一直为恐惧所缠绕。

这种想法日夜缠绕在她心头，甚至在她父亲鞭打她之前她就睡得很少了。

自从被他父亲鞭打之后，她就无法睡觉，因为她的背碰都不能碰一下。

达森小姐用了各种膏药和药水，可是却丝毫不起作用，因为疤痕不是变硬就是结疤了。

尤其令嘉莉塔不安的是，她的父亲不但对她发泄怒气，同时更对达森小姐发脾气。

“当我结婚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达茜？”她问道。

“在你婚礼结束之后，我打算立刻离开。”达森小姐回答。

“爸爸这么对你说吗？”

“他一定会在你结婚之前把我遣走的，不过他把你打得这么重，我想他可能担心你在结婚那一天会站不稳。”

“他把你解雇了？”嘉莉塔恐惧地问。

“他不仅把我解雇了，”达森小姐回答；“同时还扣了我这个月的薪水，而且还不肯给我介绍书。”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亲爱的，你知道不肯给我介绍信会有什么后果？我很难找到别的工作了。”

“爸爸怎么做事都这么不讲情义哪？”嘉莉塔哭泣着说。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她知道父亲一向喜欢独断独行，假如有人反对他，他就会暴跳如雷，加以报复。

突然她想到一个好主意。

“你不用担心介绍信，亲爱的达茜，”她惊喜地喊着：“我可以为你写一封！”

达森小姐不禁笑了起来，然后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

“你也可以呀——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她们彼此互相注视着，心理想着，这么一来就杉办法对付穆尔先生了。

“一等到我结婚之后，我就为你写一封最棒的介绍信。”嘉莉塔向她保证。

她一面吃午饭一面回想这些事情，当他们站起身来的时候，她以紧张的语调说：

“我……有件事情要请你……帮个忙。”

他等待着。

“可能你会……拒绝，”她说：“不过，假如可能……我能不能给我从前的家庭老师一点儿钱……一点就好了？”

她的眼睛恳求地注视着他：

“因为我……离家出走，爸爸把她解雇了，也不给她写介绍信，同时还扣押了她上个月的薪水呢！”

韦恩汉爵士紧紧闭着嘴唇；

他对李柏穆尔了解越多，就益加痛恨轻视他，因为他连亲生的嘉莉塔都下得了手，用马鞭那么狠毒地抽她，同时对一个没有犯错的下人也毫无情理地处罚她。

“你生气了！”嘉莉塔惊慌地说：“我……我很抱歉……要求你。我不是……有意让你生气。”

“我想和你谈谈，嘉莉塔。”韦恩汉爵士说。

他牵着她离开餐厅，因为这儿也许仆人会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他带她来到起居室，当他第一天回到庄园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和他的叔父谈天的。

此刻，它看起来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

从前被卖掉的家具现在又搬回来了，同时还罩上深红色的锦缎。

格子窗的上方也挂起许多韦家历代先人的画像，此外，还有许多古色古香的胡桃木和花梨木制的家具。

当韦恩汉爵士关上他们身后的门，他意识到嘉莉塔忧郁的大眼睛正一瞬不解地盯注在他的脸上。

“你坐下好了。”他说。

她顺从地依言坐下，他知道她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正是掩饰心中的不安。

“在我们结婚的头一天晚上，”他开口说：“我就对你说永远不用怕我。嘉莉塔，我要你记住，而且不论你对我说什么，对我要求什么，我永远不会对你生气。”

“你你……看起来……在生气。”

“我生气的原因，坦白地说，是我实在看不惯你父亲的许多作为，他太穷凶极恶。

嘉莉塔，我从前没有对你说过，不过，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不喜欢你父亲。”

“那么，我跟你……要钱，你没有……生气？”

“还有一件事我要你明白；”韦恩汉爵士说：“我现在在庄园里花的钱都是你的。

我知道在法律上我有绝对的权利，因为我是你的丈夫。不过你父亲为你安排了一个商业婚姻，我想这一点我们两人都不该忘记。”

嘉莉塔满脸迷惑的神色，于是他又说：

“我以自己的爵位头衔来交换你的金钱。”

他微笑了一下再补充：

“我个人以为这不是一件好交易，想想看，你们家太有钱了！不过你父亲很满意，因此我仔细地考虑之后，每一样和庄园有关的东西，都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一半是我的，一半是你的，嘉莉塔。”

现在他了解她相当聪明，反应灵敏。

当她了解他话中的含义，她的眼中露出新的光彩，而她那紧张、恐惧的表情也转而变为欢欣的神色。

“你说的是真的吗？”她问道。

“当然，我是真心的，”他回答，“我要你永远记住这件事情，尤其是关于金钱方面的事。别忘了。”

“那么可以送给达茜一点儿钱了？”

“你喜欢给多少就给多少。”

嘉莉塔注视着他，看看他是否在开玩笑，然后她迟疑的又问：

“一百镑……会不会太多？”

“我想两百镑好了，想想看她照顾了你这么多年，”韦恩汉爵士回答说：“假如你愿意，你可以把每一年为你服务的代价都算给她。”

“我想达茜收到两百镑会很高兴的，”嘉莉塔回答：“假如我给她更多的钱，她会不肯接受的。”

“假如她是这种人，我想她很可能会不接受。”韦恩汉爵士表示同意地说。

“我现在能不能……送去给她？”

他摆摆手；

“没有理由阻止你呀。”

“噢，你真好……我应怎么谢你呀？”

“你不必道谢。我刚刚已经解释过——那是你的钱。”

“许多难人和你的作风不一样。”

他知道此刻她又想起了吉瓦西，于是他严肃地回答：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至少我希望如此。”

那天晚上当他们吃过晚饭之后，何登走进来在韦恩汉爵士的耳边低语了一阵。

他注意倾听着，然后立刻站起身来。

“我有事先出去一下好吗？嘉莉塔。”他一边说一边走出餐厅。

她对他突然地离去感到有点困惑，同时私心希望他会约她一块儿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有工人需要他的帮助？或者工作出了什么差错？

有这么多的工作需要韦恩汉爵士的监督、指导，嘉莉塔心想，一天的时间对他来说，一定是不够用的。

那天下午，他们曾骑马到一处农庄巡视。他们发现新的屋顶已经盖好了，工人们正在忙碌地油漆门窗。

他们把房子盖得如此迷人，她真希望他们也能住在里面。

“我喜欢当一个农人的妻子。”当他们一块儿骑马回家时她说。

“那你就得努力工作了。”韦恩汉爵士微笑地说。

“我想，有工作比没有事做得好些，你每天工作忙碌，我想这就是你

这么愉快的原因。”

“你的观察力不错，”韦恩汉爵士回答：“我一生当中多半都在努力工作。我曾经遭遇最困难的工作就是牵着一群顽固的野牛在阿富汗境内爬上一座高山，那些牛硬是不肯爬山，一路上都是我们把它们推上去的。”

他微笑地继续回忆说：

“当时我还雇不少挑夫，他们相信在高山顶上住着食尸鬼和恶魔，会对爬山的人们施加报复，因而他们害怕得不得了。”

嘉莉塔如他所预期地笑了起来。

他觉得每当她笑一次，她眼中蕴藏的恐惧就减少千分。

虽然她开始信任他，但他无意中碰到她时，她仍会象受惊的兔子一般跳了起来，所有的不安忧虑全又回到了她眼中。

这和训练一个天性服从的小兽不同，他对自己说。这就好比把一只野兽从丛林中拖出来，要它适应陌生的人群一样。

嘉莉塔吃完了晚餐回到起居室，她心里纳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事情使韦恩汉爵士分不开身？她突然有一种失落和不安的感觉。

不知不觉地，她开始依赖他了，致使他一离开，她就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她偶尔瞥见镜中的自己，头一次，她想到不知他有没有发现自己很迷人。

不知道在男人的眼中，她是何等模样？

当然，她的眼睛很大，尤其是自己瘦削的脸庞一定使它们看起来显得更大。

她的皮肤白白净净的，头发以前虽然又干又粗，如今由于心情畅快，情绪平静，已显得光滑柔润无比。

“也许，他不喜欢皮肤白的人，”嘉莉塔思忖着：“长久以来，他不是待在东方就在非洲当然他喜欢黑头发的女人了。”

这种念头愈想愈伤心。当她仍然胡思乱想的时候，韦恩汉爵士走了进来。

他的腋下挟着一堆东西。她静静地等候他走到自己身边，然后抬眼注视着

他。他低头对她微笑。

“我带了一些工作来给你。”

嘉莉塔惊异地看见他臂中抱着一只小狮子。它比小猫大不了多少，只是头和身体似乎不成比例罢了。

她伸出双手，小狮子立即依偎在她身上，好象需要她保护的样子。

“何登正在冲奶粉，你可以喂它。”韦恩汉爵士说。

“可是贝拉？”嘉莉塔问道。

“你听我说，”他解释着：“母狮通常一次生四只小狮子。不可避免的，一只在生下后不久就死了，另外一只则营养不足，非常虚弱。因此我们往往看到一只母狮身边仅跟着两只小狮子。现在你手上的这一只就是因为太小了不会吃东：西，除非我们喂它，要不然它不久就会饿死的。”

嘉莉塔专心地倾听着。

“我训练丹恩专门负责照顾狮子，他说其他的小狮子尽把它往旁边推，它一整天都吃不到东西。”

“可怜的小东西！”嘉莉塔喃喃地说。

她抱紧小狮子，它则紧紧靠在她怀中，一面呜呜地鸣叫着。它双眼半开，看起来就象一个小小的绒毛球。

“我猜你一定乐意照顾它，”韦恩汉爵士说：“虽然这样你会相当辛苦，不过，你不是要我派一些工作给你做吗？”

当小狮子喝完她手中的热牛奶之后，就沉沉地睡着了。嘉莉塔心想，这倒是一件很愉快的差事。

“今晚你要不要它陪你？”韦恩汉爵士问道。

“当然好了！”嘉莉塔立刻说。

“假如晚上它闹起来，”他说：“你就把手指放到它的嘴巴里，它就会安静地吸你的手指，然后你再拉铃要何登送一瓶牛奶来。你把他吵醒他不会生气的。”

“你要到哪里去？”当他朝门口走去时，她问。

“去看看贝拉，”他回答说：“我想，虽然艾佳斯陪在它身边，有时候它也会需要我的。”

他开玩笑地说。当他离开之后，嘉莉塔突然觉得自己也很需要他。

第五章

韦恩汉爵士注视着起居室内。

嘉莉塔正坐在地板上和波波戏耍。

经过几天的调养，它看起来和刚刚从狮子笼里抱出来的瘦弱模样完全不一样了。

嘉莉塔回头笑着说：

“今天早上我们好浪费。波波把我的一只手套咬坏了，撕毁了两双拖鞋，把床单弄破了一个大洞，威廉太太气得不得了。”

韦恩汉爵士笑了起来。

“你应该给它牢固点的玩具。”

“那它们必须是由花岗石造成的。”

“我要带一个农夫到榆树农场去，”韦恩汉爵士说；“等我回来我们带印度豹去散步。”

嘉莉塔的脸上洋溢着光彩。

“我好喜欢，链子今天早上运来了，我当时就想：可以牵着豹子出去玩了。”

“好极了！”韦恩汉爵士回答，“我马上回来。”

他带上门出去了。嘉莉塔抱起小狮子紧紧地偎在脸颊上，它身上散发出牛奶的香味，她没有想到自己会爱上一个小动物。

她自己从来没有养过小动物，而波波处处依赖她，令她觉得拥有一只小动物实在是奇妙的事。

同时她也爱上了印度豹。

韦恩汉爵士一直担心它们缺乏运动，所以他想，当自己和嘉莉塔骑马

出去时，可以顺便牵着它们一块儿去散步。

印度豹一定得用链子拴起来，因为它们会追捕野鹿。

同时，不论它们接受多好的训练，它们也可能因为跑得太远而惊吓了
在田里工作的大人和小孩。

因此他和嘉莉塔打算用长链子牵着豹子散步。这么一来，即使它们
想要跑快，也得受到马儿的速度限制。

唯一困难的方法在于只要马儿放慢速度或者停下来，豹子就会咬脱绳
子逃跑了。

因此韦思汉爵士买了许多细铁链，他和嘉莉塔都迫不及待地想带豹子
出去兜风。

“这儿有好多好玩的事对不对？”嘉莉塔对波波说。

当他们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她习惯和它说话。

“好有趣，”她继续说：“房屋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长长的画廊现在是
我最向往的美妙地方。”

波波紧紧挨在她身边，好象在倾听她讲话。

“来，我们到外面透透新鲜的空气。让我们看看花园里有什么新鲜事。”

她牵着它来到大厅。当她朝前面走去时，她看见桌子上有一大碗胡萝
卜和苹果。

原来是韦恩汉爵士命人放在这儿的，因此，假如他们当中有人要到马
厩去，就可以顺便喂喂马。

“来，我们先到马厩去，波波，”嘉莉塔说：“我想去看看金费雪。”

金费雪是韦思汉爵士在两天前刚买下的一匹名驹，专门供她个人乘坐
的。

它是一匹黄棕色的马，长长的尾巴、飘垂的马鬃，嘉莉塔非常喜欢，
因为它是特别训练给女士骑用的，所以脾气很好，很容易驾驭。

她挑了几根胡萝卜，把波波挟在腋下，然后走到外面的阳光下。

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马厩了。当他们走到庭院时，发现没有出去运
动的马儿全都从栏内抬起头注视着她。

附近没有一个马童，因为在清晨这个时候，他们都牵着马到公园活动
去了。

嘉莉塔把波波放在草地上，一只手拍拍金费雪的背，另一只手则递胡
萝卜给它吃。

它似乎也认得了她，想到它是韦思汉爵士亲自为她挑选的马儿，她觉
得特别兴奋。

“我想买一大堆马儿，”他曾说：“不过我想应该先为你买一匹。”

“你会把我宠坏的！”她抗议地说。

“不会的，”他回答：“我晓得你从前没有被人宠过，我要弥补你过去所
受到的冷落。”

他这句话令她感到异常激动，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如此体贴
的话。

她父亲对她总是用命令的口吻，而且他给她的感觉一向是要利用她攀
附一门显赫的亲家，完全没有丝毫的情感可言。

她领悟到韦恩汉爵士有意要她分享他的每一样快乐。

每天，当他们巡视完庄园内的一切工作，他都会询问她的意见，同时

采纳她的见解。

这种事她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起初她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意见。

后来，当她了解他是真心要听她的意见时，她才害羞地说出自己的见解，然后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唯恐触怒了他。

每一次，她知道自己的意见获得他的同意之后，她就会有一种满足的感觉。

关于田庄，他也让她知道每天的作业和进展情形。

他唯一独个儿从事的作业，只是约谈申请重新翻修农场的佃农。

“当他们把妻子也带来的时候，我会让你和她们见面的，”韦恩汉爵士说：“否则还是我们男人单独商谈来得方便。”

“当然，”嘉莉塔表示同意：“而且我承认关于播种稻谷我是完全外行。”

“它们的学问才大哩，”韦恩汉爵士开玩笑地说。

她对他扮了一个鬼脸。

“假如你知道我花了无数的时间在功课上，以及倾听老师的无聊演说和在庞大的课业中挣扎，你就知道我的学术不精是可以原谅的。”

“谢天谢地，”他回答说：“我最怕聪明的女人了。”

“我也是小地方聪明，而你……”

她做了一个手势。

“我怎么样？”他好奇地问。

“你知道的事情都很重要，”她喃喃地说：“关于人——我认得的人不多——关于野兽、经营农场、整顿庄园，我全部一窍不通。”

“你真的有这种感觉？”他以低沉的声音问道。

“我从来没有如此愉快过。”

她看到他眼中的疑问，脸蛋不禁羞红了起来。

“我从来不知道，也没有想到，”她低低地说：“你和我所害怕的那一类人完全……不一样。”

她以紧张的语调说，他却轻松地回答她：

“你可以因此得到一个教训：不要对一个人轻下结论，”他说：“假如你曾经仔细读过童话故事，你就会知道，野兽往往是英俊王子的化身。”

说着说着他笑了起来。那天晚上，当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她告诉自己他是对的，因为她曾经将他想象成和他的堂兄一样，是头可怕的野兽。

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竟是那么温和体贴，因此，她对他的恐惧也就一天天地减少了。

她拍拍金费雪的颈子，它爱娇地摩擦着她，想索取更多的红萝卜吃。

“你真贪心！”她对它说：“你必须等到下午运动之后才能吃，到时候我会多给伤一点儿。”

她再拍拍它的头，然后弯下身子想抱起波波，却发现它不在了。

一抬眼，她望见它远在马厩的另一头。

“波波！”她呼唤着，然后跑向它。

它从她身边跑开，然后调皮地回头注视着她。

马厩的另一头是一大堆杂草，他们本来打算过一段时间再要园丁清理整齐的。

波波凭着天生的本能一溜烟地躲进长长的草丛中。

嘉莉塔几乎快要抓住它了，她看见它在莠草与苕麻之间穿梭，忽然，

一阵刺耳的劈拍声传了过来，接着波波恐惧地叫了一声就消失不见了。

嘉莉塔惊慌地向前走了几步，才看到了真相。

碎瓦砾当中，有一个圆形的木头盖子，盖子当中破了一个洞。

波波就是从这个洞口掉下去的。

她跪下身子拉开木头，木头下还盖着另一个大洞。

她把木头扔到一边，露出了一口井。

显然这口井已经废弃了很久，和庄园其他的东西一样，它的盖子已经残破不堪，好久没有修理了。

她弯身伏在井上，然后以颤抖的声音呼唤：

“波波！波波！”

她听到小狮子咆哮和哀鸣的声音。它没有死，更幸运的是，井里似乎没有多少水或者根本没有水。

她焦急地四下张望想要求救，然后望见砖墙边上放着一把梯子。

“不要紧的，波波，”她大声地说：“我马上下来救你了，别害怕。”

嘉莉塔并不怕爬梯子。

实际上，达森小姐以前常常指责她不该爬到高高的围墙上，在她还没有结婚之前，她就经常沿着克莱瑞厨房边的围墙爬上屋顶去看风景。

不过，她从没有爬到井底下过，但是她想，既然波波的声音听得这么清楚，井一定不会太深的。

于是她一脚踏上梯蹬，立刻朝井底慢慢地爬下去。

当她爬到约莫一半的时候，她忽然听到顶上传来一声巨大的爆裂声，她紧紧地抓住梯子，结果还是重心不稳地跌了下去。

在她掉下黑暗井底的一刹那，她发出一声恐怖的惊呼。然后她只觉得自己一直不停地往下掉、往下掉，然后什么也不知道了……

韦恩汉爵士心满意足地回到庄园，因为他刚刚雇用了一个佃农为他整理榆树农庄。

他是个苏格兰人，背景资料很好。韦恩汉爵士确信他就是他们需要的人，因为农庄荒废得太久了，实在需要一个能干的人手来整顿一番。

“你可以带太太来看看房屋，以便决定是否喜欢这项工作。”韦恩汉爵士提议说。

苏格兰人摇摇头。

“我太太一定会很高兴，主人，因为我们碰到您这么好的地主，同时还有好房子供我们居住。”

这种恭维话，韦恩汉爵士听了很受用。

他心想，假如能够再找到六个和这苏格兰人一样能干的佃农，那么韦家的田庄一定很快就能恢复旧观了。

他用二轮马车把苏格兰人送到榆树农庄，当他把绝绳递给守候在前门的马夫时说道：

“在十五分钟之内把金费雪和鲁福斯的鞍子套好，夫人和我在午餐之前要骑用。”

“好的，爵士。”

“顺便告诉丹思，我要带印度豹一块儿去。”

韦恩汉爵士走进屋内，当他把帽子和手套递给仆人时，不禁微笑地思付着，毕竟很少女人能在十五分钟内换好骑马装呢。

不过他清楚嘉莉塔的动作很快，实际上她从来没有让他等过。

他以为她在客厅，不过客厅却不见她的踪影，于是他回到客厅问一个仆役：

“你有没有看到夫人？”

“她大约在半个钟头之前出去了，爵士。”

“她可能在花园里。”韦恩汉爵士说。

花园里有许多工人在忙碌着，有的人在修剪草地，使它恢复往日的美观，有的则在砍伐长得又乱又高的灌木。

另外一半的人在种植盆栽，因为现在若要撒种，时间上显然是来不及了。

如此短暂的时间能有如此好的成绩，实在很令人满意，不过韦恩汉爵士知道仍然有许多地方有待建设。

他记得祖母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人永远争不过大自然。”

这话的确不错，他心想，等到明年春初，花园将成为艾比庄园的一大特色。

“你有没有看到夫人？”他问一个正在修剪灌木丛的人。

“没有，爵士，今天早上都没有看到。”

“她可能在马厩里。”韦恩汉爵士对自己说。

他早该想到，嘉莉塔会去喂她的金费雪。

很幸运的，他碰到有人告诉他，一匹名驹正待价而沽，当他几经周折买了回来之后，看到嘉莉塔眼中闪着兴奋的光彩，他的疲倦不禁一扫而空。

他一面往马厩走去，一面想着实在是波波改变了她。

他庆幸自己幸好是送了一只小动物给她照顾。在他们刚刚结婚之时，她的眼中所流露的恐惧如今已经消失了，他衷心祝祷她永远如此愉快。

他又想，而今嘉莉塔的背伤应该好多了。

现在，她可以轻轻松松地倚在沙发椅上，当初，她则显得很拘束。

最大的解脱因素在于这儿看不到李柏穆尔的影子，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韦恩汉爵士心想。将来他一定要让李柏穆尔知道他在庄园是不受欢迎的人物。

自然，他不可能禁止他来访，只是他的出现对嘉莉塔会有不良影响，因此他打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的光临。

韦恩汉爵士来到了马厩，这时候，一群马夫也骑着马儿远远赶了回来。

他淡然地望了他们一眼。

大部分的马儿都是他岳父借给他的，他打算一等到自己有能力兴建马厩，就把马儿还给他。

同时他需要利用马儿为他拉车，供嘉莉塔乘坐，以及供马夫传递消息。

此外，马儿可以拉货，运送家中需要的日用品、食物，以及输送工人每天需要的材料。

“打肿脸充胖子是没有用的。”韦恩汉爵士自言自语着。

他想，当有一天马厩里的马全都属于嘉莉塔和自己的时候，该有多美好啊！

一位下马的马夫立刻朝他这边赶来。

“早安，爵士。有没有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

“我想夫人一定在这儿，”韦恩汉爵士回答：“我已经通知他们把金费雪和鲁福斯准备好，我和夫人要出去。”

马夫朝马厩内望了一下。

“它们都准备好马鞍了，爵士。”

“那么，也许夫人和她的马儿在一块儿。”韦恩汉爵士说。

然而他却哪儿也找不着嘉莉塔的影子，他查遍了每一间，厩房，都找不着她。于是他急转回屋里。

他猜想，嘉莉塔会不会去看工人的工作情形呢？不过这又不象她平日的作风，她总是等他回来，两人再一块儿骑马出去兜风。

没有一个人看到她的影子，他找过画廊和图书室，也找遍了椅子园，他甚至到兽栏去看看她是否在和狮子或印度豹谈天。

丹思正在为印度豹套项圈、挂铁链。

它们兴奋地纵身扑向主人，韦恩汉爵士立刻说：

“我现在不想带它们出去，丹思，我正在找夫人。”

“爵士，她今天早上没到这儿来。”

当他走回屋里的时候，韦恩汉爵士开始担心起来。

难道说，嘉莉塔又逃跑了？

他不相信她会做这种事，因为他确信当她说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象在庄园里这么愉快时，她是真心实意的。

那么，她到底上哪儿去了？

她一定有非比寻常的理由。

他相信，假如她因一时的冲动想要逃饱，她不会带波波一道走的。

“他们两个一定出事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也不可能因为被关在房子里而逃不出来。

庄园里的每一间房间几乎都需要配新锁和钥匙了。

他再度走向马厩，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嘉莉塔就是在这儿失踪的。

金费雪和鲁福斯现在都上好了马鞍在院子中等着，马夫和马童则围绕在四周谈天。

韦恩汉爵士知道他们在讨论嘉莉塔神秘失踪的事。

当他朝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突然静默无声，有几个人立刻散开，唯恐他责备他们工作不力。

这时候，他注意到马夫们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矮小的白痴男孩。

有一个马夫经过他身边，他口中说着一些话，他一面用手指点着一面用另一只手拉住马夫，似乎想引起他的注意。

“他是谁？”韦恩汉爵士问马夫头。

“那是白痴比利，爵士。他从村子到这儿来看马儿，我们赶也赶不走他。有些马童很同情他，因为有些村童常常欺侮他。”

韦恩汉爵士不经意地朝他望了一眼，忽然，他听到男孩说的一句话，不觉朝他走了过去。

“告诉我，你刚刚说什么，比利？”他温和地问。

他有好一会儿答不出话来。

他以恐惧的表情注视着韦恩汉爵士，然后结结巴巴地说：

“猫猫……大猫猫！”

“你在哪儿看到一只大猫的？”韦恩汉爵士继续问。

比利再度指着马厩院子的另一头，于是韦恩汉爵士柔声地说：

“指给我看，比利，带我去看你在哪儿看到一只大猫的？”

男孩好象楞了一会才知道别人在问他什么。他走得慢慢地、摇摇晃晃地，因为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

他朝建筑物当中的缝隙走过去，韦恩汉爵士跟在他后头，马厩院子中的人都不发一言地屏息站立着。

“指给我看大猫往哪儿跑走的？”韦恩汉爵士坚持地再问一遍，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到草长及膝的地方，比利指指草原的当中部分。

韦恩汉爵士不要几秒钟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不仅看到了断裂的梯子，同时还听到波波在黑暗的井底下呜呜地叫着。

他叫喊了一声，马夫立刻跑了过来。

“我要一盏灯笼和粗绳子，快点儿！”他命令着。

马童依言立刻跑开，韦恩汉爵士转身问马夫头说：

“这口井里边有没有水？”

“我不太清楚，爵士，我以前没有看过。自从我们到这儿来以后没有多长时间做别的事，因为我们要为马儿清洗马厩，马厩实在脏得不得了。”

“我知道。”韦恩汉爵士回答说。

他烦躁地等候别人把灯笼拿来。

他把灯笼用绳子绑上然后垂到井里，他则伏在井边往下瞧。

井底下朦朦胧胧的看不清楚，不过他看到了一线白光，于是他推测这口井实际上不会很深，一等到绳子拿来之后，他要马夫头在水井一边拿着灯笼，他则沿着粗绳索慢慢地滑下井底。

当他滑到一半的时候，必须把水井另一边的断梯子移开。

韦恩汉爵士要上面的人再把他放低一点儿，当灯笼和他同时垂下时，他一眼就看到嘉莉塔。

她四平八稳地跌在井底，她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两手平伸在两旁。

紧紧偎在她身旁的是波波，正在害怕地低低鸣叫着。

当韦恩汉爵士一脚踏到井底的时候，他庆幸井底只是厚厚的一层干草和粗叶。

波波和嘉莉塔似乎都跌得不轻，不过还好骨头都没有跌断。

自然波波双脚着地的掉到井里，因为狮子是天生的走绳索家，不过嘉莉塔就不同了。

她跌得不省人事，韦恩汉爵士借着闪烁不定的灯笼里透出的亮光仔细地端详她，她不仅没有受伤，而且四肢也完好无伤。

他大声叫喊需要绳索，声音在高而狭的空间里微弱地回响着，他脱下领带包住波波的身体，免得绳索弄伤了它的皮肤。

上面的仆人把小狮子拉了上去，于是韦恩汉爵士把注意力转到嘉莉塔身上。

他轻轻地把她抱在臂弯里，她相当瘦小，他知道系住他的绳索可以同时把他们两人拉上去。

他紧紧地把她搂贴在胸前，使她的头刚好靠在他的肩膀上。

他低下头来注视她，心中奇怪她怎么仍然昏迷不醒，他不禁暗自祈祷

不要得了脑震荡才好。

他一边祈祷一边突然涌起一股冲动，他真想狂热地亲吻她那小巧的唇。

有好一刻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感情会如此冲动。

他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他的呼吸愈来愈快，他感到喉头紧缩，他知道自己对她起了一种从未体会到的感情。

他的手臂不知不觉地更加紧接着她，他知道在这一刻，自己已经陷入了情网。

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一想到如此美妙的事，他的心神不禁摇曳起来。

他对嘉莉塔起初的敌视态度，如今已转为怜悯与同情，他把她看成一个需要他保护和帮助的小动物。

此刻，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心中澎湃的激情。

然后他撇撇嘴唇心想：

“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地方，我竟然在这儿陷入了情网！”

他抬头注视着头顶上的亮光。

“拉我上去！”他吩咐：“小心一点，慢一点。”

几分钟之后，马夫们把他和嘉莉塔拉上阳光普照的世界。

“要不要我送夫人回去？”马夫头问。

“不用了。”韦恩汉爵士回答说：“把绳子解开，我亲自抱她。”

在他走进屋子之前，他吩咐他们好好谢谢比利。

“给那男孩许多吃的东西和一仙令。”

他知道给一个白痴男孩再多的礼物他也不会懂得，不过他实在非常感激他，因此他加上了一句：

“只要他愿意来玩，你们要好好招待他。”

然后他象捧着一个珍宝般地把嘉莉塔抱回屋里。

当他们抵达庄园的时候，他把她抱上南厢的楼梯，同时命一个仆人赶快去通知威廉太太。

他抱着她走进嘉莉塔的卧室，一面低头凝视着她的脸蛋，他真想吻她直把她吻醒。

她的眼睛仍然紧紧闭着，长长的睫毛覆在苍白的脸蛋上又黑又迷人。

“我找遍了整个世界才找到了你。”韦恩汉爵士在心中低语着。

当威廉太太走进卧室的时候，他轻轻地把嘉莉塔放在缀满蕾丝花边的枕头上。

嘉莉塔觉得自己正走到一处漫长的黝黑的隧道的尽头。

她觉得自己正迷迷糊糊地朝尽头有微弱亮光的地方前进，她睁开了眼睛，这才发现原来灯光来自她床边的蜡烛。

她模模糊糊地想，自己怎么没吹熄蜡烛就睡着了。

然后，当她注视头上的帐顶，她听到一阵沙沙的声响，耳畔同时传来威廉太太的声音：

“您醒了？夫人。”

嘉莉塔费力地瞧着管家的脸，发现她正一脸焦急地望着她。

她想开口回答，却觉得口干舌燥。

威廉太太一手托住她后脑轻轻地抬高，一面把杯子凑近她嘴边。

嘉莉塔满心感激地一饮而尽。她想自己一定口渴了好长一段时间。

接着传来开门的声音。

“我看夫人已经苏醒了，爵士。”威廉太太低声地说。

她一面说一面从嘉莉塔身边走开，嘉莉塔仰视着她丈夫的脸。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她感觉到他的手握住她的，她的手指也回握着他。

“我觉得……”她费力地说。

“你掉到井里面了，”他说：“你想救波波是不？”

“波……波？”

他望见她眼中的疑问。

“它很好，”他回答，“它使何登忙得不得了，因此你愈快复原，能够愈早照顾它愈好。”

嘉莉塔努力想笑却笑不出来。

“我……没有……受伤？”

韦恩汉爵士摇摇头，

“医生说没有骨折。你跌下时有轻微的脑震荡。我想你一定受惊了，不过，只要在床上休息一两天，你就会完全复原的。”

“我不……喜欢……待在床上。”嘉莉塔烦躁地说。

“金费雪很想念你呢。”韦恩汉爵士说着，望见她眼中闪现着一道兴奋的光彩。

“我……打算和……你一块儿骑马。”

“我们两人昨天都没有去骑马。”

“昨天？”

“昨天晚上你起来走了一下，每一个人在脑震荡之后都会有点儿昏昏沉沉的，不过那没有什么关系。”

嘉莉塔知道他想安慰她，不过她很失望自己不仅错过了昨天和他骑马的约会，连今天的也忘掉了。

“我……希望快点儿……好起来。”

“这正是我希望你做到的，”他说：“我们全都很想念你呢。”

他知道威廉太太已经回避退出房外，他的手仍然握住嘉莉塔的手，一面柔和地说：

“我从来没有想到由于缺少了一个小妇人，居然会使庞大的庄园显得如此空洞、寂静。”

“寂静？”

他知道她是指工人们一天到晚制造噪音，他的眼睛注视着她，然后说：

“在吃饭的时候没有人和我谈天，昨天晚上，我有许多疑问也没有人和我讨论，我需要你的忠告。”

“你……真的……想念我？”

“非我此刻的言语所能形容。”他回答。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从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想念我。”

“现在有许多人都在等候你回到他们身边。”

他微笑了一下继续说：

“当然还有波波，我觉得它又顽皮又会破坏东西，因为它搞不清楚为什么你不在它身边；还有金费雪，它也在等你喂它吃红萝卜，自然还有——我。”

嘉莉塔觉得他最后一句话别有深意。不过，她旋即告诉自己，那只不过是客套话而已。

他有这么多工作要做，这么多事情等着他解决，他决不能真的想念她，不过她愿意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你做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我想将来我得把你和史库比和米娜一样的用链子绑起来。”韦恩汉爵士微笑地说。

“它们……会……打猎吗？”嘉莉塔问。

“比我想象得还要好，”他回答：“印度豹是相当聪明的，它们知道与其被关在笼子里不如被人用铁链牵着到户外运动运动。”

他又补充着说：

“有一次好危险。一只野兔从米娜面前跳过，它冲上前去抓它的时候，几乎把我从马鞍上拉下来。我打算拉住它，它却责备地瞪着我，似乎搞不懂为什么我不让它捕食到手的美味。”

嘉莉塔忍不住低声笑了起来。

“我现在要去睡了，”韦恩汉爵士说：“好好睡，明天早上医生会来看你，而且波波也会来看你。”

“那……你会不会来……看我？”

“你放心好了。”他说。

在他自个儿卧室里，他站在窗前静静地凝视着窗外的景色。

六个月之前，当他还在非洲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回到庄园里来，不但成为它的主人，拥有突然而来的头衔，甚至——结了婚。

他记得很清楚，当他的叔父告诉他由于欠了李柏穆尔一大笔债而必须和他的女儿结婚时，他心里有多痛恨。

他想起，当他在教堂里等候嘉莉塔从他父亲臂弯里走向他时，自己心中的那股叛逆之情。

他对李柏穆尔有说不出的憎恶，他也尝试着告诉自己，说这一切都是毫无道理的，他只不过是喜欢对一个陌生人尽义务罢了。

不过，当他看到了嘉莉塔背上的鞭痕，他对她的想法就完全改观了。

现在，他对嘉莉塔的爱是从前对任何一个女人都没有的感情。

回想起来，以往多半是女人主动追他。她们一向表现得很大胆，主动地要与他做爱，因为他对她们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嘉莉塔就不一样了。

当她开始信任他的时候，他知道只要一个不当的动作，一句不得体的话，都会再一次地吓着她，她就会和结婚那天一样躲得远远的。

“我还得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她才会象我爱她一样的爱我。”韦恩汉爵士注视着黑漆漆的窗外，自言自语地说。

当他凝望着升上湖水的月亮，在树梢头眨巴着眼睛的星星，心中不禁想起庄园的美丽正如嘉莉塔本人一般，是那么完美纤柔。

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人的眼睛如此灵活，如此富于表情，他的一生也从来没有看过当她脸上的恐惧神色转而变为信赖表情的时候，会是那般迷人。

“将来有一天，她会爱上我的。”他发誓地说。

他想，目前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他所预期的，仅限于友谊，假如对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来说，这种事就行不通了。相信她的体内某处必定藏有种

蛰伏的热情。

假如将来有一天能唤醒她的热情，触动她的心灵；教她认识爱人与被爱的狂喜甜蜜，那该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美妙境地啊。

韦恩汉爵士打心底深处叹了一口气。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他心想。

每一件围绕在他周遭的事情都给人一种梦境般的感觉，因为它来得这么突然，这么美丽。

他知道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伴侣。

“我的爱，我的爱！”他大声地说。

他凝视着沉睡的庭院，一颗心却飘到睡在隔壁的女人身上。距离是如此近，可是当中却紧紧隔着一扇门。

两天之后，嘉莉塔可以下楼了。她身后跟着兴奋万状的波波，每下一级楼梯，它都小心翼翼地迈开步伐唯恐跌例。

“让我来抱它。”嘉莉塔对韦恩汉爵士哀求说。

“它可以用自己的四条腿走路，”他回答：“不过，我倒担心你自己的步伐不稳呢。”

“我觉得很好，我不喜欢骄生惯养的。”她抗议地说。

当他抱起她放在花园内的椅子上，把她的脚搁在小板凳上，腿上益好薄薄的毯子时，她有一种甜蜜舒适的感觉。

园内散发着紫丁香和山茶花的香气，玫瑰树丛中绽放出朵朵蓓蕾，阳光晒在身上更是暖洋洋的。

“我好高兴。”她说。

“我衷心希望你如此，”韦恩汉爵士回答；“我们要以一杯香槟来庆祝你重返文明世界。”

在他说话的当儿，一位仆役捧着香槟来到花园，嘉莉塔取了一杯。当仆人离开之后，韦恩汉爵士说，

“我要敬我太太一杯。”

他说话的方式和他的眼神在在都使嘉莉塔羞红了脸颊。

“我应该敬你一杯，”她回答，“因为你的机智救了我一命。”

“这我可不敢当，”韦恩汉爵士说：“是比利救了你。”

“比利？”

他告诉她那个白痴男孩的发现，她听了沉默了一会儿。

“我们能不能……为他做点事？”

“我已经调查过了。”韦恩汉爵士说。

她迅速地瞥了他一眼。

“我早该……猜到你会这么做的。”

“我们的家庭医生已经帮他检查过了，”他继续说：“他认为他的脑力是在生产的时候受损的。”

“那他这种情形是没有希望了？”

“大概是吧？不过我为他的将来做了一个妥善的安排，同时给了他父母一些钱，如此他们可以对他有较妥善的照顾。”

嘉莉塔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从来不晓得世界上有象你……这么……仁慈的人。”

“世界上有许多好心的人，”韦恩汉爵士回答：“只不过你从来没有碰到

他们罢了。”

“昨天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在想，假如我和你堂哥吉瓦西……结婚的话……一切情形就不同了。”

“别提他！”韦恩汉爵士急促地说：“我甚至不希望你再想到他。”

“我只是很感激你……因为你和别人……如此不同，就和你当初说的一样。当……初我并不相信你。”

“现在呢？”

“我想你和我所认识的，以及所想象的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完全不一样。”

她的声音中透露着些微的震颤，韦恩汉爵士注意到了，于是他倾身向前握住她的手。

“我不但高兴你认为我和别人不一样，”他说：“而且我更高兴你把我放在心中。”

他将她的手举到唇边亲吻了它。

他感觉到她似乎因吃惊而身体僵硬了一会儿，然后，她不但没有把她的手抽开，反而握住了他的。

“你不会将来厌倦了……这个地方……而跑到……伦敦去吧？”

韦恩汉爵士惊讶地注视着她。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她避开他的眼光，不过他望见她眼中呈现着一抹忧郁。

“爸爸有一次说过，一个男人总是有新奇的事物吸引他，他们喜欢刺激的事情。我在想……假如庄园……甚至那些动物都不能满足你……”

“在这儿有别的事情吸引我，”韦恩汉爵士说：“我发现她非常有吸引力，而且我想她会迷惑我好长一段时间。”

“那是什么？”嘉莉塔好奇地问。

“你！”

她凝视他有一秒钟，好象认为他在开玩笑，当她了解他说的是正经话时，红霞不禁飞上了她的面颊。

“我说过我们将成为朋友的，嘉莉塔，”韦恩汉爵士说：“朋友不仅是互相勉励，同时他们不论做任何事情都会感到有种特别的兴趣、奇特的吸引力。”

“你对我……真有……这种感觉？”

她说话的声音如此之低，以致他几乎听不见她所说的话。

“我喜欢我们一块儿做的每一件事情，尤其重要的是我喜欢和你在一起。”韦恩汉爵士说。

他一面说一面再吻她的手，然后站起身来走到花园的栏杆处，似乎对下面的湖泊出了神。

她知道自己私心盼望他继续和自己聊天，而且他刚才的一番话在她心里正激起一阵涟漪。

由于和动物的长期相处，韦恩汉爵士知道了吸引动物的最佳方式就是根本不注意它。

他知道自己追求嘉莉塔得费一点儿心机，得设法引起她的好奇心，引起她渴望和自个儿在一起，她愿意倾听自己诉说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努力压抑自己的热情，因为只要一定近她，他就冲动地想搂住她，

他艰难地说：

“我奇怪贝拉会不会想念波波？狮子是很奇怪的动物，母狮子和小狮子相处了两年，这期间，它会不顾一切地保护它的幼儿。可是，当一只小狮子不幸死去的时候，它们也不会过分的悲伤。”

波波就坐在嘉莉塔的椅边，她弯下腰去将它抱在怀中。

“我会想念波波的，假如它发生不幸或者离开我，我都会非常想念它的。”

她一面说一面把脸颊偎在波波柔软、毛线绒的头上。

韦恩汉爵士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你不是也想念它吗？”

“假如你离开我，我会加倍地想你。”他回答。

当他说的时候并没有回过头来，不过他可以感觉到嘉莉塔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正停留在他背脊上。

一到黄昏，原是明亮亮的阳光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整个天空布满了乌云，整个大地似乎静止了，一丝风儿也没有。

当威廉太太服侍嘉莉塔上床睡觉的时候，就预言说将会有一场大雷雨来临。

“真糟糕，暴风雨要来了，夫人，”她说：“有好多回我都担心庄园会给吹垮了。”

也许这栋建筑物有神明庇佑，因为每次暴风雨之后它仍然安全地屹立在大地上。”

“我不喜欢打雷和闪电，”嘉莉塔回答，“有一次，我们家里的一根烟囱就被打断了，好可怕呀！”

“会这样的，夫人，不过你不用担心这里会发生这种事，要不要我把蜡烛吹熄？”

“好的，谢谢。”

嘉莉塔希望韦恩汉爵士会来和她道声晚安，不过她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送她上楼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你得吃点清淡的食物再睡觉。”他命令似的说。

“我很好，一点儿也不累。”嘉莉塔回答。

“你必须遵照医师的指示，”他坚持地说，“假如明天你觉得很好而且答应不过份劳累的话，你可以得到吃晚饭的时间。”

“你似乎不晓得我和我的狮子一般强壮。”

“可是没有印度豹那么敏捷，”他开玩笑地说：“也没有鹦鹉那么多嘴多舌。”

嘉莉塔忍不住笑了起来。

何拉提曾经在大庭用粗话骂过仆人，管家就曾经抱怨，假如鹦鹉待在那儿他没有办法管人。

“他们一个个都忍不住笑起来，”韦恩汉爵士跟嘉莉塔说起何拉提的趣事：“我认为这样比较好，过去庄园的气氛太死板了，这么一来气氛就轻松多了。”

“我喜欢听它说话的声音。”她微笑地说。

“那么我就决定不把何拉提赶走了。”韦恩汉爵士回答。

她对他感激地淡淡一笑。

“他真和蔼，真和蔼。”嘉莉塔自言自语地说，然后因为她实在是太疲倦

了，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韦恩汉爵士才睡着一会儿，就被一阵巨大的雷响和他卧室窗前的闪电给惊醒了。

此时此景，不禁令他回想起在非洲的遭遇。不过此刻他头顶上有牢固的房顶，脚下踏着坚实的地板。

那时候，每当他半夜醒来，触目所及不是被风雨刮得七零八落的帐篷，就是他的东西在暴雨成灾的水波里飘荡。

屋外正疏疏落落地下起雨来，不过他知道，当大雨真正下起来的时候，一定会飘落到窗户里面来而把地板打湿的。

因此他站起身来把窗户关上，当他关窗的时候，介于他和嘉莉塔卧室之间的活门打开了。

“波波……害怕。”

她声音中带着些微的震颤，于是韦恩汉爵士问道：

“你呢？”

“我也……一样，”她承认：“雷雨好大声……”

就在她说话的当儿，房屋顶上一声雷响，把她的声音都盖住了。

韦恩汉爵士关紧窗户，他一转身，望见烛光下她穿着一身纯白色的睡袍，美丽的头发象瀑布般散在肩头，怀里抱着波波。

她看起来是这么可爱，他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压抑下想要冲上前去紧紧将她搂在胸前的冲动。

“我们给波波冲杯牛奶喝。”他说。

“在我房里有一瓶，”嘉莉塔回答，“十五分钟以前何登泡了一杯来，可是它一口也不肯喝……它吓呆了。”

波波把脸藏在她胸前，楚楚可怜地低低呜叫着，小小的身躯恐惧地颤抖着。

“我会安抚它的，”韦恩汉爵士说：“坐到床上去——或者钻到棉被里面，我把牛奶拿来。”

不到一分钟，他手上拿着牛奶杯走进来。

室内仍然有点儿闷热，他坐在床垫的边缘注视着嘉莉塔，她靠在他的枕头上，用手轻拍着怀中的波波。另一阵闪电又吓了她一跳，她害怕地望着韦恩汉爵士。

“把它给我，”他静静地说，“我相信你的害怕更增加了它的恐惧。”

他把波波从她手中抱过来如此说道。

“我真笨，”嘉莉塔说：“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怕打雷了。爸爸为了磨练我的胆子，不但不准我晚上点灯，要我一个人待在卧室里，还把窗帘给放下来呢！”

他听到李柏穆尔的事情愈多，就愈讨厌他，韦恩汉爵士心想。

不过，当他企图让波波喝牛奶时，他和嘉莉塔一样受到了拒绝。

最后，他把小狮子放在地板上，它立刻躲到床罩底下不见了。

“它在里面会快乐一点儿，”韦恩汉爵士说：“野兽们只要躲在低矮的东西下面就会感到安全了，所以贝拉把他的小狮子放在灌木丛里，在丛林里它们就爬到岩石下面或躲到洞穴里面。”

他一面说一面深情地凝视着嘉莉塔。他觉得自己的脉搏加快心跳加速。他知道由于她信任他而不自觉罢了。

透过她薄薄的长睡衣，他可以望见她美好的胸部曲线。他心想，没有一个女人看起来象她这么纯洁、天真，却又显得如此诱人。

她的秀发在烛光下闪闪生辉，她的眼睛在小小的脸庞上恐惧地睁得大大的。

另一道闪电似乎就打屋外，现在她似乎再也忍受不了了，她不禁朝韦恩汉爵士伸出手去，他的双手立刻搂住了她，把她紧紧地搂在怀中。

她把脸蛋偎在他肩膀上，他感觉出她在不住地颤抖。不过，这一次和他们结婚那天晚上她的害怕发抖不一样。

她的害怕完全是生理上的因素，和上次她企图自杀的心理因素完全不一样。

“不用怕，你会很安全的。”他力持镇定地说。

把她搂得这么近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痛苦。她的头发散出香花的气息，他情不自禁地亲吻着她柔细如丝的头发。

他的心脏在胸腔里急剧地跳动着，他心想，不知她能否感觉到。

此刻大雨象千军万马般地倾盆而下。

“暴风雨就要过去了。”韦恩汉爵士说。

不过，他倒希望雷雨能够永远持续下去，如此他才可以把嘉莉塔搂住不放。

远方又响起了一阵雷声，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

“雷声……远了，我们安全……了。”她喃喃地说。

“对。”他回答。

她移动了一下，他立刻放开她。

“我……我真丢脸。”

“没有必要。”

“我知道……和你在一起我就有安全感。”

“丈夫们多半是这样的——其他的事情也一样。”

他最后一句话迟疑了一下才说出来，她真想问他是什么意思。

“我……我得回我的房间去了。”过了一会儿她说。

“别忙。”他回答。

他心想，假如他要求她留下她会说些什么呢？他真想告诉她，在这个世界上，他只要整晚把她搂在臂弯里，吻她，和她做爱，使她真真实实成为他的妻子，他就心满意足了。

然而，当他心里的话滚到舌尖，当他觉得自己的情欲整个燃烧起来，几乎不能自持地想要占有她时，他勉强地告诉自己现在尚为时太早。

她想要自杀的恐惧念头如今已为友谊所取代，不过在她开朗的外表下仍然隐藏有潜在的恐惧——这一点，他可以确定。

现在他不敢冒险令她失掉信心，他不敢破坏她对自己建立起来的信任。

他以一种连自己听起来都陌生的声音说：

“希望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假如你现在睡得着，我送你回房去。”

“风雨过去了，闪电也没有了。”

她一边说一边竖起耳朵，现在连远方的最后一点隆隆雷声也听不到了。

“假如你害怕——回到我这边来。”

“我不希望再打扰你，”她因答：“要不是看到你房门底下透出的灯光，

我不会过来的。”

“不过我还是庆幸你过来了，因为你这么害怕而且知道我会保护你的，是不？”

“我知道。”

“你知道，只要你需要我我随时在等待着你。”韦恩汉爵士慢慢地说。

她望着他的眼睛，突然之间连血液都几乎冻结了。

他的声音是如此深沉，他的表情是如此真挚，她一时之间不禁楞住了。

她觉得似乎有某种奇异的情感在体内升起，她的心儿就象小鹿般地乱撞起来。

她羞涩地挪开眼光。

“波波……要不要……跟我一块儿走？”

“你尽管出去好了，它会跟在后头的。”韦恩汉爵士说。

嘉莉塔起身下床，在烛光下，他可以望见她薄薄睡衣内的苗条身影。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血液又加快起来，同时体内升起一团热火，他不知不觉地握紧了拳头。

他注视着嘉莉塔朝门口走去。

就在她开门的当儿，床底下起了一阵响动，一团毛绒绒的小圆球箭也似的冲出来滚过地毯停在她跟前。

“它跟着我走呢！”嘉莉塔得意地嚷着。

韦恩汉爵士慢慢地爬下床，心中不禁想到这是将来的一个好预兆呢。

第六章

嘉莉塔手上捧着一个包裹匆匆地走进餐厅。

当她看到韦恩汉爵士坐在桌边不禁嚷道：

“噢！我还以为是我先下楼的呢。”

他站起身来对着她微笑，她朝他走过去害羞地说：

“生日快乐！我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

“送我礼物？”他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威廉太太告诉我的，”她回答：“我为你做了一样东西希望你喜欢。”

韦恩汉爵士打开礼物，原来是一双精致的黑色丝绒拖鞋，鞋面上还绣有他名字的头一个字母缩写。

字母是用金色丝线绣成的，看起来非常别致。

“你亲手绣的？”他问。

“是的，”她回答：“我自个儿悄悄做的。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这真是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回答：“谢谢你，嘉莉塔。我有好多年没收到礼物了。”

“你喜欢它吗？……真的喜欢吗？”她担心地问。

“我觉得非常荣幸、非常满足，”他回答：“我会珍惜它的，因为是你亲手为我做的。”

他话中透着深深的情意，她不禁垂下了眼帘。

为了做这一双拖鞋，确实花了她好大的工夫。何登告诉她韦恩汉爵士的尺寸，威廉太太教她如何用金色的丝线。

嘉莉塔的手艺一向很巧，不过她从来没有为男人做过东西，她真担心韦恩汉爵士会认为它太华丽了。

“我想自己真的是年岁大了，连生日都记不得了，”他说：“不过幸好你提起。”

“你要当心一点儿，别让波波咬你的拖鞋，”嘉莉塔警告说：“威廉太太把我所有的鞋子都锁在鞋柜里，要不然就放到椅子上。波波愈来愈顽皮了。”

“它现在是在练习捕捉食物，”韦恩汉爵士说：“不过我向你保证一定把我漂亮的生日礼物放在安全的地方。”

嘉莉塔在桌边坐下，一位仆役端着许多银盘走了进来。

“现在我们商量一下该如何庆祝幸运的今天，”韦恩汉爵士说：“本来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带印度豹出去运动一下，同时到一处农庄去看看，不过也许你希望做别的活动？”

“我喜欢你的提议，”嘉莉塔回答：“而且今天是你的生日！不是我的。”

“等你生日的时候我们再好好庆祝一下，”他说：“到时我再送你一个大礼物。可是我想不出要送你什么礼物才好。”

“要送女人的东西不胜枚举，”嘉莉塔回答：“可是要送礼物给男人就煞费周章了。”

“我想等你比较了解我之后，你就会发现我需要的东西太多了，”韦恩汉爵士说：“尤其是你送给我的东西。”

她疑惑地注视着他，似乎不明白他话中的含义，不过他又开始谈别的事情了。等到早餐吃过之后，他们立刻骑马穿过公园，两人的手上都牵着一根印度豹的长链子。

他们在农庄逗留了好一会，当他们返回庄园的时候已经是午饭时分了。

午餐相当丰盛，韦恩汉爵士知道，一定是嘉莉塔指示大厨师特别烹调的，饭后他们就到花园里散步。

花园里放置有两张并排的躺椅，仆人服侍嘉莉塔躺下，韦恩汉爵士刚在另一张椅子坐下，不一会儿，一个仆人托着一个放了一张便条的银盘走了过来。

“不知有什么事情？”他说。

嘉莉塔注意到他看完了信就皱起了眉头。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

“麻烦事，”他回答：“是领班写来的，他在北方农场监工。他说有一道墙太潮湿，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我得去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

“要不要我和你一块儿去？”

韦恩汉爵士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我想你今天骑马骑累了。我一个人去，很近的，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她听了不觉很失望。但她也确实觉得有点儿疲倦了。

虽然距离掉到井里已将近一个星期了，她的背仍然有淤伤的痕迹，只不过她父亲鞭打她的伤痕已经消失了。

“你叫他们在十分钟之内把黑骑士带来。”韦恩汉爵士吩咐仆役。

“好的，爵士。”

嘉莉塔知道黑骑士是马厩里跑得最快的马。

黑骑士是新近才买回来的马，她晓得假如自己和韦恩汉爵士一块儿前往，她的马一定赶不上黑骑士的速度和耐力。

而且在午饭之前金费雪已经运动过了，现在也不可能把它派上用场。

“我就待在家里好了，”她轻轻地叹口气说，不过她的眼光中却充满了企盼的神情。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讲两只象的爱情故事给你听。”韦恩汉爵士说。

“两只象？”嘉莉塔惊呼。

“那是我自己写的一篇故事，好几年前我从一些喜爱动物的人士那儿听来的。”

“你写的呀？”

韦恩汉爵士微笑着。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我早就想写一本有关动物的书籍了。”

“多么有趣啊”嘉莉塔说：“我喜欢听你念给我听。”

“我还没有写完呢。动物之间有数说不尽的相亲相爱的故事，我认为很有写下来的价值，这样人们或许能够多了解它们一点儿。”

他顿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想实际上我们两个人可以合作。”

“这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话！”嘉莉塔说：“噢，请快点回来读大象的故事给我呀。”

“他们的名字叫汉斯和派琪，”韦恩汉爵士说：“它们彼此深深地相爱着，当汉斯死了以后派琪也发疯了。自然，一年之后，也就是一八〇五年，派琪也死了，她是因为心碎而死的。”

“我要听全部的经过。”

“那么我要赶快一点了，因为你在家等着我啊！”

韦恩汉爵士一边说一边举起她的手来吻了一下。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深深地凝视着她的眼睛，她知道，虽然他没有说出来，他心里有话要跟她说。

她猜不透到底是什么话，不过她的心却莫名其妙地加快跳了起来。

当他出门之后，她一个人无聊地待在花园里，波波则趴在她的椅子下睡觉，她一把将它抱了起来。

他长得比以前大多了，虽然它的头和手掌仍然和身体不成比例，它看起来却非常吸引人、相当可爱。

当嘉莉塔和它说话的时候，它总是习惯性地把头偏向一边，很注意地听她说话，她就是喜欢它这副撒娇的模样。

“我真希望我们能和他一块儿去，波波。”她有点儿忧郁地说。

波波偏着头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企图去咬她长裙的扣子。

她一把将它的身子翻过来，然后在它的肚子上搔痒，它最喜欢这一招了。

“我把你宠坏了，”她对它说：“你已经长大了，我不能和你开玩笑。不久你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不过波波很快地就玩倦了，不一会儿，它就在嘉莉塔的膝盖上睡着了，她一面轻轻地拍着它的背，一面陷入深的思潮当中。

实际上她在想念韦恩汉爵士，她想，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她吩咐大师傅为他烤的生日蛋糕。

假如他这么多年没有收到过生日礼物，那么他一定也没有收到过生日蛋糕！

她听到一个仆人走到花园里来。

“李柏穆尔先生，夫人！”他大声地宣布。

嘉莉塔吓了一跳，转过头来望着她父亲正朝她走过来。

“午安，嘉莉塔。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好极了！我们正好用这个机会谈谈。”

“我没有……想到……你会来，爸爸。”

嘉莉塔想要站起来，不过他把手搁在她肩膀上。

“不用站起来，”他说：“我看得出来你过得很舒服，你膝盖上怎么摆着一只小动物哪？”

“这是一只小狮子，爸爸。”

“我知道。您丈夫告诉过我，他打算在庄园这儿开个动物园，我可没有想到他会把野生动物养在家里。”

“波波生下来好瘦好小，要不是我们特别照顾它。它早就死了。”

“你知道我一向讨厌小动物，”李柏穆尔冷冷地说：“我不想浪费时间讨论它们，我只想和你谈谈你自己，嘉莉塔。”

“谈……我？”

“我有一些有趣的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我刚从伦敦回来，我在那儿监督韦家别墅整修。”

她惊讶地注视着她。

“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也有房子。”

“这是上一代的韦恩汉爵士和他儿子居住的地方，他们不住在庄园的时候就待在那边。实际上，它没有限制财产的继承，我是好几年前跟他们买下来的，只不过它需要大幅度地装修罢了，没什么特别的。”

嘉莉塔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李柏穆尔又说：

“我曾经考虑过你的未来，嘉莉塔，当我在整修韦家的别墅时我就在想，你若和我住在那儿一定会很愉快的。”

嘉莉塔满脸迷惑地注视着他。

“我……不懂你的意思……爸爸……艾瓦力不……喜欢伦敦。”

“这一点我可以了解，”李柏穆尔说：“他常年住在国外，当然他的兴趣就不在这儿了。”

“爸爸想……”嘉莉塔迟疑地说：“我丈夫的兴趣在这儿。他和我都喜爱……庄园这个地方。”

她一边说一边注视着父亲，她望见她父亲嘴角浮现出不信任的笑容。

“我亲爱的嘉莉塔，”他回答，“你太年轻太天真了。当然目前你丈夫很满意这个庄园——哪一个男人不喜欢花一大笔钱把它修复成从前庄园壮丽堂皇的样子——不过，你有没有考虑到等房子修建好了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发生？”

他不等嘉莉塔回答就接着说：

“等到每一件设备都完成整修，而且他有了儿子之后，我敢保证我的女婿又会想往国外跑。一个人一旦成为探险家和冒险家，那他一辈子就是探险冒险专家了。韦恩汉也不例外！”

“你的意思是说他会……离开我？”

“他不会和你离婚的，亲爱的。”李柏穆尔回答：“当然了，他会不时回来让你生一大堆小孩，那么等他死了以后，就有许多儿子继承他的财产了。”

李柏穆尔眯起了眼睛说：

“他叔父最大的错误就是只有一个继承人。我不相信你的丈夫也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并没有望着他的女儿，否则他就会看到嘉莉塔大眼睛中的害怕与恐惧。

“我要建议你的就是，”李柏穆尔说：“若是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你还可以训练自己成为社交界的名人。我将在一旁指导你、帮助你，我们可以将韦家别墅的豪华客厅装潢成沙龙，招待社交界的各种顶尖名人。”

和往常一样，当他父亲和她说话的时候，嘉莉塔就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

她觉得自己几乎要被他催眠了，他的话是如此恐怖，似乎明天就要发生似的。

“许多人我一直想要认识他们，和他们交谈，”李柏穆尔说：“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结识他们，因为他们一直把我排斥在他们的小小的活动范围之外。”

他的声音透露着些微的激动，然后继续说道：

“不过，只要你和我住到韦家的别墅去，这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不，可是爸爸，我不想到……伦敦去！而且我不相信艾瓦力会离开这儿，他不会抛弃我的……。”

李柏穆尔转头望着她，她看见他满脸尽是轻视的表情。

“你真的认为你能长久抓住象他那种男人的心？”他反问：“除了钱之外，你还能给他什么——钱已经是他的了呢！”

他刺耳地笑了起来。

“所有韦家的男人对女人都有一种吸引力，我闭上眼睛都想得出来，你丈夫和东方乐园中的动人女郎有一手哩！”

嘉莉塔恐怖地低喊了一声，然后他毫不留情地继续说下去：

“在你结婚那天我就看到韦恩汉脸上的表情了；而且，从前当我坚持他必须娶你，否则庄园就会毁灭的时候，他几乎被结婚的念头吓破了胆。面对现实吧，嘉莉塔，要不然把一切事情交给我，我会象从前一样地照顾你。”

嘉莉塔觉得他似乎要把她给压碎了，而她根本不可能反抗他。

他说的话似乎就活生生地呈现在她眼前。她几乎看见艾瓦力就要离开她到国外去了，也许还带着他心爱的动物，因为它们失去了他就会感到孤单、不快。

而她，被一脚踢得远远的。

就象她父亲说的，他不会要她了，假如他真的在国外有漂亮的女人，而他们彼此又相爱……

从前，她从来没有想过他和女人会搞上关系。

而今她才了解自己有多么愚蠢、无知，她居然没有想到任何一个象艾瓦力这般年纪的男人，这般英俊、魁梧、潇洒的男人，在他的生命中会不和无数的女人牵扯上关系。

看起来，他似乎真心的希望她成为他的朋友。不过，他。从来没有向

她表示过爱意，而且毕竟诚如她父亲所说，他为什么要爱她呢？

他甚至和她当初一样对结婚抱着憎恨和讨厌的态度，而且她认为他之所以待他这么好，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心地仁慈同时又了解她是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你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了，”李柏穆尔说：“不用说，你不会蠢得和一个白痴一样，你必须面对生活，生活和某些虚幻的、罗曼蒂克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不一样。”

他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韦恩汉也许会离开你一年，让你一个人独自过活，因此你自己要好好打算安排一下。我刚刚的提议不是很有趣又很有价值吗？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挤进伦敦有名的社交圈了。”

他所说的话，在嘉莉塔耳中听来是那么熟悉。

每当他提到她将成为韦恩汉家的女主人，成为一个有名望的淑女，或者他将为她安排一项重要的婚姻时，他就用这种命令式的口吻。

而今，第一步愿望是达成了，他又想到第二步。

她几乎可以想象出他们将来在伦敦的生活模式：无数的豪华宴会等着他们去参加，无数的大规模聚会等着他们去举行，而她，虽然羞怯又害怕，却仍然必须扮演女主人的角色。

她身心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反抗她父亲的谬论，然而她又不禁暗自思量，假如她父亲的预言果然成真，那么，她就得独自一人待在庄园里，她能忍受得了失去艾瓦力的岁月吗？甚至连波波的安慰也得不到时，她将何以自处呢？

忽然，她灵机一动地想到，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补救她父亲的如意算盘啊！

他说过，等到她生下继承人之后，她丈夫才会离开她，可是目前她根本没有机会生孩子啊！

无论如何，嘉莉塔的忧愁减轻了。不管怎么说，前途还是有一线光明的，即使是一点点亮光也没有关系。

就好象他几乎洞悉了她的心事，李柏穆尔说：

“当然，这种事不用急。在明年之前他不会离开你的，你现在怀孕了没有？”

这问题对嘉莉塔而言似乎就象当头棒喝。

因为她害怕得不敢告诉他真相，她只好垂下眼帘，同时两颊升起一片红云。

“当然现在要下断言为时尚早，”他说：“不过你最好要有一个儿子继承这片土地。

自然，整修这一大片庄园花了你不少钱。”

“现在是……艾瓦力的钱了。”

嘉莉塔的声音很低，不过却含有害怕的味道。

李柏穆尔笑了起来。

“当然他要有钱才行将通！不过假如你需要任何东西，我可以私人供应你，假如你的需要关系到我们未来的计划，只要你开口，我愿意开任何数目的支票给你。”

嘉莉塔知道他希望她感激他，不过她却说不出口。

好象他有意挑毛病，他大声地说：

“嘉莉塔，这个时候你不招待我喝点饮料吗？我看见你身边有个铃。”

“是的……当然……爸爸……我很……抱歉！”

她摇了摇旁边桌子上的小金铃，一个仆人立刻出现了。

“你想要喝什么酒？”她问她父亲。

“中午的时候除了香核之外，我什么也不喝。”李柏穆尔说。

父女两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几分钟之后，管家领着两个仆役走进花园，一个手上捧着茶盘里面放着杯子，另一个捧着盛酒执，当中放着一瓶冰冻的香槟酒。

嘉莉塔知道这些早就准备好了，她心想，自己是多么疏忽啊！竟然忘了以饮料待客。

不过，在她内心，她却为了必须和她父亲住到伦敦，扮演他期待的角色而哭泣。

她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假如将来的日子失去了艾瓦力，失去了他温柔、体贴、友善的关怀，她不知道要如何度过那段凄惨的岁月，她简直不敢再推想下去。

她父亲所描述的女人，此刻似乎就生动地呈现在她眼前，她几乎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她们；她们长得和她完全不一样，有着一头长长黑黑的头发，一双大大灵活的眼睛，漂亮、性感、迷人。

当他有了她们之后，他怎么可能会再对一个瘦小、不起眼、胆小的她发生兴趣呢？

“可是我——一直这么愉快，”她想：“过去这几天，我都是这么愉快，我已经忘了什么叫害怕和不安了。”

如同她结婚之前一样，她父亲好象又在威胁她、强迫她服从他的意见，那时候因为害怕而不敢反抗他。

由于她曾经因为害怕结婚而逃跑，他鞭打她的痛楚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这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而且也是一种心灵上的屈辱，这种感受是如此强烈，她觉得自己都快要昏倒了。

她仿佛再度听到自己无助的啜泣，那是父亲挟着意识昏迷的她走进卧室，把她摔倒在床上的情景。

那时候，她连大声哭喊的力气都没有，她只是不停地小声哭泣着，直到达森小姐喂她吃了药水才睡着。梦中，她觉得自己还在不停地哭泣，次晨醒来，床头真的是湿了一大片呢。

“我不能反抗爸爸。”她对自己说。

她甚至不敢朝坐在她身边的父亲望上一眼，他的脸上大概正是带着笑容喝着香槟，那是一张比生气的时候更阴险可怕的脸啊！

他喝完了香槟，把杯子放在小桌子上站了起来。

“我现在要走了，嘉莉塔，”他说：“你仔细考虑一下我刚刚讲的话，别忘了你还要继续进修呢。别把法文荒废了，要当社交界的名人法文是很重要的。每天的功课要每天温习，要跟得上潮流。你们订了《时代》和《晨间邮报》了吧？”

“订……了……”嘉莉塔结结巴巴地说。

自从嫁到庄园之后，她其实一天也没有看过报纸，只有艾瓦力天天在

看。

“我看我得订一个重要课目的功课表，等到下次来看你的时候我会问你问题，看你是不是和在家里一样用功？”

李柏穆尔轻蔑地注视着她，然后冷峻地说：

“你的老师常常说你很聪明。你必须应用智慧努力扮演好你的角色。”

“是……是的，爸爸。”

她结结巴巴地说。

“你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李柏穆尔一边说一边低头注视着波波：“把那个讨厌危险的动物丢开。假如你喜欢它，把它关在笼子里让仆人照顾也就得了，别一天到晚抱着它。嘉莉塔，我的话就是命令！”

“是……是的……爸爸。”

她只好同意。

不等她站起来，李柏穆尔转过身朝庄园外走去。

嘉莉塔知道她应该跟出去送他，送他到前门上马车，然后说再见，可是她却不想站起来。

相反的，她抱起波波，然后把脸埋在它的柔毛里边。

“噢，波波……波波……我该怎……怎么？”她轻声地说。

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下了她的面颊。

韦恩汉爵士正在朝园庄的方向奔驰，他不停地驱策黑骑士快跑。

北方农场的讨论会远远超过他预算的时间，他知道，嘉莉塔会担心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么晚还没有回来。

他渴望赶快看到她。

他心想，假如自己知道农场事情这么多，他就会第二天再赶去，和嘉莉塔一块儿去。

就象工头说的，长久的潮湿和荒废，农场的一大片墙都倒塌了，现在不是修不修理的问题，而整个地方都需要重建呢。

于是，工人只好征求他的意见再做决定。因为重建要花一大笔钱，他们不敢轻易作主。

当黑骑士风驰电掣的把他送到庄园的大门口时，时间是下午五点半钟。

“但愿嘉莉塔没有等我喝茶。”他心想。

“他定进大厅，发现仆人正在忙碌着。

“夫人在那里？”

“她在书廊那边，爵士。”

韦恩汉爵士两步并一步地跳上楼梯。

他唯一盼望的就是嘉莉塔和他一样地渴望见到对方。

他满心眼里全是她的影子，他觉得自己就象个初恋的男孩，如此充满着渴慕、盼望、迷恋的情意，现在，除了他的妻子之外，他什么也不想了。

画廊是整栋房子里最具特色、最美丽的建筑物之一。

在画廊的当中，有一座大型的中古式壁炉，壁炉前方，有两张大沙发椅。

壁上陈列的全是韦家历代先人的画像，和他们在各种战役中获胜的旗子，此外，还有一套无价之宝的瓷器，那是两百年前特别为庄园订制的。

嘉莉塔孤寂地坐在一张沙发椅上，面前摆着一套茶具，另；个华丽精致的茶盘里，则放着名贵的瓷杯和碟子，碟子里摆的全是可口的点心。

韦恩汉爵士一眼看到当中还放着一个大蛋糕，他的名字和岁数则刻在粉红色的糖衣上。

“对不起，嘉莉塔，”他道歉说：“我已经尽快赶回来了。不过农场的事情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他一边说一边朝她走去。当他在茶几边站定低下头注视她的时候，不禁脸色大变，他急忙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事使你心烦？”

他一下子想到一定是波波死了或跑掉了。他想不出还有别的事情会令她的脸色如此难看。

“没……什么事，”她木讷地回答：“我好高兴你……回来了。”

韦恩汉爵士在她身边的沙发椅坐下，然后把她的手握在手中。

“你一定有烦恼的事情，告诉我好吗？”

她摇摇头，可是她的唇禁不住颤抖起来，她避开他灼灼的目光低下头来。

“你一定要告诉我，嘉莉塔，”他说：“在我走之前你还很高兴。是不是我回来得太晚你生气了？”

“不……不……不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是什么呢？”

他原以为她不会回答他的，可是过了一会儿她不禁说：

“爸爸……爸爸……来看……我了。”

韦恩汉爵士楞住了。

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你父亲？他说了什么令你如此烦恼的话？”

“我不能……告诉你。”

“你一定要告诉我。”他坚持。

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望见她眼中竟然泛起恐惧的神色，他知道自己的试探又错了。

他的直觉告诉他，她又受惊了，他凝视着她，发现一如他刚刚娶她的时候，她是那么害怕、迷乱。

但究竟是因为什么呀？

她自然应当了解她现在已经结婚了，她父亲已经没有权利控制她，更没有伤害她的权利了。

很明显地，目前嘉莉塔不愿意信任他。

很勉强地——因为他知道这是打开僵局最好的方式——韦恩汉爵士费力地说：

“一个蛋糕！你真的为我订了一个生日蛋糕？嘉莉塔，我好久好久没有收到生日蛋糕了。”

“希望你……喜欢它。”

“你想到为我做蛋糕真是太好了，”他说：“假如我们不切开来吃，厨师一定很失望的。”

他一面说一面站起来，然后切下一片蛋糕放在碟子里送给嘉莉塔，另切一片给自己吃。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摩擦他的腿，低头一看原来是波波。

他弯下腰，拍拍它的头说：

“我想，我在离开的时候没有好好照顾你。假如波波没有得罪你，你不必这么愁眉不展的，我原以为回到家来会看到你的笑脸的。”

“我很……抱歉。”嘉莉塔喃喃地说。

他原以为她快哭了，不过她却忙着为他倒茶。

“味道会不会太浓？”她担心地问。

“我现在口正渴，”他回答：“味道很好。”

“我……我想……我以为你会在四点半的时候回来。”

“你父亲没有留下来喝茶？”

“没有。”

“那他来干什么？”

“他刚从……伦敦回来。”

“他有没有什么话跟我说？”

“没有。”

她把事情愈搞愈复杂了，韦恩汉爵士想，不过他知道她不是有意的。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把她从原来愉快的妇人变成现在这种畏怯胆小的模样。

他悄悄地打量她，她脸上的表情正是他从前看过而且希望永远不要看到的。

他尝了几口蛋糕，然后把它放在碟子里。

“味道真好！”他说：“今天晚上你还有什么令我惊奇的事没有？”

“我……我想……没有了。”

“那么，你要不要在晚饭前或晚饭后听听我书中的一段故事？回家的一路上我都在想，你一定会喜欢那两只大象彼此深情相爱的故事。”

嘉莉塔站起身来。

“不！”她叫喊着：“不，我今天不要听它们的故事……今天不要！”

她用双手掩住眼睛，然后转过身来跑出画廊，韦恩汉爵士也来不及阻止她。

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生平第一次有杀人的冲动，他想，幸好李柏穆尔不在现场。

嘉莉塔在床上翻来复去，却发现自己总睡不着。

她绝望地告诉自己已经破坏了丈夫的生日晚餐。

她已经破坏了她最渴望的事情——两个人共渡的美好时光——仅仅因为她挣脱不出她父亲带给她的恐怖与不安。

有时她会对自己说，父亲的建议起码要等一年才可能发生。

可是，当她想到艾瓦力将离开她而回到他所热爱的女人身边，她的内心就有说不出的痛苦。

“我怎么受得了呢？我怎能让他离我而去呢？”嘉莉塔在喃喃自问，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了。

“我要他陪在我身边……我要他……”

她突然闭紧了嘴巴。

这突如其来的念头不禁使她从床上坐了起来。

几乎就象黑夜中的亮光，几乎她所想的念头就象映现在她面前墙壁上的红字，她知道自己渴求的是怎么了。

她要她的丈夫爱她！

远在这个时刻之前——现在她知道自己过去是多么愚蠢了——她心中要求于他的不是友谊，而是爱。

“我爱……他！”她惶惑地自语，她简直想不通自己为何如此迟钝，如此愚蠢，没有及早领悟到这一点。

“我爱他！我爱他！”

她大声地充满热情地说，她几乎不敢相信是出自她口中的话。

如今，好象一道光线照亮了她封闭的心灵，她有茅塞顿开的喜悦。

她一直是爱着韦恩汉爵士的，她心想，即使她曾经怕过他，但是，当她企图溺死自己之后，他对她是那么和善、那么体贴，她已经爱上他了。而且她是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爱他。

她信任他，因为他给了她同情、了解和安全感，这一切是她以前所欠缺的。

所有这些日子在她体内滋长的情感，而今汇聚为一种情感——爱！

她从来不了解爱是这样子的——如此的甜蜜，又如此的痛苦，因为她害怕会失去他。

可是她又想到，现在她爱他，他却不会爱她。

她又给了他什么呢？她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又不驯服的动物，而且从来照他的规定做事。

由于她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这么新鲜，因此她兴奋地把床边梳妆台上的蜡烛都点燃了。

她想要看看陷入情网的自己是不是和往日有所不同，然后再看看自己有没有可以吸引她所嫁的那个男人的地方。

“要是我长得漂亮些就好了。”她心想，她的眼中不禁流。露出失望的色彩。

她不安地在卧室里走来走去，睡在她床尾的波波也惊醒过来望着她，它一定很奇怪她怎么不象往日那么安静了。

原来，嘉莉塔几乎忘了还有它的存在。

她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复苏了，心儿不停地狂跳，呼吸急促，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在恋爱？”她迷乱地自言自语：“我恋爱了，我要他！我要和他在一起、……我要他吻我……爱我。”

她几乎为自己这种大胆的想法楞住了。然后她想起他以前是吻过她的手，不知他是否也有过想要吻她唇的念头。

“噢，艾瓦力，我爱你！”

她觉得自己整个心绪都飘到隔壁房间的他身上，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敲门声来自走廊外的大门，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定神定过去开门。

何登站在门外。

“有什么事？何登。”她问。

“很抱歉打扰您，夫人，”何登回答：“我刚刚到爵士的房间，不过他已经熄灯了，我想他睡觉了。”

“别打扰他，”嘉莉塔说：“爵士忙了一天够累了。”

“我也是这么想，夫人，不过我想我应该告诉您一声，请您等会儿转告

爵士。”

“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一个警告，”何登回答：“刚刚村子里有人带信来说，一个开往圣阿巴思的马戏团里有只狮子跑出来了。”

“你认为它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嘉莉塔问。

“很可能，因为我们这儿有狮子呀！”何登回答：“不过我希望它不要来！夫人。”

“为什么呢？”

“因为听说它很危险。它把主人都踢倒了。当它逃跑的时候，有两个人因挡住了它的路也被踢成了重伤。”

何登顿了一下特别加强语气说：

“他们说起它的口气就象是说凶手似的，任何人看到它都可以射杀！”

“听起来真可怕！”嘉莉塔惊呼。

“所以我觉得应该让爵士知道，”何登说：“我现在不吵他。等他醒了以后请夫人转告他一声，同时把这个交给他。”

他递给她一枝长管来福枪。

他一面把枪递到她手上一面说：

“这是爵士在非洲用的枪。您要小心一点儿，夫人。枪弹已经上了膛。”

“我会的。我会把你的话转告给爵士的。”

“谢谢您，夫人。很抱歉吵了您。”

“不要紧的，何登。”

嘉莉塔关上房门，然后把来福枪放在她床铺旁边的桌子上。

何登没有惊动他的主人是对的。

晚饭后，当她离开他独自一人思考的时候，她知道自己把餐桌上的气氛全破坏了。

因为她表现得太不自然，虽然韦思汉爵士努力用各种话题引起她的兴趣，她只是一味地低头吃饭。

“我要睡觉了。”当他们走进客厅的时候，她愁眉不展地说。

她渴望和他待在一块儿，然而她又害怕自己因为情绪不好而崩溃，并且把她父亲说过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她觉得，假如韦恩汉爵士决定离开她，而且比他父亲预期的时间还要早，那么天下没有比这更令人难堪的事了。

她告诉自己，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她必须保持沉默，可是，要她坐在他身边而不告诉他任何事却只有更使她如坐针毡，坐立不安。

她在屋子里大约待了一个钟头，然后听到他走进他的房间。

她听着他在房内踱方步，最后才吹熄了蜡烛上床睡觉。

这时候，她才想起自己该睡了，可是却又怎么也睡不着。

她吹熄了蜡烛，然后注意看隔壁的房间有没有亮光；

“假如他醒了，”她对自己说：“我就有藉口到他房间了。”

她回想，当她和波波被雷声惊吓的时候，他是多么温柔呀。

她心想，假如自己钻进他的床铺要求他紧紧抱住自己的话，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想到这儿，她全身象触电般地抽搐了一下。她旋即又告诉自己，他会搂她也只是因为他的亲切和礼貌，绝不会因为他需要她。

“我需要他爱我！我需要他爱我！”嘉莉塔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说，双眼痴痴地注视着隔开他们两人的那扇门。

韦恩汉爵士突然惊醒，因为他嗅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他再仔细地侧耳倾听，果然兽笼里传来了狮子的咆哮声。

事情有点不平常，因为自从它们搬来新居之后，向来都很安静。

现在它们发出了如此不可理喻的声音，好象是受到了干扰而发出的愤怒吼声。

韦恩汉爵士疑惑地想，究竟是什么使它们如此不安呢？

在晚上不可能有陌生人在公园附近走动，不过，假如真的有人，那一定会把贝拉吵醒，它就会拼命地保护它的幼儿。

还是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比较好。

他从床上跳起来，点亮了一根蜡烛，在抽屉里找了一件衬衫，又在衣橱里挑了一件长裤，然后匆匆忙忙地穿上。

由于地是乾的，他穿上了嘉莉塔送给他当作生日礼物的丝绒拖鞋。然后悄悄地打开房门急急赶下楼去。

他打开一扇通往花园的窗子跳了出去。

当他来到室外，他听见狮子的吼声更加凶猛了，于是他加速脚步穿过草地，朝花园尽头横跨湖上的桥头走去。

在圆圆的月亮照射下，他可以看清脚下的路面。月儿在宁静的湖泊上洒下一层神秘的银色光辉。

若是再平常，韦恩汉爵士一定会停下脚来好好欣赏这美丽的夜景，不过现在他满心忧急，因为他愈接近狮子愈体会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贝拉吼的声最大，他知道它不仅还在生气，同时还在自卫。

假如此时兽园内有人，它一定会把他咬个粉碎。

韦恩汉爵士匆匆跑过桥梁，走进公园，此刻他已经相当接近兽园，动物的吼声震耳欲聋。

艾佳斯也在狂吼，好象被狮子吵醒似的，印度豹也凑上一角。

他朝笼子的大门走进，他知道自己必须先表明身分才可进去，否则正在狂吼的贝拉一定会扑到他身上。

“贝拉！”他喊着：“艾佳斯！你们是怎么了？”

一听到他的声音，艾佳斯立刻停止吼叫，贝拉虽然仍然在咆哮，不过声音却小了许多。

“到这边来！到我这儿来，”韦恩汉爵士说：“来，告诉我是一回事。来，贝拉，没有人会伤害你的。是什么事使你生气啊？”

当他说话的当儿，艾佳斯已朝着他走过来，然而贝拉却仍站在木屋前，因为它的儿女都在里面，它为了保卫小狮子，正在愤怒地吼叫着。

“怎么一回事？”他问。

他一面说一面想推门进去，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他右方的草丛里传来一阵响动。

“谁在那儿？你在干什么？”

他问得很大声。

接着又传来一阵响动，但草丛里黑黑的，他什么也看不清楚，不晓得里面藏的到底是大人还是小孩。

“出来，出来让我看看你！”韦恩汉爵士命令地说。

现在艾佳斯已经走到门口了。它的喉咙发出低低的咆哮声。

灌木丛里又传来沙沙的声音，借着皎洁的月光，韦恩汉爵士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只大狮子从暗影中走了出来。

那是一只又老又丑，不过却充满危险气息的狮子。它对他注视了一会儿，然后一步步地向他靠近。韦恩汉爵士知道它正在向他逼近，准备做最后的一搏。

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虽然他很紧张，不过却努力控制自己，并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狮子。他知道，假如他此刻开口说话，不但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可能刺激它加速行动。

他真后悔出门没有带任何武器在身上，自己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自己宁静的兽园外面，居然会有危险发生。

艾佳期愤怒地咆哮着，那只狮子愈接近韦恩汉爵士，它似会就愈紧缩细瘦的身子，好象每一寸肌肉都在做杀戮的准备。

韦恩汉爵士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盘算自己该如何躲开狮子这迅如闪电的当面一击。

实际上，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因为即使不被狮子撕成两半，他也会被它抓得体无完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耳边忽然响起了巨大的爆裂声。

巨声来自他身后，由于事出突然，听起来似乎连大地都在震动，虽然狮子已经跳了起来，这时候却瘫痪在地上了。

有好一刻，韦恩汉爵士只是楞楞地注视着仍然在抽动的尸体，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会如此接近死亡，而且，他几乎不相信自己从死神手中捡回了一条性命。

然后，一只来福枪被扔到地上他脚边，嘉莉塔的手臂圈住他的脖子。她那紧闭的颤抖的嘴唇不住疯狂地亲吻他的面颊。

“我以为它会……吃掉你！”她不停地说：“我以为它会……吃掉你！”

他觉得自己似乎仍然在梦境中，耳畔似乎仍然回响着子弹的怒吼，他恍恍惚惚地举起双臂把她搂进怀中。

然后他低下头来紧紧地吻住了她的唇。

第七章

韦恩汉爵士的两手紧紧地搂住了嘉莉塔苗条的身子，拥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他的唇则辗转地吸吮着她的，于是，多日来的盼望、渴慕，全都获得了满足，同时也扫除了她担心他被狮子咬死的恐惧。

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来，凝视着月光下她美丽的脸庞，深情款款地说：“你救了我的命，亲爱的！”

他把他的头往她的身上拉近一些。她那柔软的身躯不住地颤抖着，她只穿着一件睡衣，两只脚丫子也没穿鞋。

他望了地下一动也不动的狮子一眼。

“我抱你回家。”他温柔地说，然后把她抱在臂弯里。

她没有作声，只是抬起眼睛望着他，他心想，她的眼睛美丽得如同天上的星星。于是他抱着她走过小桥往湖泊的另一边走去。

在这儿，花园还没有完全整理好，草儿长得正长。园里遍地长满了花朵，在明亮的月光下，浓郁的花香，静温的湖水，直把周遭点缀得有如人间仙境。美丽的花园则挺立在他们上方。

韦恩汉爵士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把嘉莉塔放在草地上，自己则躺在她身边。

“你救了我的命！”他又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我发生了危险？”

“全是我的错……你不晓得……附近有一只逃出笼子的狮子跑出……去了，”他回答：“何登告诉我……可是我……没告诉你就睡了。”

她的声音中充满了自责，韦恩汉爵士不禁倾身向前把脸颊贴着她的脸颊。

“你跟在我后头救了我的命。你非常勇敢呢。”

“假如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她的声音有如耳语，不过他还是听到了。

“别提了，”他说：“我们两个人都活着呢，我想，现在也许你会爱我一点点了。”

他的唇几乎碰着她的，他望见她眼中盛满了疑问。

“我爱你，我的心肝，”他说；“我爱你好久了，可是我不敢告诉你。”

“你……爱我？你真的……爱我？”

“我爱你甚过任何别的女人，可是我害怕——害怕会吓着你。”

“我……现在……不怕你了，”嘉莉塔说，“不过你能……确定……你爱我？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吗？”

“我疯狂地爱着你，除了你之外，我心里容纳不下其他的事情。”

他觉得她的身子在他的话语下轻轻地颤动着，于是他热情地爱抚她，温柔地抚摸着她薄薄睡衣下的柔软臀部。

“你爱我……多久了……？”

他的抚摸令她全身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她的呼吸不禁急促起来。

“当我把你从井里救上来之后，我就爱上你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象朋友一般地信任我，可是我对你的感情，我的小可爱，可不是友情哪。每天看着你不能吻你，不能把你变成我的，几乎要让我发疯了。”

韦恩汉爵士的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嘎哑着声音说出来的。

“你想要吻我？”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盼望。”

“可是……你没有……尝试……”

“我害怕会吓着你。”

沉默了一会儿，嘉莉塔低低地说：

“你说……你想要……把我……变成你的。”

他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上帝知道，这正是我的心意，可是我不忍心吓着你。”

“你不会！吓到我的……我也想要……成为……你的。”

“我亲爱的宝贝。我会很温柔的。”

他的唇搜寻着她的。

起先，他的吻是那么缓慢、轻柔、温存，几乎好像怕碰伤她似的。

然后，当地感受到她的反应，他们两人的体内都升起了一股奇异的电流，他的唇开始变得强而有力、饥渴和热情起来。

嘉莉塔觉得体内似乎升起了一股热流。美好的月色，湖水中荡漾的星星，花儿的芬芳和美丽的花园，在在增加了她的意乱情迷。

尤其令她迷醉的是韦思汉爵士，他的臂膀、他的手、他的唇！

她的整个身躯随着他的爱抚而震动起来，两个人渐渐到达忘我之境，终于两个人紧紧地搂抱着合成一体了。

星星似乎就环绕在他们身边，草中的虫鸣似乎在为他们伴奏，两个人的灵魂更是飘飘然地到达了仙境。

然后，从静寂中传出一声温柔、狂喜的哭泣。

许久许久之后，当花园外的星星沉下了天边，嘉莉塔从她丈夫的肩头抬起脸庞，悄悄地问：

“你……仍然爱我吗？”

“你真的要问如此愚蠢的问题吗？我可爱的妻子？”他回答说。

他从枕上转过头来亲吻她的前额，然后他把她长长的秀发拂到一边，爱抚她柔软的胸部。

“我没有吓着你吧？”他问。

“你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奇妙……我没有想到爱情是如此……美好……如此神奇……和如此……令人兴奋。”

“我希望……你兴奋起来。”

“你让我觉得……好象我摘到了……天上的星星……而且我的身子飘呀飘的就象风那么轻盈飘逸。”

“我就是希望你有这种感觉，我的小宝贝。”

“她的身体在他的爱抚下颤抖着，然后她悄悄地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亲爱的？”

“你说……我们这样……会不会有小宝宝？”

在黑暗中他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很有可能，不过假如你想要宝宝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她往他身边挪近一点儿，以一种低得他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爸爸……说当我为你生下一个……继承人之后，你就会离开我到……外国去……回到你从前爱过的……漂亮女人那儿。”

她觉得韦思汉爵士静止了一下，然后才静静地说：

“假如我到外国，你自然也跟我一块儿去。不过这件事不可能，因为我在这边有好多工作要做。”

嘉莉塔低呼了一声：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想我会把我最美好最珍贵的财宝抛下不管吗？”

他听到她松了一口气，于是他接着说：

“至于别的女人，我的迷人的小东西，我什么也看不到，我只看到你那大大的动人的眼睛，你那温柔的小嘴，你那纤巧美好的身段，你的身段令我

迷惑得不能自持！”

“那我……用不着……害怕……失去你了？”

“我一生都会教导你害伯是毫无意义的字眼，我永远都会把你抓得牢牢的。你不是说过，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能缺少谁吗？我们谁也不能失去对方而独自活下去吗？”

嘉莉塔又叹息了一声，不过这一次是满足的叹息。

“我……害怕，”过了一会儿她说：“爸爸说的话，会变成事实。”

“他还说了其他什么事情吗？”

“在你出国之后，他要我成为……韦家别墅的女主人……同时主办一个沙龙，招待社会上有名望的人，”

她的整个身躯都颤抖起来。

“我讨厌这种事！你不知道我多么讨厌！我又害怕又紧张，因为爸爸……会象以前一样的……控制我。”

“他以后不会这么做了，”韦恩汉爵士平静地说：“忘掉你父亲的话吧，嘉莉塔。”

“我会跟他谈的，我会告诉他别再用这种荒唐的建议来破坏我们的婚姻生活。”

“你想他会……听你的吗？”

“他会的，”韦恩汉爵士严肃地说：“现在你是属于我的了，嘉莉塔。你是我的，我一辈子都要照顾你。我保证绝没有人再干扰你或伤害你！”

“我很……抱歉我破坏了你的生日，”她喃喃地说：“我一直盼望这一天的来到。”

但是当爸爸说你会……离开我……我心想你从来不关心我，只是同情我而已。”

“现在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吧？”他问道。

她转过身来亲热地吻他的肩膀，然后回答说：

“现在我知道自己过去是多么愚蠢了。你给了我世界上最美丽和最……奇妙的东西。”

“你是万能的，天空、太阳、垦星、月亮和动物你都无所不知。”

“我爱你，我正是要你有这种感觉，”他说：“我们以后都会有这种感觉，没有人会打扰或破坏我们的幸福。”

嘉莉塔知道他说的是她父亲。在她一生当中，头一回她不再觉得父亲是最重要的人物。

紧紧依偎着她丈夫的胸膛，他的手臂环绕着她，她觉得自己好象躺在一个坚固的城堡里足以抵抗任何外来的侵略。

他好象知道她的心思似的，韦恩汉爵士用手指抬起她的下巴使她望着他。

“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他命令地说。

“我……我在想和你在一块儿我很……安全，我相信你对我说……今后没有人会象过去……爸爸伤害我一样的话。”

“你是我的，”韦恩汉爵士说：“我们还有许多奇妙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的甜心。首先我们多买几只动物，使我们的兽园成为全英国最好的动物园之一，而且我们要使它们生活得快快乐乐，那么我不只写一本动物的爱情故事，还可以写上十二本呢！”

“这是很好的意见！我想现在就开始！”嘉莉塔轻嚷着。

“在这一刻，我不许你想旁的事情，只准想我，”韦恩汉爵士说：“亲爱的，而且我们该考虑考虑我们的家。我们家大得足够容纳许多小孩子吧？”

“在你有了继承人之后……你不会……离开我吧？”

她的口气不象第一次问他时那么严肃，不过在她内心深处却仍然充满恐惧。

“只有一个理由能让我离开。”

“是……什么？”

他觉得她的身子在他手指下紧张得绷得紧紧的。

“当你不再爱我的时候。”

“我永远不会这么做的……你知道我绝不能停止爱你……我爱你，我的整个人都在爱你！我的心、我的精神、我的灵魂。”

他的唇轻触了一下她的然后说：

“你忘了一点了。”

“我忘了什么？”

“你的身体，你的美丽、动人的身体，我的爱，我也要你的身体。”

“它是你的！你知道它是……你的！”

“我的甜心——我的狂野的、不驯服的小妻子，我不知该怎样形容你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

“不是不驯服的妻子。以后我再也……不会拂逆你的意思了。”

他的唇压住了她的，打断了她最后的一句话。他狂热地吻着她，直到她完全瘫痪在他怀里。

她再一次地觉得体内有股火焰在燃烧，是那么狂野、那么热烈。

她希望他把她搂得愈紧愈好，她知道他也和自己一样，正达到狂喜、恍惚、忘我的境地。

然后，他的心脏触着她的，他的唇饥渴地在她舌内搜索，终于她完全屈服在他的需求之下。

“我爱你！”她在心底深处说，她知道使得他们合而为一的火焰乃是一种永不凋谢的真爱。

在床下淘气的波波撕碎了一件昂贵的睡袍、一条长裤、一件衬衫，现在正在寻找新目标。

它悄悄地潜近它，然后一跃而上用前爪紧紧地抓住，唯恐它会跑掉了。

一只绣着金线字母图案的黑色丝绒拖鞋，成了它爪下的最佳牺牲品。

